

鍾伯敬批評

忠義水滸傳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鍾伯敬批評
忠義水滸傳

三

〔明〕

施耐庵
羅貫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本詩傳卷之五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父職拜

第五十四

吳學究雙用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格言曰

乾坤未大日月照鑑分明
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
使心用計果報只在今生
積善存仁獲福休言後世
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
萬種強爲爭奈隨緣檢用
心慈行孝何須努力看經
意惡損人空讀如來一藏

錦說當時軍師吳用做煩戴宗違賈影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鉄固孔
日張宜聖手書生蕭讓道臂復儀健丑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
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麻籠處戴宗去了只在寨外軍士

來報西村危家莊上。危家奉命着潘德來求見宋江。請人來。危家
來劫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姊妹時。危家幼幼不省人事。誤犯威
顏。今者被擒。能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姊妹原許祝家莊上。小姊妹不合魯
一時之勇。陷於羅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
且請生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
學。須與你危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帶帶拿了
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危家苦道。不期已被
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危家
道。如今擒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
虎來。還我。如何能勾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只依
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曉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
來。收護餉。或祝家莊上有人投降。降你處。你可就縛在彼。若是捉下

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已使人道
上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里自有個道理。寬成
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
奉獻將軍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令帛，包成拜謝了
去。且說孫立却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
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牆裡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裡去。
樂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
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
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
已罷。樂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
下文書對調我來此間，聊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
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

也。許多軍馬不敢過來。特地尋菴村里從小路問道。莊後入來。拜
望仁兄。樂近王道便是。這幾時連莊與梁山泊強賊廝殺。已拿得他
幾個頭領在莊裡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
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用
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
擺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
衣裳。都出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
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樂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
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個賢弟孫立。神藥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
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活下。孫立
道。早小之。幾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傑相請
衆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谷道也未見勝敗。

衆位尊尼帶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
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精、解珍、解寶，衆人見了，說道：「這三個是
我兄弟，指着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指着鄆州
鄒潤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却見
他又有一老一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樂廷玉教師的兄弟，那里
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人，且飲酒食過了一兩日，到
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遼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
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吊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
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挑出那個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
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雖馬挺鎗，向前來鬥，花榮也縱馬來戰，
祝彪兩個在獨龍岡前，約鬥了十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了個破綻，
撥回馬便走，引他趕來，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

蔣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
趕領回人馬，按莊上來，拽起吊橋，看花榮時，也引軍馬回去了。祝彪
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勳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甚賊，
祝彪道：這廝們夥裡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閉了五
十餘合，那廝走了，我却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
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個。當日筵席上呼
樂和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
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當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
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望見，早聽得鳴鑼擂鼓，納喊搖旗，對面
擺成陣勢。這裡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樂廷玉右邊，孫提轄在家
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都擺在兩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
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燥，唱時放下吊橋，縛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

卷之六
宋江

人喊一聲直透林冲陣上莊門下擡起鼓來兩邊各把弓箭射住
那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
邊鳴鑼各回了馬祝龍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
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龍
兩個鬥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祝龍見了大怒便掉鎗飛身上馬引
二百餘騎迤到陣前宋江隊裡病閔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鎗出
來戰祝龍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認耐不住便喚孫新
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
來這騎馬號烏騅馬韉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
掉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囉箭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
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望見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提這頭
領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

戰宋江陣內，擒得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口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兩個鬪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一鎗搠入來。虛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拖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擺，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魯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拿得兩個秦明、郝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府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我酒飯，將養身體，教他飽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子祝朝奉謝道多，幸得從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也。」邀請。

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四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潤樂和去後房裡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兒了鄒淵鄒潤心中時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裡面已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話休絮絮一是祝家莊當敗二乃惡貫滿盈早是祝家莊坦然不疑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凱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罷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鉤藝素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等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也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

百來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個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樂聲主聽了，道：「今日這斷門廝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賈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正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也出前門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逃出莊門。其餘的擲守莊院門樓前，納喊。此時鄒淵、鄒潤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人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竟只聽風聲，便乃下手。且說祝家莊上，搥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炮，把前後門都開放了吊橋。一軍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

四下里來長去願繞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吊橋上門
孫新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着鎗直唱將入
來鄒淵鄒潤聽得樂和唱便忍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房的
莊兵砍翻了數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個大頭來各各拿了器械
一聲喊起領大嫂掣出兩把刀直迤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
盡都殺了祝朝奉見風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剗
翻割了首級那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
馬草堆裡放起把火黑燄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
前祝虎見莊裡火起先迤回來孫立守在吊橋上大囑一聲你那廝
那里去翻住吊橋祝虎俯口便換轉馬頭再迤宋江陣上來這里呂
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和人連馬掀翻在地衆軍亂上剗做肉
泥前軍四散逃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且說東路祝龍兩林

剛下五飛馬望莊後而來到營中。橫道。應後四頭解玲解寶。揚騰賽
的。解自一個個。將下來。火槍裡祝融。急回馬望比而走。猛撞着
黑旋風。翻身便到。輪動。變。早。眾。馬。脚。祝。龍。指。手。不。及。倒。撞。下。來。
祝。李。達。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
危。家。莊。投。避。救。危。以。四。難。客。批。下。解。縛。平。正。解。將。來。見。宋。江。恰。好。遇
着。解。這。只。一。斧。砍。倒。祝。彪。頭。來。莊。客。拜。四。散。走。了。李。達。再。輪。起。雙。斧。
便。着。着。危。成。砍。來。危。成。見。行。尚。不。好。拍。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投。延
安。府。去。了。儀。來。中。與。內。包。修。一。個。旗。官。武。將。且。說。李。達。止。殺。得。手。服。
直。搶。入。危。家。莊。裡。把。危。太。公。一。門。水。鏡。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叫。小。雙。
龍。牽。了。有。的。馬。疋。把。莊。裡。一。應。有。的。財。賦。搶。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
門。一。把。火。燒。了。却。回。來。獻。納。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
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疋。活。捉。牛。羊。不。

第一

第二

記其...江在大...道只可惜殺了樂廷玉那個好漢正...
 閩人...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
 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
 污膠裡抹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
 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
 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魯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
 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
 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莊上
 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你去來你也湏知扈
 成前日奉牛擔酒而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
 一家故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湏不忘記那厮前日
 教那個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

七

此物
其物
轉

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跌牛休得胡說我如何
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廝拿得活的有幾個李逵答道
誰鳥奈煩見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這廝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
首且把殺稅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
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吃我殺得快活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
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
莊村坊洗蕩了石秀此處說起這鍾離老人仁德之人人指路之功力救濟
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用壞了這等好人宋江聽罷
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
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鄉民不是你
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
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鏡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不拜宋

各家
...

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
...

...

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
餘牛羊騾馬等物擄去山中支麻打破祝家莊待糧五千萬有宋江

...

大喜太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以待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
珍解寶解淵解潤樂和權大嫂并救出七個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

...

也稍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
石村坊鄉民扶老望縵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

...

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前面響鎗金鼓後軍齊唱凱歌但見

...

雲開見日霧散天清驛首得時用重生枯樹遇春風再活一鞭喜
色如龍駁馬赴梁山滿河天容似虎橫兵歸九寨車上滿裝快草

...

軍中盡是將兵風聲所加將將齊鼓金鼓響春風守備人人都唱

凱歌回

宋江把這祝家莊兵都擄在部下，一行軍馬盡出村口，擄得百姓，自把祝家莊村坊拆作田地，分兩頭，且說撲天鵬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開門在莊上，不出瞻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起消息。今次有人回報，道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呼棧輿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自相搭腰帶，赤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裡，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正中坐了，側首坐着花甘，下面三個押班，幾個頭領，增下盡是許多隨從。牢子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這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拿他騎馬羊酒，採段。」

不知
金
不
是

愛他信厚。知府道：「難信你說。」便提去府裡。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
叫獄卒牽了。帶他刑裡去。與祝家務辨。兩下押審。候候。把李應
縛了。家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杜上管？」杜興、杜興
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銀了。一行人
揀出莊門。當哨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腳不停地解來。行不過
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擁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
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
撇了李應。杜興。送命去了。」宋江喝叫趕上。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
「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個烏知府殺了。但自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
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疋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宋江便道：「且
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聚幾時如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

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裡怎肯與你辯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是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小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不遲。」當下由李應、杜興不彀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裡，頭領晁蓋等衆人，鑼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到大寨裡，聚義廳上，扇圍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徹自地。大官人却回那里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個巡檢引着四個都頭帶領二百來

人。此。出。人。此。出。

上兵到來抄孔家私把我們好好地教上。由子將家裡一應物。羊馬。匹。鹽。驟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是。蓋。宋江都下。憐。伏。罪。道。我等弟兄。創。端。的。次。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叙說別語。眾皆大喜。宋江便取喚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檢。并。那。知。府。過。來。接。知。府。的。是。蕭。讓。扮。巡。檢。的。兩。個。是。戴。宗。楊。林。孔。目的。是。裴。宣。扮。成。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個。都。頭。都。是。李。俊。張。橫。馬。麟。白。勝。李。應。都。見。了。目。擊。口。呆。言。語。不。符。宋江。喝。叫。小。頭。目。快。發。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淵。杜。興。樂。和。時。遷。女。

頭領屈三娘顧大嫂同樂太娘等，奉酒來時，仍做一席在後堂飲酒。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酒至晚方散。次日，又作席面。宋江主帳，王太守與王矮虎作配，結爲夫婦。衆頭領都辦着宋公明仁德之至，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裡有個鄆城縣人，在那裏要來見頭領，是蓋宋江轉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雨來入縣，足遂平生之愿，不若那個人來，有分教：柳梢起處，打翻路柳墻花；火斧落時，殺倒幼童稚子。正是：兩好漢恩逢義，一個軍師智隱情。畢竟來的是那賊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三打祝家莊，機變極矣。卽扮知府一戲，亦巧妙過人。此是吳學究第一件趣事，不可以要他入彀管之也。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終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柳打白秀英

吳驛公誤失小衙內

詩曰

龍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傑起多方。
魁罡飛入山東界，挺挺黃金架海梁。
勿讀經書明禮義，長爲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晴雨，歲茂朝陽集鳳凰。
運蹇時乖遭迭配，如龍失水困泥岡。
曾將玄女天書受，漫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率衆臨曾市，快帳興兵破稅庄。
談笑西陲屯甲冑，等閑東府列刀鎗。
兩儀童貫排天陣，三敗高俅在水鄉。
施功紫塞遼兵退，報國清溪方臘亡。
行道合天呼保義，高名留得萬年揚。
話說梁山泊聚義廳上，晁蓋宋江并衆頭領，與撲天鵬李應陪話，

生。幸馬做慶喜筵席，獨賞一軍，并衆大小，喫囉囉宴，置備禮物酬謝。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樂和、顧大嫂，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玉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爲婿。」宋江自去請出衆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幾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既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俱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添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賀。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肯延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道：『郟城縣都頭』」

方江聽了大喜，隨解與副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雲樹之思。今日緣何經過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眾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閑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叅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割愛。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眾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疑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眾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渾城縣去了。不在話

事置說疑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
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眾頭領聽號令先撥外
圍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願為總原是開酒莊之家着令夫婦二人
替同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
壽去幫助李立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招招四方入夥好漢
每店內設兩箇頭領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
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潤鄒叔侄兩個守把
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上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
關杜遷宋萬守把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
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船隻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
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
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朱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城

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

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
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
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
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
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有詩爲証

巍巍高寨水中央

列職分頭任所長

從此山東遭擾攘

翻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
恭見老母更換些衣服費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
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西聽候差使
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

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幫鬧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卻纔前
出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承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
來打楚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恭都頭，却值公差
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拘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
有戲舞，或有吹彈，或有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
賤一賤端的是好箇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閑，便和那李小二運到
拘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着等身靠背，入
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
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
箇老兒，裹着襠，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絲，拿把扇
子上來，開呵道：「老漢是東京人，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
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纔聲音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

蔡拜四方拈起鐺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
 詩便說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韞藉的
 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閒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
 人喝采不絕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果然是色藝雙絕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
 轉聲如枝上鶯啼舞態踈蹠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
 舞回明月墜秦娥歌過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吐雪噴珠
 輕重疾徐依格範鏗金戛玉笛吹紫竹稿籍錦板拍紅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
 鑑事人看官喝噪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下來便是襯交鼓兒
 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後地上住吉地上過旺
 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

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醜，徹底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賀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里忍耐。

手取

不在此人

得任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舉一脚便打得
齟齬眾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折開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拘雷裏人
一團盡散了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
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拘攔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
叫一乘轎子運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拘攔意在欺
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
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利雷橫好的替他
去知縣處打開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撒痴不由知縣不
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
枷了押出去號令示眾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
雷橫號令在拘攔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
號令在拘攔門首這一功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

賤妾
太偏自
下

真
身
下

背棚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得奈何了他只是一恠走出拘
攔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
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攔扒他你到做人情來刻我對知縣說了
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攔扒他便
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
長沒奈何且胡亂攔一棚把雷橫攔扒在街上人鬧裏却好雷橫的
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吃他攔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
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
保的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
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攔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找知縣
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的而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
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旬

不處

仁人

了我們因此兩節那婆婆一面自去燒湯一面口裏道這箇人直恁的倚勢我且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娘子却纏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天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吃白秀英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却待作札白秀英再趕上去老人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是箇大孝的人見了母親吃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柳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那一抽抽打箇夢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那白秀英打得腦裂血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請知死了有詩爲證

正貌花顏俏粉頭

當場歌舞擅風流

只因窳辱雷橫母

裂

臘橫屍命休

眾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解帶了雷橫，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
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上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等，
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
保領回家聽候。蔡子都監下了，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年節級却
是美髯公朱仝，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
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泮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
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瞎地只看着這箇孩兒，望願
級哥哥可看日常開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着親看親。朱
仝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
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
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勝感

朱全道
賢弟
賢弟
賢弟

念那婆娘拜謝去了。朱全道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次日，朱全道
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刑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
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齋
那廝催併叠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監在牢裏六十日限滿，
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朱全
引了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
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吃酒。朱全
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乘後，而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
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吃
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
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惟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却做死了。
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况兼我又無父。

對相念寡私儘可倍償你願前程錦裏自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
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
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朱仝拿着空枷攬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
說道吃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
故意延遲了半日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
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愿甘罪無辭知
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
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
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
年春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
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人自有送衣服盤纏先賞發了兩箇公人當
下離了鄆城縣迤邐登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

知府衙裡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
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鬚過腹知府先有八分
歡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裡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
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
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濟州府裡押番廣候門子承局節級牢
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
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下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
了雷橫自遭配在這里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
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
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何打死了
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
尋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問上正問之間只見

屏風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
觀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
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那小衙內雙手批住朱全長髯，說道：
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
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要朱全。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開走耍一
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全抱了
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衙。
來。知府看見衙內道：孩兒那裡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
着耍，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吃。知府說道：你那裡得錢買物事與孩兒
吃。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
吃。府裡侍婢捧着銀瓶果盒，篩酒連與朱全吃了。三大賞鍾。知府道：
早晚孩兒要你要時，你何自行去抱他耍去。朱全道：憑相台旨，怎敢

自那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開張，求全求德，又有只要本衙內小衙內面上，抵自倍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脩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娘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裡面走出來。朱全拴在肩頭上，轉出府衙內前來，望地藏寺裡去看點放河燈。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但見

鐘聲杳霽，旛影招搖。爐中爇百和名香，盤內貯諸般素食。僧持金杵，誦真言，鴈拔幽魂。人列銀錢，掛孝服，超昇滯魄。合堂功德，盡陰司八難。三塗，遠寺莊嚴。列地獄四生，六道楊柳枝頭，分泮水蓮花池內，放明燈。

當時，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遠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

汝河橋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吃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裡。我去買糖來與你吃。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灯笼。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淨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逵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聚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裡衆頭領，多多拜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

之意先全聽罷半聽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
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上山入
出身不得我亦爲他配在這裡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
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問惹口
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
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累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
休得遲延自誤朱全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
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陪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
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眾位頭領一
同出來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
住朱全哥哥休尋爹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
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處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耍處這箇

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眼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仝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裡？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得叫做黑旋風。李逵、朱仝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趕出城，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里。朱仝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箇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里。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髮兒，却在我頭上。朱仝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直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裡。你

口語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徑搶入林子裡尋時只見小衙內
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里有詩
爲証

遠從蕭寺看花燈 偶遇雷橫願許行 只爲堅心慳入夥 更
將嬰孺劈天靈

當時朱仝心下大怒迸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四下里望時只
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和你鬥二三十合朱仝性
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仝
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
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和你併箇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
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
趕急趨慢走慢行不走不走看看趕人十箇大莊院裡去了朱仝看

了這那厥罪，下落我藉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趕入燕院內，廳前見裡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裡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出一人來，那人是誰，正是。

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孟嘗君，小旋風聰明柴進。

出來的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是誰？朱仝見那人人物軒昂，資質秀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聊城縣當牢節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那小衙內殺害。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生姓柴，名進。小旋風便是。

如太清

人

朱全道久聞大名，連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某
 孫父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道隨着柴進，直到裡面。朱全道黑
 旋風那廝如何却敢遲入貴莊躲避？柴進道：「來，獲小可平生專愛結
 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
 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按。近間有箇愛友和足
 下亦是舊交，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
 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弊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
 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
 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兄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
 橫從側首閣子裡出來，望着朱全道，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
 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全道是則是你，們
 弟兄好情意，只是感着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

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箇大喏。朱仝見了，心頭把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博。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十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連幾十件也都依你，願圖那一件事。」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得梁山泊，直教招宣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朱仝對柴進等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朱仝是箇好人，只言必信，行必果耳。安有大丈夫而為一太守作雄乳嬰之理，可發一笑。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終

續前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樂進失陷高唐州

詩曰

縛虎擒龍不偶然 必須妙算出機先 只知悻悻全無畏 詎
意真真却有天 非分功名真曉露 白來財物等浮烟 到頭
曉擾為身累 辜負日高花影眠

他話說當下朱仝對眾人說道若與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
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晷宋二位哥哥
將令計我屁事朱仝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
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樂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的
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哥在我這里便可你欄住箇自上山去以滿晷來

不覺
二人

三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那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奔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此別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全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裡，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全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

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全又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宋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全大喜。宋江着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賞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更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里，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怒，親自到林子裡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移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全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擇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月之開，忽一日見一箇

不必可。

人黃一封書急急送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連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送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疋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在路不免饑餒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還入卧房裡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但見

面如金紙體似枯柴，悠悠無七魄，三魂細細只一絲，兩氣牙關盡

急道朝水米不沽唇心膈膨脹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鳴
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微沉東帝判官催使去一靈鏢渺西方
佛子喚同行喪門吊客已臨身痛他處醫難下手

柴進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臥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
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省煩惱柴進施禮罷
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
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裡無所不爲帶將一箇妻
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
廉的權勢在此間橫行害人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
有箇花園水亭蓋造的好那厮帶將許多許多詐偽的三二十人逕
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
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

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人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吃，服藥無効，眼兒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荅道：尊嫂放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裡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繳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吃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籬鹵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

那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裡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
對些道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殺天錫岐死你
可有骨肉之面親賞書在京師關駕告狀與我報仇九泉之下也感
實好親意保你保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就
空恐怕昏勞勸在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榷後事柴進道
那官在我家裡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刻用將往東京告狀叔
叔尊靈且安柩柩盛殮承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
柩柩外柩依禮鋪設靈位一門拜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遠在外而聽

得堂裡哭泣。自己磨拳擦掌，恨氣問衆人，都不肯說。宅裡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疋攏行的馬，將引閑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箭，吹筒氣，懸指竿樂器，城外遊玩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來吃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鉄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書。」

手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厮衆人却待動手。黑旋風李逵
一。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番。那二三十人却待槍他。被李逵
一。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閃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
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在。看那殷天錫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有詩
爲證。

慘刻侵謀倚橫彙、 豈知天憲竟難逃、 李逵猛惡無人敵、 不
見開羅不肯饒、

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
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
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負書。跌
券護身。你便快走。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

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果來圍住柴皇城。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回你們府裡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搭在廳前階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闢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哨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里？」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厮。」柴進叫道：「莊客李大。」

死無憾
死無憾

收上欄打死人非十我棄放着洗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
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高廉大怒
喝道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脫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
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
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裡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自
把棺木殮葬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仇教丈夫高廉抄扎
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圍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
却說李逵連夜逃回梁山泊到得寨裡來見衆頭領朱仝一見李逵
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條朴刀還遶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
闖朱仝晃蓋宋江并衆頭領一發向前勸住宋江與朱仝陪話道前
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
山一特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林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興大

第七十二回

李逵

六

義休教外人耻笑。便叫李逵兄弟與朱仝陪話。李逵睜着性眼。叫將者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階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而與他伏箇禮。我却是拜你便了。李逵乞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可與你陪話。李逵乞宋江。逼住了。只得搬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裡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李逵說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乞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乞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則

李
大
官

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說院裏
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
請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逵透那里去打
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汉打死
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裡柴皇城一家人口家
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厮又做出
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
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
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
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
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地雖小人物稠雜軍
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

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等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前部已離山寨中軍主將宋江吳用督併人馬望高唐州進發端的好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畫角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點鋼鎗薙葉鎗紛紛瑞雪蠻牌遮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戟長戈擁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能爭坐下馬如北海蒼龍騎騎能奮敢戰端的鎗刀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

百姓上馬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文武兩全一辦號令
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是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
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首下有三百梯
已軍士號為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逐西湖南兩淮兩浙
選來的精壯好漢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烟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火焰黃抹額
齊分八卦豹皮襯畫按四方熟銅面具似金裝銀鍍滾刀如掃帚
掩心鎧甲前後豎兩面青銅照眼燈旗左右列千層黑霧疑是天
蓬離斗府正如月字下雲衛

那知府高廉引了五百神兵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
週圍列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插鼓鳴金只等
敵將來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

身
不
外

相望各把。并硬弩射在陣前。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
明帶同十箇頭領。翻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
出陣。厲聲高叫。高唐州納命。的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
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擋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
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的強盜。我早晚殺到京。
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休。碎屍萬段。方是愿。是高廉大怒。回頭問
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裡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
馬輪刀。逕出陣前。林冲見了。逕趨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
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擲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
出馬報警。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溫。雙名文寶。使一條長
鎗。騎一疋黃驃馬。鑿鈴响。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
直趨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

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溫文寶兩箇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
他鎗糊進來手起棍落把溫文寶削去半箇天靈死于馬下那疋馬
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喇聲喊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
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高廉隊中捲
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砂走石撼地搖天刮起怪風逕
掃過對陣來林冲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擺
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
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
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
寨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宋
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
師道是何神意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

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咒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吃了，推旗搦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馬出陣，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用妖法的軍兵，但恐又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牌响，一齊併力槍獲宋江。」我自帶軍旗，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劍出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見你誅盡殺絕。」高廉唱道：「你這惡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

將牌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隔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旗。

那陣風不等那風到日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把劍一
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
却特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
神兵隊裏捲一陣黃砂就中軍走出一羣猛獸但見

狡猊舞爪獅子搖頭閃金猊牙逞威雄奮錦豹貅施勇猛豺狼作
對吐獠牙直透雄兵虎豹成羣張巨口來嚙劣馬帶刺野猪冲墮
入捲毛惡犬撞人來如龍大蟒撲天飛吞象頑蛇鑽地落

高廉銅牌响處一群怪獸毒虫直冲過來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
了宋江撒了劍撥回馬先走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校你
我不能相顧各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
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
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任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

孫却喜眾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使這廝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提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分，但見

雲生四野，霧漲八方，搖天撼地，起狂風，倒海翻江，飛急雨，雷公忿怒，倒騎火獸逞神威，電母生噴，亂掣金蛇施聖力，大樹和根拔去，深波徹底捲乾，若非灌口斬蛟龍，疑是涇州降水母。

當夜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引着三百餘人，伏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唳哨，殺入寨裏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納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迤迤，楊

林白雲引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臂，衆軍四散，冒雨救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棚番射死，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颶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可七八箇寨柵，圍遶大寨，提備再來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設備。且林與他廝殺，待我箭瘡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箇高廉尚且

殺不轉怕。或別處。或高。或低。或強。或弱。或如。或空。何。是。學。究。道。我。想。便。
鞭。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法。請。箇。人。來。柴。大。官。人。姓。
冷。也。是。難。敵。高。唐。州。賊。子。求。不。能。得。求。江。又。問。道。軍。師。這。箇。人。是。誰。
吳。學。究。就。出。道。箇。人。來。有。分。教。翻。翻。鶴。駕。騎。出。這。箇。神。仙。雷。雷。雲。程。
隊。賊。幾。年。妖。法。正。是。及。餘。起。霧。真。雲。法。須。請。通。天。做。地。人。畢。竟。軍。師。
吳。學。究。當。下。要。請。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遠。只。是。直。性。別。無。迴。頭。轉。脚。心。腸。口。是。心。非。說。話。如。殷。天。錫。鼎。
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苦。言。鉄。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貴。介。氣。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詩曰

堪嘆人心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全
日還歸比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
奸狡爲生計 恰似朝霞與暮霞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蘓州
尋取公孫勝請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
打聽不着却那里去尋吳用道只說蘓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
村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公孫勝他是箇清高的人必然在箇名山
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蘓州管下縣治名山仙境

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卽教請戴院長滿議可往。薊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箇做伴的去方好。」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記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吃素，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錫，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並不敢惹事了。」二人同行，有詩爲証：

飛步神行說戴宗，李逵同伴去如風。若還尋着公孫勝，
便仗高廉永絕踪。豪傑士，黑旋風，一時赤手逞英雄。誰知
一路經行處，惹禍招災頃刻中。

話說戴宗李逵各領了船隻，徑到江州，來取路投州來，走了三十餘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吃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吃素酒。」日向前去，李逵道：「便吃些肉也打甚麼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脫了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個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暗，尋着一個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吃。李逵搬一碗素飯，并一碗菜湯來，房裏與戴宗吃。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飯？」李逵道：「我且未要吃，做哩。」戴宗道：「這廝尋思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吃葷。」戴宗自把素飯吃了，却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在那里自吃。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的要他要便了，戴宗自去房裏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說他自暗暗的來房裏睡，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吃了，各分

得。奈。在。背。上。弄。還。不。見。猴。錢。離。不。容。店。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說。道。
我。們。昨。日。不。會。使。神。行。法。今。日。酒。要。趕。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不。
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箇。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也。
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裏。等。我。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
腿。上。李。逵。拽。開。脚。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
個。忍。一。日。俄。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
和。他。走。路。一。般。只。聽。耳。朵。邊。風。雨。之。聲。兩。邊。房。屋。如。木。一。似。連。排。價。
倒。了。的。脚。底。下。如。雲。霧。起。李。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脚。兩。條。腿。
那。里。收。拾。得。住。這。脚。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得。
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吃。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
一。住。走。的。甚。是。神。捷。有。詩。爲。証。

李逵真性實兒頑

酒肉堆盤似虎食

只爲一時貪口腹

行。則不能安。

李逵看着走到紅日平西，肚裏又飢又渴，越不能勾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太怎的不買些點心吃了去？」李逵應道：「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鉄牛也。」戴宗懷裏摸出幾箇炊餅來，自吃。李逵叫道：「我不能勾住脚，買吃你與兩箇充飢。」戴宗道：「兄弟，你走上來與你吃。」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趕不上。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蹊蹩，我的兩條腿也不能勾住。」李逵道：「阿也，我的這鳥脚，不由我半分自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要我砍了腿下來。你却笑我。」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任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你使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

不。怕。下。破。
怕。人。本。了。
你。法。其。腿。

第一不許吃葷，并吃牛肉。葷還吃，下一塊牛肉，只要走十萬里方纔得。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真箇偷買幾斤牛肉吃了。正是怎麼好？戴宗道：「惟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纔回得來。李逵聽罷，叫起撥天屈來。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吃葷麼？」李逵道：「今後但吃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要吃素，餓牛却吃不得。」因此上瞞着哥哥，今後敢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的，饒你這一遭，退後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一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却似釘住了的一般，兩隻脚立定地下，那移不動。其法甚是靈，有詩爲証：

戴宗神術極專精，十步攢爲兩步行。
可惜李逵多勇健，

車風駕莫支。

不。起。一。個。生。勁。就。了。的。李。達。天。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
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轉。回。頭。聚。笑。道。你。今。番。依。我。說。麼。李。達。道。
你。是。我。親。爺。却。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
把。手。縮。了。李。達。喝。聲。起。兩。箇。輕。輕。地。走。了。去。李。達。道。哥。哥。可。憐。見。鉄。
牛。早。歇。了。罷。前。面。到。一。箇。客。廬。滿。箇。且。來。投。宿。戴。宗。李。達。入。到。房。裏。
去。腿。上。都。卸。下。甲。馬。來。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問。李。達。道。今。番。却。如。
何。李。達。道。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戴。宗。道。誰。着。你。夜。來。私。買。酒。肉。
吃。李。達。道。爲。是。你。不。許。我。吃。董。偷。了。些。吃。也。吃。你。要。得。我。勾。了。戴。宗。
叫。李。達。安。排。些。素。酒。素。飯。吃。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更。起。
來。洗。漱。罷。吃。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
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纏。兩。箇。教。你。慢。行。些。李。達。道。我。不。要。纏。

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軍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里只等我去薊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慌忙叫道我依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箇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兩箇一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別無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吃了便行李逵方纔放心有詐爲証

戴宗術法又通神 去住羅籠總在心 從此李逵方畏服 二人交誼斷黃金

話休絮煩兩箇用神行法不旬日進運來薊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箇入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遠城中尋了一日城裏無一箇認得公孫勝的兩箇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

里我若見時。臉撇去見哥哥。戴宗道：「你又來了，若不信，我又教你吃苦。」本達笑道：「我自這般說，裏戴宗又埋冤。」遂不敢回話。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都去城外近

竟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里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卜處。當日晌午時分，兩箇走得肚飢，路傍邊見一箇素麪店，兩箇直入來買些點心吃。只見裏面都坐滿，汲一箇空處，戴宗李達立在當路。過賣問道：「客官要吃麪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付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歌。兩箇對面坐了。李達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箇壯麪來。戴宗道：「我吃一箇，你吃三箇，不少麼？」李達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辨過賣兒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麪來。李達却見都攤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燥，只見過賣却揪一箇熟麪放在合坐老

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麪來便吃。那分麪却熱，老兒低着頭，伏卓兒吃。李逵性急，見不撒麪來，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卓子只一拍，灑那老人一臉熱汗，那分麪都潑番了。」老兒焦燥，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麪？」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老人不肯罷休。有四句詩單說李逵詩曰：

李逵平昔性剛兇，
欺負年高一老翁。
麪汁灑來盈臉上，
怒中說出指揮功。

戴宗與他陪話道：「丈依和俺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分麪，那老人道：「暮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吃了。」麪回去，聽講長生不死之法，却將誤了程途。戴宗問道：「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蘄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

道莫不公孫勝也在那里便問老人道丈貴村曾有箇公孫勝麼
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的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
只有箇老母在堂這箇先生一向雲遊在外比時喚做公孫一清如
今出姓都是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
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宗又拜問丈丈道九
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
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
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趙麩來吃。和那老兒一同吃了。筭還
幾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
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
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
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

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攬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見那座仙山。委實秀麗。但見

青山削翠。碧岫堆雲。兩崖分虎踞龍蟠。四面有猿啼鶴唳。朝看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梢。流水潺湲。澗內聲聲。鳴玉珮。飛泉瀑布。澗中隱隱。奏瑤琴。若非道侶修行。定有仙翁煉藥。

當下戴宗李逵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箇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箇林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遺矮牆。牆外一座小小石橋。兩箇來到橋邊。見一箇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戴宗心中暗喜。有詩爲証。

半空蒼翠擁芙蓉。

天地風光迥不同。

十里青松猶野鶴。

溪流不泛春紅 疎烟白鳥長空外

玉殿瓊樓掃翠中

負高商隱處 便從林下覓形蹤

戴宗李逵兩箇立在門前，戴宗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背後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蘆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箇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看那婆婆，但見

蒼然古貌，鶴髮駝顏，眼昏似秋月籠烟，眉白如曉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襖荆釵，彷彿驪山老姥。形如天上翔雲鶴，貌似山中傲雪松。

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

面。婆。婆。道。不。在。家。裡。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就。
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方。
換。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
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唱。住。你。便。罷。李。逵。先。去。包。裏。取。出。
雙。斧。插。在。兩。膀。下。入。的。門。裏。叫。一。聲。着。箇。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
是。誰。見。了。李。逵。昨。着。幾。眼。鬼。着。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
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教。他。出。
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烏。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
言。不。是。早。早。出。來。婆。婆。道。好。難。莫。要。恁。地。我。這。裡。不。是。公。孫。勝。家。自。
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烏。臉。婆。婆。道。出。外。
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
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

只道公孫勝從裏面走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有詩爲証。」

李逵巨斧白如霜，驚得婆婆命欲亡。幸得戴宗來救護，公

孫左肯出中堂。

戴宗便來唱道：「鉄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棍扶起李逵，搬了大斧，便唱箇喏道：『阿哥休慌，不恁地，你不去出來。』」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靜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師父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蘄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料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叫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逕遍蘄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麵店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這箇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

慶日如年請師父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
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姤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
心一若母親年老無人奉侍立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聽教恐怕
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
在危急之際師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于得老母無人養
贖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
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出來叫
簡莊客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玉階吃了十回戴宗又苦苦哀告公
孫勝道若是師父不肯去時來公明必然被萬麻捉了山寨大義從此
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時便一同去戴
宗道只今便去啓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
道哥哥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煩請師父同住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

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將分
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腰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裡面一條小
路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三箇金字書着紫虛觀三
人來到觀前看那二仙山時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一羣白鶴聽經數箇青衣碾藥青梧翠竹洞
門深鎖碧窓寒白雪黃芽石室雲封丹竈煖野鹿啣花穿經去山
猿擎果引雛來時聞道士談經每見仙翁論法虛皇壇畔天風吹
下步虛聲禮斗殿中鸞背忽來環珮韻只此便爲真紫府更於何
處覓蓬萊

三人就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
箇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
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絕罷坐在

雲床主養性公孫勝向前行禮起鵝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羅真人時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筆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似秦華喬松踏魁罡朱履步丹霄歌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碧眼方瞳服食造長生之境三萬十洲騎鳳往洞天福地抱琴遊高餐沆瀣靜品鸞笙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

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住世間

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看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爲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吾弟子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自宜慎重不可妄爲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

高廉便送過山羅真人道二位承此非出家人醫道之耳
守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
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
不省得這般鳥則聲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逵聽
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千難萬難尋見了却放出這
箇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捺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提住腰脰
把那老賊倒直擡下山去戴宗聽着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道不
敢不敢說一聲兒耍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吃了
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宿明日再去懇告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至夜
叫了安置兩箇收拾行李都來淨室裏睡了兩箇睡到三更佐側李
逵悄悄地扒將起來聽得戴宗鼾鼾的睡着自己尋思道却不是于
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裡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

七手心手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操了。那賊道：「我本不無，只是殺了那箇老賊，道教他沒門處，只得和我去。李逵要害真人，有詩爲証。」

欲請公孫去解圍，真人不肯着他爲。李逵夜奮英雄力，各到應教性命危。

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悄悄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朗朗，一步步攆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開了，傍邊籬牆苦不甚高，尋達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摸入裡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見隔窓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李逵起來，來舐破窓紙，張時兒纔真人獨自一箇坐在雲床上，面前卓兒上燒着一爐名香，點起兩枝畫燭，朗朗誦經。李逵道：「這賊道却不是當死，一楚楚過門邊來，把手只推呀地，兩扇亮榻齊開，李逵搶將入去，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砍倒在雲床上，流出白血來。李逵看了，笑道：『

別傳這道是童男子身。雖養得元陽真氣，不曾走瀉。正沒半點血，紅李逵再仔細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逵將出來，只有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逵喝道：「你攔了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道：「這箇小賊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有詩爲証。

李逵雙斧自如霜，劈倒真人命已亡。
料得精魂歸碧落，一心暗地喜非常。

且說李逵笑道：「只好撒開選取路，出了觀門，飛也似奔下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宗時，兀自未覺。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直到天明，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相待兩箇吃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逵聽了，暗暗地冷笑。

三箇板原舊路再上山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箇童子公
孫勝問道真人何在道童答道真人坐在雲床上養性李逵聽說吃
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伸縮不入去三箇揭起簾子入來看時
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中間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錯殺了羅
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
人免難羅真人道這黑大漢是誰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逵
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
謝李逵自暗暗尋思道那厮知道我耍殺他却又鳥說只見羅真人
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箇謝了戴宗尋思道羅真
人又強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去告
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勾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都跟我來三
箇人隨出觀門外石岩上

可登公孫勝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
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
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箇青手帕教戴宗踏土喝聲起那
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
雲如蘆席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箇白手帕
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却不是耍若跌下來好箇大疙疸
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
化做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逵叫道阿也我的不穩放我下來羅真
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待立在面前
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你不着我
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會惱犯
了你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被殺

了。又幾日我。箇道童。率。達。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難。把。王。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達。吹。入。雲。端。裏。只。見。兩。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達。其。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運。到。薊。州。地。界。說。得。魂。不。着。體。手。脚。推。戰。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却。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裏。落。下。一。箇。黑。大。漢。來。衆。皆。吃。驚。有。詩。爲。証。

李達誠得大痴呆，忽向雲端落下來。官吏見來俱喪膽，只疑妖怪降庭垓。

話說馬知府見了，叫道：且拿這厮過來。當下十數箇牢子獄卒，把李達驅至當面。馬府尹喝道：你這厮是那裏妖人，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李達吃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不出話來。馬知府道：必然是箇

平大奇
羅真
神一
味

人將去此法物來牽子... 盆狗血... 淋... 桶屎糞... 李遠... 道我不是妖人... 羅真人... 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 妖人... 佛涅槃馬知府... 妖人李二... 道我是白日神將... 軍節級禁子...

至此時
風話
是

的是甚麼人李達道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恐了
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些苦難五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
些酒食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眾人全家都死那節級牢子見了他
說到那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吃李達見他們害怕心說起風話
來李達眾人越怕了又將熱水來與他洗臉了換得乾淨衣裳李達
道若還缺了我酒食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些苦難那節級牢子只得倒陪
告他李達陷在荊州牢裏不提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
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達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
動問山寨裡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
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
甚喜一任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達羅真人道
這等人只可驅除也羅真人帶回去戴宗苦道真人不知這李達姓甚

不合

不自同語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斜心，貪財背義，致身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箇人，問去教小可難見。見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地殺星之數，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時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何在？」就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但見：

面如紅玉，鬚似皂絨。彷彿有一丈身材，縱橫有一千斤氣力。黃巾側畔，金環耀日噴霞光。繡轡中間，鉄甲鋪霜吞日影。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脚穿抹綠離塵靴，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箇黃巾力士，上告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聲喏去。

離了。離了。

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撒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里李逵看了羅真人只骨磕頭拜說道缺牛不敢了也羅真人道你從今以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反心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語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這幾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裡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馬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番我細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屎尿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只吃我說道羅真人的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三二日必來取我雖是吃了一頓棍棒却也詐得些酒肉噏那厮們懼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吃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囑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扶到這里

杯。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方。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
律。當。李。處。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頓。
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的。多。甘。不。高。唐。州。軍。馬。甚。急。
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
送。還。山。羅。真。人。道。我。奉。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教。他。去。走。一。
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只。因。羅。真。人。說。
了。那。幾。句。話。傳。授。秘。訣。有。分。教。額。角。有。光。日。中。無。影。煉。丹。在。石。屋。雲。
房。飛。步。去。蓬。萊。闕。苑。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畢。竟。
羅。真。人。說。教。公。孫。勝。怎。地。下。山。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摩。盡。羅。真。人。處。固。妙。絕。千。古。摩。盡。戴。院。長。處。亦。令。人。絕。倒。無。中。生。
有。情。景。逼。真。水。滸。傳。文。字。當。以。此。回。爲。第。一。

鍾伯敬先生伯敬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三

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關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詩曰

天奉辭伐罪號天兵主將須將正道行
自謂魔君能破敵豈知正法更專精
行仁柴進還存命無德高廉早喪生
試把興亡重檢點西風搔首不勝情

話說當下賸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却與高廉的一般吾今傳授與汝丑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慾所縛悞了大事專精從前學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汝應上界天閑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個字汝當記取你得臨期有悞羅真人說那八個字道是逢幽而

李大勝
恐是善
真人
真大
和必真

止遇汴而還。公孫勝拜授了訣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人拜辭了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寶劍、二口并鉄冠如意等物了當，拜辭了老母，離山上路，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可先去報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却得再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吾亦隨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我如何敢輕慢了。」戴宗拴上甲馬，作起神行法來，預先去了。却說公孫勝和李逵兩個，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扶持公孫勝那里敢使性。兩個行了三日，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烟，聚集，公孫勝道：「這兩日於路走的困倦，買碗素酒素麪吃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見驛道傍邊一個小酒店，兩個入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上首。

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那人吃公孫勝道：「你這里有甚素點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聚糕賣。李逵道：「我去買些來，便去。」包內取了銅錢，逕投市鎮上，來買了一包聚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唱采道：「好氣力。」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個大漢，把鉄爪鎚在那裏使。眾人看了，唱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李逵看那鉄鎚時，約有三十來斤。那漢使的發了，一爪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得粉碎。眾人唱采。李逵忍不住，便把聚糕揣在懷中，便來拿那鉄鎚。那漢唱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拿我的鎚？」李逵道：「你使的甚麼鳥好？」教眾人唱采。看了，倒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眾人看。那漢道：「我借與你，你若使不動時，且吃我一頓。」賴子拿了去。李逵接過爪鎚，如弄碟兒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

下面交不經心頭不跳，內面那漢着了，倒身便拜，說道：願求哥哥大爺，李逵道：你坐在那裏，便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水個所在，見一把握鎖着門，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逵到裏面坐地。李逵看他屋裏，都是鐵破鉢盂，燈籠，鐵鑿家火，尋思道：這人必是個打鐵匠人。山寨裏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李逵便道：漢子，你連個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只因爲打鐵，未幾際老，終經恰相公帳前敘用。近年父親在任，因小人會賭，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鎗棒，爲是自學，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大名，誰想今日偶緣相遇。李逵道：你在這里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個頭領。湯隆道：若得哥哥不棄，

虎
常帶携兄弟時願隨鞭
錢柳拜李遠爲兄有四句詩單題着湯隆

銅筋鉄骨身軀健，
燻骨鉗鎚每用功。
原是延安知寨後，
金錢豹子是湯隆。

當時李遠認湯隆爲弟，湯隆道我又無家入伴當，同哥哥去市鎮上吃三盃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遠道我有個師父在前面酒店裡，等我買棗糕去吃了便行，擔閣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要緊。李遠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在高唐州界首廝殺，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湯隆道這個師父是誰。李遠道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上毡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粗重家火，跟了李遠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李遠你如何去了許多時。

再來遲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達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公孫勝見說他是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達取出菓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個一同飲了幾杯酒，吃了菓糕，美還了酒錢。李達湯隆各背上包裹，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迤高唐州來。這三個於路三停中，走了二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來接。公孫勝見了大喜，連忙問道：「近日相戰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槍平復，每日領兵來搦戰。哥哥堅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容易。」李達引着湯隆拜見戴宗，說了備細。四人一處，遶高唐州來，離寨五里遠，早有呂方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接着。四人卻上了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山寨迎接，各施禮罷，擺了接風酒。敘問間濶之情，請入中軍帳內，衆頭領亦來作慶。李達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晁蓋、頭領等，講禮甚周。寨中且做慶賀筵席。次日中軍

不必

上宋江與用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看
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貧道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
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日早五更造飯軍人都披掛
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擡旗插鼓納喊篩鑼
殺到城下來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
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將引三百
神兵并大小將校出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
裡花腔鼙鼓搖襍彩綉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十騎馬來馮趨般擺
開在兩邊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
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騎馬上爲頭是主將宋公明怎生打
扮

頭頂茜紅巾勝紫白鬚帶錦征袍大紅貼背水銀盔彩鳳飛簷簪

不
必

不
必

不
必

綠靴踏踏寶鏡黃金甲光動龍鱗浦金靴隨定紫絲鞭錦繡

桃花馬

本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權軍師吳學究怎生打

五明扇齊攢白羽九綸巾巧簇烏紗素羅袍香皂沿邊碧玉環絲
絲束定是烏穩踏葵花鎧銀鞍不離紫絲韁兩條銅鍊掛腰間一
騎青鬃出戰場

右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陣副軍師公孫勝
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劍飛霜九霄衣服綉春雲六甲風雷藏寶訣腰間繫
裸色短鬚絲絛肯上懸松文古定劍穿一雙雲頭點翠皇朝靴馳一
疋分鬃昂首黃花馬名標蓋笈玄功著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有總軍王將三騎馬出到陣前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開處也
二三十個軍官簇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陣前立馬於門旗下
忿生結束但見

束髮冠珍珠鑲嵌絳紅袍錦綉攢成連環鎧甲耀黃金雙翅銀盔
飛彩鳳足穿雲縫吊墩靴腰繫獅蠻金鞋帶手內劍橫三尺水陣
前馬跨一條龍

那知府高廉出到陣前厲聲高叫喝罵道你那水洼草賊既有心要
來廝殺定要分個勝敗見個輸贏走的不是好漢末江聽罷問一聲
誰人出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鎗躍馬直至垓心高廉見了喝
問道誰與我自取此賊去那統制官隊裡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
輝使兩口雙刀騎一疋劣馬飛出垓心來戰花榮兩個在陣前鬪了
數合花榮撥回馬望本陣便走薛元輝不知是計蹤馬舞刀儘力來

起花宗略帶住了馬，拈弓取箭，紐轉身軀，只一箭把薛元輝頭重腳
輕，跌下馬去。兩軍齊納聲喊，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前醫
取下那面聚獸銅牌，把劍去繫那里，敲得三下，只見神兵隊裡捲起
一陣黃沙來，罩的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惟獸毒
虫，就這黃砂內捲將出來，衆軍恰待都走，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那
一把松文古定劍來，指着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
金光射去，那夥惟獸毒虫，都就黃砂中亂紛紛墜於塵，而衆軍人看
時，却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砂盡皆蕩散不起。宋江看了，鞭指
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廉急把
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橋，閉上城門，斷
木砲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緊軍馬，下寨，整點人數，
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即賞勞三軍，次日分兵

四圍城儘力攻打。公孫勝對宋江吳川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今
李根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若是今日攻擊得緊，那廝今
夜必來偷營劫寨。今晚可收軍一處，直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這里
虛扎寨柵，夜間教眾將只聽籐籐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寨，傳令已
了。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却在營中大吹大插
飲酒，看看天色漸晚，眾頭領暗暗分撥開去，四面埋伏已定。却說宋
江吳川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
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鉄葫蘆，於內藏着硫黃焰硝，烟火藥料。各人
俱執鈎爪鉄掃帚，口內都嚼着盧哨，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高
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後却帶三千餘騎，遠殺前來，離寨漸近，高
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塵，
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胡盧口上點着一聲盧哨，齊響黑氣中間。

大將軍吳天从湖谷深寒裡來高嶺處公孫勝使劍律法就空癡
乘平地土甜粉林起個霹靂五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大
趨光鎗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趕圍定寨棚黑處偏
懸五百神兵不曾走得一個都被殺在寨裡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
逃走回城背後十枝軍馬追趕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趕上急
叫得放下吊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
踏得活拋了去高廉進到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高廉軍馬神在
被宋江林冲殺個盡絕有詩爲証

虎略龍韜說宋江高廉神術更無雙

一時殺戮無唯類 不

日開門就納降

次日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高廉尋思我教年學得術法不
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隣近州府求救急急

林晉二對教法東昌冠州二處離此不遠這兩個知府都是我計
撥軍的人教星夜起兵來接應差了兩個帳前統制官賈肇書信於
關西門殺將出來投西齊路去了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
他去可以將計就計朱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
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里可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泥
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
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日
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湖處推積柴草巨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
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急報知
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喊殺連天
冲透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逃走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
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投掩殺出去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

奸商
計就計

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軍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感，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右軍士方散，手卸都盔，各引五百人馬，沖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鄉下軍馬折其大半，逃走得脫得，壕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纛，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些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坡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雖出病尉遲孫立，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個背後，只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朱全，兩面夾攻，將來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使盡了座下馬，便走上山，四下里步軍一齊趕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唱道：「起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念念有詞，唱道：「疾！將劍望空一指，只見高廉

孫雲中倒撞下來，側首拾過掃帚，虎雷道：「一村刀把高懸，揮做可憐半世英雄漢，化作南柯夢裡人，有詩爲証。」

五馬諸侯貴匪輕，自將妖術弄魔兵。到頭難敵公孫勝，致

使陰陵一命傾。

亦亦
公明

且說雷橫提了首級，却下山來，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軍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時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個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捉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廝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學究道：「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裏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謹

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
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
人爲見本人是個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
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斃。知府不問，倘
差人下來看視，小人恐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
鎖，推放裡面躲避。如今不知在否。宋江聽了，慌忙着陶仁引入直到
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裡面黑潮潮地，不知多少深，沉上面叫時，那得
人應。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小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
多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
遭，便見有無說出來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
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妨
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奸僻，且取一個大篋籠

石見茶
地土放
上本之
不來

把索子抓了接長索頭扎起一個架子把索爪在上面李遠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在籬裡却放下井裡去索上縛兩個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遠却從籬裡扒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遠道爺親甚鳥東西在這里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腳處李遠把雙斧拔放籬裡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二摸摸着一個人做一堆兒墩在水坑裡李遠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裡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遠道謝天地恁的時還有救性隨即扒在籬裡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李遠說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裡先發上來却再放籬下來取你李遠道哥哥不知我去蘄州着了兩道兒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遠只得再坐籬裡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遠扒將出籬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籬裡搖動索上銅

銓盡面聽得，早推起來到上面。眾人看了大喜。宋江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睜開又閉。宋江心中甚是悽慘，叫請醫士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把籬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籬放下去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視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眾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唐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再把應有家私，并府庫財帛，倉廩糧米，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鞭敲金鑼響，齊唱凱歌回。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所，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自

再說東昌寇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道君皇帝設朝，正是

雞鳴紫陌曙光寒

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聞萬戶

玉

階仙仗列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

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陞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倉廩，聚集兇徒惡黨，見在濟州殺害官軍，鬧了江州，無爲軍令。又將高唐州官民

德自養成賊勢甚於北邊強虜敵國微臣不勝惶懼伏乞我皇聖斷
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發蕭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勦捕務
要掃清水泊殺絕種類高太尉莫聽道量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
保一人可去收復天子道卿務舉用必無差錯卽令起行飛捷報功
加賞賚賞高遷任用高太尉奏道此本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
贊爲天子孫名呼延灼字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
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舉保此人可以征勦梁山泊可
撥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克日掃清山寨班師還朝天子准
奏降下聖旨着樞密院卽便差人賞勅前往汝寧州星夜宣取當日
朝寇高太尉就於帥府着樞密院撥一員軍官管掌聖旨前去宣取
當日起行限時定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却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

軍司坐衙聽得門人報道有聖旨特陞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
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筵管待使臣
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引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
汝寧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來見高
太尉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寧州宣到呼延灼見
禮兩外高太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謁了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正是
翻國功臣後裔先朝良將玄孫家傳陣法最通神英武慣經戰陣
教習能探虎穴曾身解射賜羣將軍出世定乾坤呼延灼威名大
振

當那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徽宗天
子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賜雪鳥騮一疋那馬渾身
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踏雪烏騮馬日行千里聖旨賜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五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太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詩曰

切辭父母去鄉邦，
鉄馬金戈入戰場。
載設爲繩穿斷甲，
旌作帶裹金鎗。
腹饑慣把人心食，
口渴曾將窮血嘗。
四海太平無事業，
青銅愁見髮如霜。

話說這八句詩，專道武將不容易得做，自古道：一將功成萬骨枯。誠有此言也。且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將軍所保何人，可爲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柵人，呼爲自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瑛，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

六日三尖兩刃武藝出眾，人呼爲東自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三將爲先鋒，何愁狂寇哉！」當日高太尉灑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水陸投往陳穎二州調取韓潘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間，三將已到京師。徑來殿帥府參見了高太尉，并呼延灼。次日高太尉帶領眾將，都往御教場中操演武藝。看了當却察成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討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人，連步軍數及斗鷲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應州，揀選精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人，約會起程，收勦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操帥憂慮。但恐衣甲不全，只怕誤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擇衣甲盔刀，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

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用
厚圍支呼延灼選乞鉄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鉄頭盔三千
頂長鎗二千根滾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砲鉄砲五百餘架都
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個將軍各賞了
金銀段疋三軍盡開了糧賞呼延灼與韓滔彭玘都與了畢勝軍狀
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
翻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各往陳穎三州起軍前來汝寧會
合不勾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
盔刀旗鎗鞍馬并打造連環鉄鎧軍器等物分俵王軍已了伺候出
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
擺布三路兵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鉄鎧坐下馬帶銅鈴旌旗紅展一天霞刀劍白鋪千里

雲引鸞鵲盡飛魚袋半露龍袍箭揮鵬翎獅子壺繫捨豹尾人頭
婚盛垂護項微漏雙睛馬披重甲帶朱纓單懸四足開路人兵齊
擔大斧合後軍將盡燃長鎗憤賊兒郎個個英雄如子賂能征士
卒人人斗膽似姜維數千甲馬離州城三個將軍來水泊

當下起軍擺布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史進單呼延灼後軍催
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殺透梁山泊來却說梁山泊遠探報馬
進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
法師公孫勝并眾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自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
雙鞭呼延灼引着軍馬來來征進眾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
聞此人祖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嫡派子孫此人武藝
精熟使兩條銅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
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宋江道你如何去

得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
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
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個
弟兄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仝雷橫穆弘黃信呂左右軍五
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
兄駕船接應。却叫李逵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宋江調
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川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
雖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裡百勝
將韓滔領兵扎下寨柵。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角鳴
處。聒天般擂起戰鼓。來宋江隊裡門旗下。捧山霹靂火秦明出到陣
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韓滔出馬。怎生模樣。有
八句詩爲証。但見

韜略傳家遠，胸襟志氣高。
解橫棗木棚，愛着錦征袍。
平地能擒虎，遙空慣射鵞。
陳州圍練使，百勝將韓滔。

先鋒將韓滔橫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自敵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吾之愿也。秦明又是性急的人，那里聽他，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躍馬來戰秦明，怎見得這討廝殺，但見

縱兩疋龍媒馳驟，使二般兵器逢迎。往來不讓毫釐，上下豈饒分寸。狼牙棍起，望中只向頭門敵。鐵桿槊來，錯裡不離心坎刺。正是好手中間施，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當下秦明韓滔兩個，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王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

那定御賜賜雪鳥騾，咆哮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預陣前，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攙起蛇矛，直逼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趕向山坡後去。這里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鎗一簇兩個圍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鬚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廝。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提鎗出馬，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便來出馬。怎見得彭玘英雄，有八句詩爲証。

兩眼露光芒，聲雄性氣剛。
刀橫三尺雪，甲耀九秋霜。
凌

命臨邊塞，爭先出戰場。
人稱天目將，彭玘最高強。

花馬出陣，大馬花榮道：「及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個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諾，便與彭玘交馬。兩個戰了十餘合，呼延灼見彭玘力怯，縮馬舞鞭，直迤花榮，歸不到四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入馬已到。夫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廝。花榮也引軍望右邊趕，轉山坡下去。彭玘地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攔着看道：「扈三娘去戰彭玘，兩個正在征虜影裡，殺氣陰中一個儼大揮刀，一個使雙刀，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發這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轡上，袍底下取出紅綿套索，上有二十四個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紐過身軀，把套索望望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騎救眾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忿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慢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個

「到石台之下」急閃避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此，我儘可殺了，許多石倒恁地，只得心惱意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却把雙臂只一盪，將下來那隻刀却在懷裡，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那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把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落上面，飛起來，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廝殺。背後宋江却好引十員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纏起那條竹節銅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使銅鞭。那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鉄幞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冠，羅袍，烏油氈金甲騎一疋烏騅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

蒸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幘頭鎗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
烏油對嵌鎧甲騎一疋御賜踏雪烏騅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
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闖到三十餘合
不分勝敗宋江看了喝采不已官軍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便去
復軍陣裡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冲將過來便把鞭稍
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捲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
夾攻攏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爲何不能全勝
却被呼延灼陣裡都是連環馬官軍馬帶馬甲人披鉄鎧馬帶甲只
露得四蹄懸地人掛甲只露出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
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里射將箭去那里甲都護住了那三千
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
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只見左

入帳中分寶而進。宋江便拜彭玘，連帳各禮。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以寬禮待之？宋江道：「某等眾人無處容身，暫占小泊，權時避難，造惡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被鋒，悞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拍胸保奏。宋江道：「某等兄弟也只待聖王寬恩，根宥重罪，忘生保國萬死不辭。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交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裡。這聖王一面犒賞三軍，并眾頭領，計議軍情，有詩為証。

英風凜凜扈三娘，套索雙刀不可當。
活捉先鋒彭玘至，梁山泊愈增光。

定
的
是
用

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泊韓滔道：「今則這新納兇徒，雜軍近前，他便慌忙，搥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狗勦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五百子來馬軍，做一排擺着，每三十疋一連，却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冲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三隊，領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寨，只恐若夾鋒分將，在面冲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見敵來，江本月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總軍主將簇擁，南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揚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納賊，並不交鋒。為頭五軍，第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與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是擂鼓搥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

中疑貳暗傳號令，救後軍且退，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裡，窺望臨陣。陣裡連珠砲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隊連環馬軍，直奔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疋馬，一齊跑發，不容你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攙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飛馬慌忙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迤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軍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却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棹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裡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却將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疋，都救

得慳命火刻日見石勇時還孫新顧大娘都逃命上山却說步軍衛
殺前來把店屋平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
纒自撫慰計點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
信小喽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與同吳用公孫勝下山
來對關衆注肩頭不展面帶憂愁吳用勸進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
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
牢固寨棚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
上山只處嗚嗚灘寨內駐扎只教帶頭領上山養病却說呼延灼大
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
生擒的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疋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
面犒賞三軍却說高大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呼延灼收捕
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徽宗甚

喜勅賞賚封爵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賞錢十萬貫前去行營
賞軍高太尉領了聖旨回到殿帥府隨即差官賞捧前去却說呼延
灼開知有天使至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
畢置酒相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俵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
在寨中特拿得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道彭圍練如
何失陷呼延灼道爲因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群賊必
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洼擒獲衆賊拆毀
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砲飛打以碎
賊巢隨軍縱有能戰者奈緣無路可施展也久聞東京有個砲手凌
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砲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
地陷山倒石裂石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
閑若得天使回京於大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克日可

腹賊巢使命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
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
軍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也是宋朝盛世第
一個砲手，人都呼他是轟天雷。更兼武藝精熟，曾有四句詩讚凌振
的好處。

火砲落時城郭碎

烟雲散處鬼神愁

轟天雷起馳風砲

凌

振名聞四百州

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
馬軍器起身。且說凌振把有用的烟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火
砲，并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盛刀行李等件，并
三四十個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王
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險峻去處，安插

三等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砲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
軍健緊鑼砲架直去水邊懸起準備放砲却說宋江正在鴨嘴灘上
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
東京新差一個砲手喚做轟天雷凌振即目在於水邊豎起架子安
排施放火砲攻打寨灘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
港汊甚多窺子城離水又遠總有飛天火砲如何能勾打得到城邊
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却做商議當日宋江棄了
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
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個火砲兩個打在
水裡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眾頭
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看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
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棹船知此

行事岸上朱全雷橫如此接應且說六個水軍頭領得了將余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吹家棹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探路過去背後張順王阮棹四十餘隻小船接應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納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上馬拿鎗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着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凌振人馬趕到泊邊看見李俊張橫并衆水軍納聲喊都跳下水裡去了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全雷橫却在對岸納聲喊擂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行纔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全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三四百水軍盡把船尾扇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裡來外邊就勢取翻船軍健都撞在

裡凌振急待把船尾一板仰各轉來凌振則被合下水裡去水底下却
個頭領來把船只一板仰各轉來凌振則被合下水裡去水底下却
是阮小二把袍往直拖到對岸懸掛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
那了先解上拋來水中生擒一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
命刺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鳴嘴灘丟了箭
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恐得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馬
回去有詩爲証

凌振素稱神砲手 金輪子母一窩風 如何失却驚天手 反

被生擒水泊中

且說眾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
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帶親解其縛便埋冤衆人道我
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的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

與他把已承自執其手相請出到太寨見到彭玘已做了頭領
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某家五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
安與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却又陪話再三勸諭
凌振答道小可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倘或有人
知覺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
道若得頭領如此過全死而瞑目晁蓋道且教做筵席慶賀次日
王太家會眾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眾又商議破連環馬之策于
良沛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子木材愿獻一計除是得這船
軍器和飛一個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
說用何等軍器你那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又于向前說
出這般軍器和那個人來有分教四五個頭領直往京師三千餘馬
軍盡道毒手正是計就玉京擒獬豸謀成金闕捉俊猊畢竟湯隆

蘇轍論那般軍器甚麼人來此聽下世分解

總評

宋公明凡遇敗將只是一箇以恩結之所云知雄守雌也。是實
老派頭。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五

相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父子批評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箭 湯隆賺徐公

詩曰

鴈翎鎗甲加禮那 以響室高懸未易開 雷聲便處槍長手 相

行不覺處狼狙 平河傾手落型 更從 燭滅燈殘 半夜初 神物

竊來如拾芥 前身只恐是前驅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麻說道：「可是魏代押道軍樂為生，先父因此與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得做甚安樂寨先朝管，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湏用鉗鎌鑿可破，湯隆但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奪技，却不合他，若要奪他的人，只除非是我。」

那個姓舅哥哥他在東燕見做金鑰匙教師道金鑰匙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雜外如或地馬山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和子林懶困道莫不是見做金鑰匙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懶道休不說他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鑰匙法金鑰匙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高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各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勾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世上無雙原是鐵家老湯隆那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祝探姑姊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馬翎翎就圈金甲這一副甲披在身上文輕如雲刀鎖像斧不能透人難壞像蒼唐犯多有貴公子要來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着直掛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他這付甲來時不出他不到這裡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

上盜時逃去走一遭時，應道：「只怕無有此一物在彼。」若或
的有時，奸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的出來，我便包辦賺他上
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湯隆道：「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
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個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
個到京收買烟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
彭玘見了，便起身稟宋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舅家眷上山，
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
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
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
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幫薛永往來作伴，一
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鎌鎗做樣，却叫雷橫
捉調監督，原來雷橫祖上也是打鐵出身，再說湯隆打起鈎鎌鎗樣。

他從這洞裡出來，照那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大
日天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驛關道。話一時難盡，這裡且說時遷
離了梁山泊，身道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進還來到東京，投個客
店安下了。次日，趨過城來，尋個金鋪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
班班門裡，美東第五家，馬房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裡，先看了前
門，次從牆來，相下後門，見是一帶高墻，墻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
前却是一根鐵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教師在家裡麼？」
人應道：「取在內裡。」時遷直來敲門，時遷又問道：「不知幾時歸，人應道：「直到
晚方歸來。」五更便去內裡，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裡來，取了
狻猊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話，是不歸，照管房中小二
道：「但放心自去幹事，並不差池。」再說時遷人到城裡，買了些晚飯吃。

了，却到金鑪班徐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身去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還撲入班門裡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還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扒將上去，樹頭頂騎黑，見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裡去了，又見班裡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閃閃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熊樓禁鼓，却轉初更，但見

角韻纔聞三弄，鐘聲半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六街三市，但聞啾啾，曉擬鈴鐺，萬戶千家，各自闔門閉戶，對青燈學子攻經史，秉燭佳木上橫床。

道時，遇見班裡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道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扒將過去，看裡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遇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嫗嫗，兀自收拾未了，時還

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開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恨了。這事且捱到五更裡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床睡了，兩個嬾娘在房門外打鋪。房裡桌上，插點着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都肯睡了。時邊溜下來，去身邊取個簾管兒，就窸楞眼裡只一吹，把那燈罩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佐備徐寧覺來，便喚嬾娘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裡起來，看房裡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後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闌攔道：「五更時候，時邊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是黑影裡伏人，聽得嬾娘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邊却潛入廚房裡，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看時，又去開門，却來窺前燒火。這個女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盪些熱酒上來，嬾娘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吃

羅時把飯與外面當值的吃時邊聽得徐寧下樓叫伴當吃了飯背
着包袱拖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邊却從廚
裏下出來便上樓去從簾子邊直扒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個姬
娘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邊聽
那兩個梅香睡着了但梁上把那燈籠兒掛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
時邊却從梁上輕輕爬下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驚
叫梅香進梁上甚麼時邊做老鼠叫聲慌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
叫因顛打這般響時邊就便學老鼠嘶打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棧
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悄悄從裡面直闖到外門來到班門口已
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將邊得下皮匣從人隊裡趁
闖出去了有詩為証

狗盜鷄鳴出在夜

時邊以併其多

兩兩盜甲趁巡得

狗

且說時遷奔出城，來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離店門去房裡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兒擔子，討弄尋口湯麵，煎餅，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裡打火做湯餅吃。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真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麻筋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漢，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吃了飯食，還打火鐵挑上担兒，出店門便走到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裡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閉門，若見有白粉團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裡買酒買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

子放在他眼睛頭。此間十程外，等我時，邊候計，並不湯隆，慢慢吃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府城裡來。謝諫徐尊家裡，天明兩個姪媛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下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開，慌忙家裡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個姪媛上樓來對換，說道：「不知怎地，兩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更復聽得外裏響，你說是恁氣，那打你且看那皮匣子，及甚草麼？」兩個姪媛看了，只叫得聲「皮匣子」，不知那裡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報徐靈，速速央了三替人，都他早來蹤尋，姪媛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靈，速速央了三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勾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尊家，并兩個姪媛，如熱鐵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尊家直刻黃昏，將猴方，總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將着金鎗，逕回家來，到得班門口，隣金員說道：「娘

子在家裏，徐寧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吃了一驚，慌忙奔到家裡，兩個巡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個反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叫得連聲的苦從單川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裡。」徐寧道：「別的不打緊，這副鴈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曾有失。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捨在梁上。多少人要害我的，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耻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在家裡納悶，怎見

得徐寧細認正是

威著荒坡盡脫渾身羽翼龍居淺水失却領下明珠鬪王春恨噴
紅宋玉悲秋怨綠白虔芒所佩之刀雷煥失豐城之劍好似蛟龍
缺雲雨猶如丹楫少波濤音韻勾引來山寨大展擒王鉄馬蹄

當日金鎗手徐寧正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
的出來問了姓名入去報道有僧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
望哥哥徐寧聽罷教請湯隆進客位裡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
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開知舅舅歸天去了二者官身
辨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吊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
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特乖命蹇一
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運來京師探望冗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
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

每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誨我輩。我輩道念在因循，心腹之人不曾稱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約還哥。徐寧道：「賊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會有半分孝順之心，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只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勾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見徐寧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暮顏有些不甚，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有一事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馬翎鎖子甲，又喚做套唐鏡，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徐寧道：「常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來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

是賊
手

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人來盜了去。湯隆個道却是甚麼樣皮匣
子。盛着徐寧道我是個紅羊皮匣子。盛着裡面。又用斧綿裹住。湯隆
假意失驚道紅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
有獅子滾綉球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裡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
四一里。在一個村店裡。沽些酒吃。見個鮮眼晴黑瘦漢子。担兒上挑
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
門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因
亂放些衣服。必是這個人子。我見那厮却是閃膊了腿的一步。步
着了。走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
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膽闊。便趕去罷。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
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迤
來。前面見有白圍壁上酒店裡。湯隆道我們且吃碗酒了。趕將這

問一聲湯隆入紳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問曾有個繭車
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
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可似屢上跌了的一步一顛走湯
隆道哥哥你聽却何如徐寧聽了做聲不得有詩爲証。

湯隆詭計賺徐寧 便把黃金表至情 誘引同歸忠義寨 共
施威武破雄兵。

且說兩個人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十個客店壁上有
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下和哥哥且就這客
店裡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却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
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
當晚又在客店裡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在
我店裡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裡只問山東路

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明日起個四更，定是趕着拿住那廝。便有
下落。當夜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兩個又迤邐趕來。湯
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團兒，便做買酒買食，吃了問路。處處借說得一
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着湯隆趕了去。看看天色又
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族着担兒在那裡坐地。湯
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寧見了，
搶向前來，一把揪住時遷，喝道：『你這廝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
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却是要怎地
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地？』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裡有甲也
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裡面却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廝把我這
副甲那裡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
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鴈翎鎖子

因不肯貨對時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他們一
員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腫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
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害何我時我到官司只是拈
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別人來若還肯饒我官司時我
和你去討這副甲還你不知尊意如何徐寧躊躇了半晌火斷不下
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
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三個廝趕着又投客店裡來歇了
徐寧湯隆監住時逃一處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繫縛了腿只
做閃腫了脚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個
監他過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
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有詩爲証

寶鏡懸梁夜已倫

設將空匣作緣由

徐寧不解牢籠計

相

趁相隨到水頭

三人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五四個頭目，搜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個大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個搭車，也要到泰安州去。』」遂遣那人道：「莫說三個搭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道：「職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名榮，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叉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叫車客駕車了行，四個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時，遞道：「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上姓名？」時遷吃道：「不道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亂說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會有個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江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

不多少聞人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碍事。又見李榮路上說些鎗棒，叫幾個曲兒，不覺的又過了一日。話休絮煩，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吃三盃。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傾翻在地下。李榮叫罵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手上了。李榮是誰，却是鐵叫子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纔把徐寧扛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吃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裡？」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

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計，
賺偷去，只除是哥哥會使，因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盜了你的甲，
却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
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都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執盃向前
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在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莽敢貪
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誼，林冲
也來把盜陪話道：「小弟亦在此間，多說兄長請你休要推却。徐寧道：
「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
道：「這個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有
詩爲証。」

山怎得解重圍，
鉤鎌鎗法古今稀，
慣破連環飲馬蹄，
不是徐寧走手，
宋

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擇精壯
小嘍囉學使鈎鐮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
老小話休絮絮旬月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
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烟火藥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
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吃了一驚問是如何便
得到這里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
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賞着馬翎甲來說道
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裡叫嫂嫂和孩
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徑迤邐來到這里徐寧道
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裡了湯隆笑道我教哥
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諺了這兩個
姪姪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担兒挑在這里徐寧道恁地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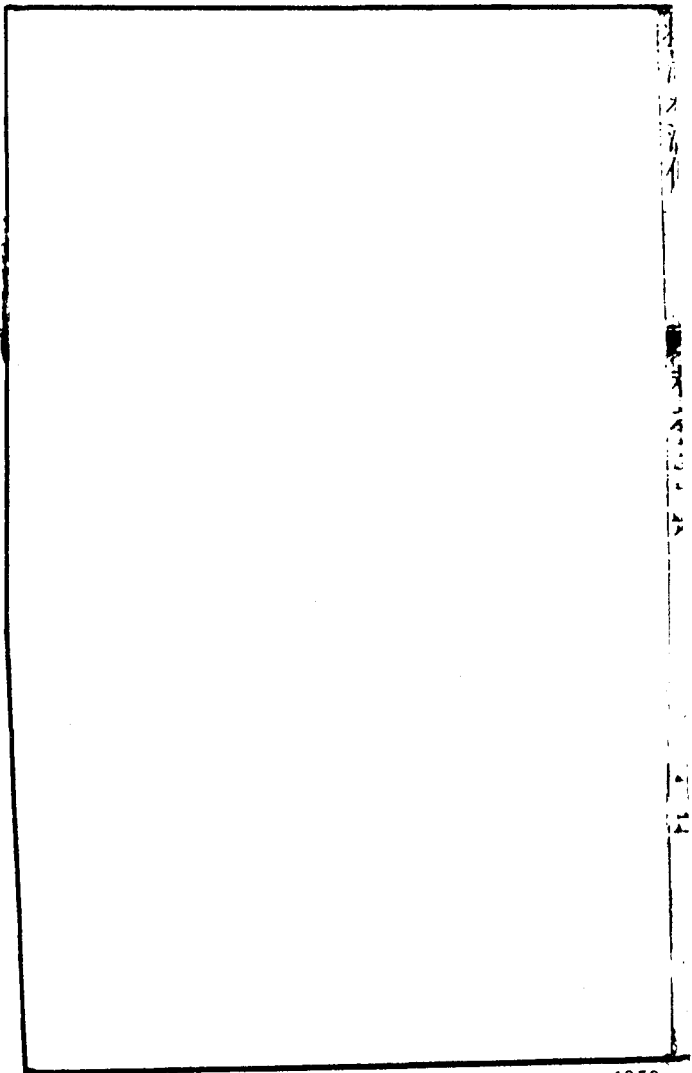
其地
其地

個不能不回東京去了。湯隨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
上撞見一駱客人，我把哥哥的鷹翎甲穿了，搭畫了臉說：「哥哥名姓
劫了那駱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
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是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
如何肯在這裡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衆頭領且商議
破連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鈎鎌鎗，已都完備。宋江、吳用等故
請徐寧教衆軍徒學使鈎鎌鎗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
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衆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
說那鈎鎌鎗法，不爭山寨之人學了這件武藝，有分教：三千甲馬
隨時腦裂蹄崩，一個英雄見後，魂飛魄喪。正是：撒撥天豈來聚會，招
搖地煞共相逢。畢竟金鎗徐寧怎地教演鈎鎌鎗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徐曾只愛戀這副馬棚川，併這箇身子亦喪却了，真走纏有
便是繫驢繫馬之極人，決不可偏解。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父批評

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鈎鎌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詩曰

人生切莫恃英雄，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逢惡獸，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兩困雲長羨呂蒙。
珍重宋江真智士，呼延頃刻入囊中。

話說見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故請徐寧教使鈎鎌鎗法，衆人看徐寧時，果然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長身體，團圓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髯鬚，十分腰細膀闊，曾有一篇西江月，單道着徐寧棋樣。

步
法

臂健開弓有準，身輕走馬如飛。學變兩道臥龍眉，鳳翥鸞翔子弟。
戰鎗細穿柳葉，烏巾斜帶花枝。常隨寶駕侍丹墀，神手徐寧無對。
當下徐寧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鎌鎗，自使一回。衆
人見了，喁喁。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取軍器，就腰胯裡做
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棚一分，共使九個變法。若是步行，使
這鈎鎌鎗亦最得，川先使八步四撥，蕩開門戶，一二步一變十六步，
大轉身分鈎鎌棚繳二十四步，那上搭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
蓋護，奪硬開強。此是鈎鎌鎗正法。就一路路教，灑教衆頭領看衆軍。
漢見了徐寧使鈎鎌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揀精銳壯健之人，
晝夜習學，又教步軍燕林伏草鈎蹄地腿，下而三路暗法，不到半月
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準備破敵，有詩
爲証。

則撥三鈞迴七路 共分九變合卍機 二十四步那前後

十六翻大轉圍 破銳摧堅如拉朽 舉旗斬將有神威 聞風

已落高俅膽 此法今無古亦稀

却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擗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寨。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勾到山寨邊。梁山泊却叫凌振製造了許多飛火砲，盡皆完備。每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鈞鑊鎗車士已都學成。秘事宋江道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却利於山林沮澤，却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荊棘林中間走，却先把鈞鑊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個會使鈞鑊鎗的，開着十個撓鈞手，但見馬到一攪鈞翻，便把撓鈞搭將入來捉了。」

孤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如此藏兵提將徐寧
道鈞鎌鎗并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
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仝鄧飛引一隊
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潤引一隊一文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
麟引一隊燕順鄭天壽引一隊楊林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
上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個水軍
頭領乘駕戰船接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個頭領
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擗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炮却叫徐寧湯隆總行
招引使鈞鎌鎗軍出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總領軍
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宋江公孫已定是夜三更先教使
鈞鎌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却發十隊步軍過去
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炮架上高埠去處一起炮架閣上火炮徐寧湯

四路分
無出注

隆名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擡鼓納喊搖旗
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柝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
哨隨卽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鬪雪烏騾馬仗着雙
鞭大驅軍馬殺透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軍馬呼延灼
教擺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尚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
是何處來的呼延灼道休問他何處軍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
引着五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去
哨只見西南上又有起一隊旗號招颺納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
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廝許多時不
出來廝殺必有計策說由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炮響呼延灼罵道
這炮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
隊旗號呼延灼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

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路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的正北上連珠炮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炮週迴，接着四十九個子炮，名爲子母炮，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着着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寨折處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裡面胡哨響處，鉤鑰鎗一齊舉手先鉤倒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那撓鉤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下鉤鑰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炮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都亂滾滾，都顛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將情知中了計策。

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攔路。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攔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欄膠弘一個是小遮欄穆春。撚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略鬪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兩邊鎖出二十四把鈞鎌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撿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自回

山聽令呵延灼自掬東北上去了。殺的大敗。虜輸兩零星散。有詩爲証。

十路軍兵振地來，將軍難免剝床災。
連環鐵騎如烟散，得孤身出九垓。

話分兩頭。且說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鈎鎌撻倒蹄子。動且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食。二停多好馬。捧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擄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營的。都被鈎鎌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搜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疋。并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拆來。水邊泊內。搭蓋小寨。再造兩處做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着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劉唐杜遷。擊得韓滔。把來鄉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

買金帶
介信纒
形容取
單語盡

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得筵宴令彭玘凌振就他入駑韓滉
也是七十二煞之數自然義氣相投沈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
修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酒老小來山寨中完聚宋江幸得破了連
環馬又得了許多軍馬衣甲盛刀添助每日做筵席慶喜仍舊調撥
各路守把隄防官兵不在話下却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
敢回京獨自一個騎着那疋踢雪烏騾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
難却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因得
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却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
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里投奔他却打恭賣妃的關節那時再
引軍來報仇未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
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坐
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吃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酒要肉時村裡却

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裡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疋馬。」今夜只雜你這裡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裡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床帳。」呼延灼道：「我是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拿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稍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了腳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廚主斤竈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棒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吃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啤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吃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洎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疋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踏雪烏騅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

必有勇
大不當
之勇終
何又獨
目迷難
若面皮

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
人。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
嘍囉打家劫舍如常來攪擾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
他不得相公夜間湏用小心省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
便道那厮們全駮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疋馬吃了一
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裡打了一舖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
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盃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
只曉得屋後酒保在那裡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
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
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尚明
定是那裡去了有詩爲証

舟橫瀚海推殘航，車入深山壞却轅。
不日呼延湏入駮，降

魔殿裏有因緣

且說正是呼延灼道那裏正是何處酒保道眼見得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吃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邊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里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地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裡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纔能勾這疋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早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裡時天色已晚了不敢見官且在客店裡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階下恭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殺功之罪中了賊人奸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疋御賜的馬却收伏二龍山白虎

山未及，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仇。如何？呼延灼再拜道：「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復仇，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裡會飲，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住三日，呼延灼心急欲要遣疋御賜馬，又來稟覆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傳點馬，撥軍三千，借與呼延灼，又與疋疋青驄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來報仇。逕往桃花山進發，且說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疋踢雪烏騅馬，每口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有伏跡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掉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却說呼延灼引起二千軍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當先出馬，馬聲高叫，強賊早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怎生打扮，有詩爲証。

身著團花官錦服 手持短水銀流鎗 面顏體魄身似虎 頭戴

道周通小霸王

當下呼延灼見了周通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
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換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
下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扎住寨栅等候再戰却說周通回寨裡
見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擋不住只得且退山上倘或他趕
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聞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
彼多有人伴更兼有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個行者武松都在
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喽囉去那裡求救若解得危難
辦得投托他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
里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他那時又打
了你又得了我們許多金銀酒糧去如何到有見悔之心他是個直

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應。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越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楚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里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且說寶珠寺裡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兇身，以此連夜掙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入夥。一個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收奪寶珠寺，殺了郈龍，後來入夥。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夜叉孫二娘，這是夫妻兩個，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亦來投奔入夥。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去殿上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酒家當初離

五臺山時到一個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鳥一頓。李忠那厮却來認得酒家，却請去上山吃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厮們慳吝，被俺捲了若干金銀器撒開他。如今來求救，且看他說甚麼。放那小嘍囉上關來。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個征進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却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仇。俺的頭領今欲起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愿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酒家。道里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個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下山，逕往桃花山來。」說李忠

知二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引
却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持怎見李忠模樣有詩爲
証

頭尖骨臉似蛇形，鎗棒林中獨擅名。
打虎將軍心膽大，李忠但是霸陵生。

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
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李忠如何
敵得呼延灼過關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
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裡看見便飛下
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納喊呼延灼便
問道爲何納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呼延灼聽了
便來後軍隊裡看時見鹿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疋白馬

聖成是
句 國和

那人是誰正是

自從落髮鬧禪林，萬里曾將壯士尋。
臂負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殺人心。
欺佛祖，唱觀音，戒刀禪杖冷森森。
不看經，卷花和尚酒肉，沙門魯智深。

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唬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納喊，閉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喏喏道：「這個和尚的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再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個勝敗，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側首惱犯了這個英雄，叫道：「大哥，快殺看酒家去。」捉這廝那人舞刀出馬來戰呼延灼的是誰？正是

魯向京師爲制使，花石綱累受艱難，兇覺氣逼丰牛寒，乃能安守。

好漢遇

官方可定塵寰虎體狼腰猿臂健跨龍駒穩坐雕鞍英雄聲價
梁山人稱青面獸楊志是軍班

當時楊志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個開到四十餘合不分勝敗呼
延灼見楊志手段高強尋思道怎地那裡走出這兩個來好生了得
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
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
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
來廝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崗下寨去了却說呼延灼在帳中
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劈竹便拿了這夥草寇怎知却又逢
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
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人
馬來青州借糧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

地... 連連機會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次日魯智深與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嘍囉搖旗納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個軍馬也無了到喫了二驚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到山寨裡殺牛宰馬筵席相待一而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為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為青州城裡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裡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孔賓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撞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白虎山中開氣生 學成武藝敢相爭 性剛智勇身形異 縛

號毛頭是孔明

當時孔明便挺鎗出馬，奮取呼延灼兩馬相逐，圍到三十餘合，呼延灼要一知府面前顯本事，又傳孔明武藝不精，眾將得架隔遮攔，即
到門深裡被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敵樓上指著叫呼延灼引軍去趕官兵，下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等個古廟安歇，却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質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問
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待是甕中捉龍，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劫應，數內一個和尚，一個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個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一個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種經略帳下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

爲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個番僧，東京大相國寺住持。武都頭也如此。武藝高強，這三個占住五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抵敵官軍，殺了三五個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原來却是楊制使和魯提轄名不虛傳，想相放心，呼延灼已見他們本事了，只在早晚一個個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相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不在話下。却說孔亮引領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裡樹林中撞出一彪軍馬，當先一箇好漢，怎生打扮，有西

五月爲証

直裰，冷披黑霧，戒箍光射秋霜，額前剪髮，拂眉長腦，後護頭，齊頂頂骨，數珠燦白，襖絨緜結，微黃，鋼刀兩口，迸寒光。行者武松形像，孔亮見了，是武松，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禮。」

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佔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整。一者不下山，二乃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個弟兄，見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揚二頭領，引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斷併了他。一日，呼延灼夜間去了，山寨中留我弟兄三個筵宴。把這匹御賜馬送與我們。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庄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奪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

忠周通拜孫兒們來備王處三國志揚善揚威志備遠青州城池緊
關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飛馬原衣是備自滅威風若娶攻打青
州時只除非俵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奇哉願聞其略那楊志言
算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網飛水滸英雄個個
摩拳擦掌直教同船相應踏山寮一氣相隨聚米煮草與寬楊志對武
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他破運環馬亦令人疑鬼疑神

龐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七

仙仙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八

竟陵鍾惺伯敬次批評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詩曰

一事功差百事難 一人辛苦衆人安 英雄天地彰名譽 鹿

麟雲霄振羽翰 孔亮弟兄容易殺 青州莊郭等閑看 牢籠

又得呼延灼 照應同歸大將壇

曲曰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搬志救救哥哥孔明并叔孔賓魯
智深便要聚集三千人馬前去攻打魯志便道若要打青州須用大
隊軍馬方可打得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
雨揀近更兼呼延灼是他鄉裡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

都併做一處。洒家這裏再帶幾萬匹馬，齊備十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親身晝夜去探虛實，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願，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姓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姓可。惜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聽的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禪知寨在清風山時，洒家有心要去和他所會，及至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里告請他們洒家等兄在這里，和那撮鳥們廝殺。孔亮交付小喽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商容，星夜投梁山泊來。且說魯智深揚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裡，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二三百人下山來相助。挑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起點，只留三五十個小喽囉看。

守寨俱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話下。
却說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裡
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裡
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
個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處，你如何
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里有
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
效？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
友，豈敢有失？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戶孔亮
的，便是。李立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請上山，三人飲
罷，分例酒，隨即開窓，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
有小喽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搖到金

沂灘上岸，却上階來，飛亮看見，三閩磯莊，鎗刃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無主，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也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跪了，連忙下拜。宋江問道：「賢弟緣何到此？」孔亮拜罷，放聲大哭。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為救解。」與宋江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閑氣，起家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裡却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賓。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一個使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說起師父大名來，見在梁山泊做頭領，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

一個是花和尚魯智深、一個是青面獸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以此今日一遇，到此，萬望師父覲先父之面，垂救性命。生死不敢有忘。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先來拜見晁頭領，共同商議。」宋江便引孔亮、蔡見晁，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搬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尚兀自仗義行仁，救叔。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個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哥哥若自己去，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小可情愿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說言未了，廳上廳下一齊都道：「愿效犬馬之

兼隨同去宋江大喜有詩爲記

孔明行事太伶俐，
難辨雲霧犯大羊。
賴有宋江豪俠在，
便將軍馬救危亡。

當日設筵管待孔亮飲筵中間宋江喚鐵面孔且裴宣定撥下山人
數八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開路作先鋒第
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陳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
第三隊便是宋公柴進李俊張橫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
軍作合後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帶着軍兵三千人馬
其餘頭領自與晁蓋守把寨棚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
來梁山人馬分作五軍起程正是

初離水泊渾如海內縱蛟龍，
乍出梁山却似風中奔虎豹。
五軍並進前樓列二十箇英雄，
一陣同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
綉彩旗如

雲似霧，朴刀鎗燦雪，鋪霜擣鈴響。戰馬奔馳盡，鼓振征夫踴躍。
地黃塵霽，雷漫天土，雨濛濛，寶纛旗中簇。擁着多智足，謀吳學究。
碧油幢下，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過去，鬼神皆拱手，回來民庶。
畫歌謠

魯智深
即此語

話說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個頭領，三千人馬，分作五軍前進。於路無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日且喜相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楊志也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意相留，爲是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

六是不
成
也
未
也

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會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都相見了。次日宋江問青州一節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若是拿得此人。覷此城子。如湯潑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搥鼓搖旗。納喊搦戰。城裡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今次群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群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裡張狂。今却擅離巢穴。一個來捉一個。那廝們如何施展得。請知府上城看呼延灼廝殺。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引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拈狼牙棍。厲聲高罵。

你亦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仇雪恨慕容知府
認得秦明便罵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會負你緣何敢造反
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可先下手拏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
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
是對手有西江月爲証

鞭舞兩條龍尾，棍橫一串狼牙。正軍看得眼睛花，二將縱橫交馬。
使棍的聞名寰海，使鞭的聲播天涯。龍駒虎將亂交加，這廝殺堪
描堪畫。

秦明與呼延灼廝殺，正是對手兩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
知府見鬪得久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秦明也不
追赶，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却說呼延灼
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拏那秦明，恩相如何

收軍知府道我見你開不許發令但恐擾國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
厮原是我這里統制與花榮一隔背及這厮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
惡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鬪時捉法已自亂了
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
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個人出去一個教他去往東京求救兩個
教他去隣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
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個軍官都發放了當只說呼延灼更
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得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上
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裡看城中問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
個只認得右邊的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個道姓打扮呼延灼道那
個穿紅的眼見是宋江了道姓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
他便點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個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捉了雙鞭

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走上坡來宋
江吳用花榮三個只顧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
頭慢慢地走去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廝宋江吳用花榮
三個齊齊的勒住馬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納聲喊呼延
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鈎手
先把呼延灼鈎將起來綁縛了拿去後面牽着那疋馬這許多趕來
的馬軍都被花榮拈寸搭箭射倒當頭五七個後面的勒轉馬一開
都走了宋江回到寨裡坐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
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纜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
見呼延灼慌忙跪下道義士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
朝廷蓋爲官吏汚濫威逼得緊誤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裡隨時避
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將軍虎威今

釋。誤。有。得。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將。延。灼。被。擒。之。人。萬。死。尚。輕。義。士。
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心。
只。是。怒。借。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
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廝。是。個。心。地。區。窄。之。
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
責。如。今。韓。滂。彭。玘。凌。振。已。都。在。做。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
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
晚。矣。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數。自。然。義。氣。相。投。二。者。見。
宋。江。禮。貌。甚。恭。嘆。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
慕。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撻。事。既。如。此。決。無。還。理。
有。詩。爲。証。

親受泥書討不庭

虛張聲勢役生靈

如何世祿英雄士

幾

手同歸聚義圖

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問李忠、周通討這疋蹄雲
烏騾馬，還將軍騎坐。衆人再商議救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教呼延
灼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絕了呼延指揮念頭。」宋江聽了，來
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紲之
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荅道：「小將旣蒙兄長收錄，理
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陽
英，十個頭領，都扮作軍士衣服模樣，跟了呼延灼，共是乘一騎軍馬，
來到城邊，直至濠墘上，大叫：『城上開門！』我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
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正
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
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

好長第

府調遣將軍如何起得回來。呼延灼道：「我機那廝的陷馬棍，我機寨裡却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遠，匹馬與我騎，能跟我來了。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裡，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裡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孔家私分俵衆軍。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糧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廩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一百餘疋好馬，就青州府裡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有詩爲証：

呼延逃難不勝羞，忘却君恩事寇讎。因是天罡并地煞，

且說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檢人馬錢糧，上山放火燒毀寨柵。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人馬錢糧也。燒了寶珠寺寨柵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動問道：「酒家自與教頭滄州別後，曾知阿嫂信息否？」林冲答道：「小可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如掛牆。搬過太尉

逆子所逼，隨卽自縊而死。妻父亦爲憂疑，恭稱而欲撈救。起誓曰：王倫手內止山柑會之事，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黃泥崗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次日輪流做筵席，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領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并鉄蒺藜、鐵環、鎗甲，倭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旗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之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冷浪青孫二娘夫妻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妻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遷看守。三關之人，添造寨棚，分調頭領看守，寨棚已定，寨裏守，不許違誤。有詩爲記。

天將摧鋒已受降

青衫軍馬更精神

黃陵欲作秋花對

宋公明作主張

數月之後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李忠兄弟也曾認的足下喚做九紋龍史進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茫茫揚春四個在那裡聚義酒家常常思念他昔日在瓦罐寺殺明酒家恩念不曾有忘今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昔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然是如此不可獨自去可煩武松兄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簇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父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擗頭笠只做彈和子打扮武松粧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選投

少華山來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再說魯智深武松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喽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個出家人那裏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喽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里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小喽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却不見有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裏却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酒家便是這行若便是景陽崗打虎都頭武松三個慌忙剪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二龍山扎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

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待一待

武松道師父是個性急的人有話便說何妨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

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正

撞見一個畫匠原是比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岳華山

金天聖帝廟內粧畫影壁前去還愿因為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

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原是祭太神人那廝為官貪黷非理害

民一日因來廟裡行香不想止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

說要娶他為妾王義不從太守怒罵人印法善了去為妾又把王義

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里過王嬌枝見王義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

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叻送公人去了自去府裡要刺賀太守

被人知覺倒吃拿了見監在牢裡王義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既

在這里進退無路無計可施端的好苦有詩為証

在這里進退無路無計可施端的好苦有詩為証

寶善堂

花顏雲鬢玉嬌枝

太守行香忽見之

不畏憲章強奪取

竟

章白史去

魯智深聽了，道：「這漢子好生利害，酒家與你結果了那廝。」朱武道：「請二位到裏面。」一行五個頭領都到少華山寨中坐下，便叫王義見魯智深。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朱武等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飲筵間，魯智深想道：「賀太守那廝好沒道理，我明日與你去州裡打死那廝罷。」武松道：「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請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寨裡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武松道：「便殺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斷然不肯放魯智深去。朱武又勸道：「吾師且息怒，武都頭也論得是。」魯智深焦燥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慢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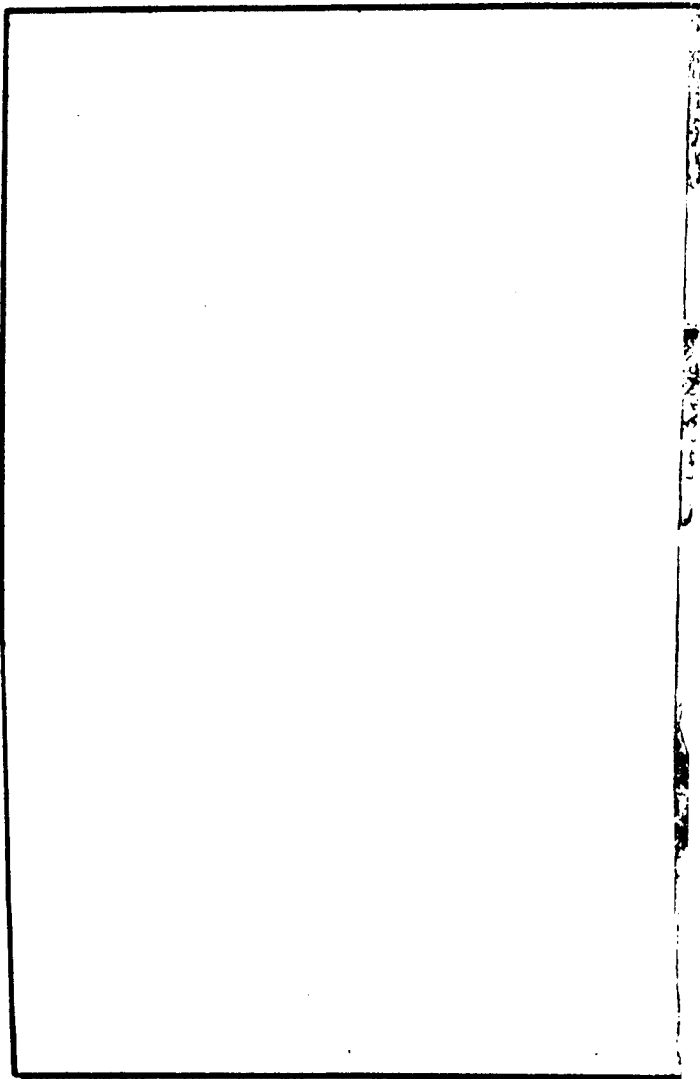
此送了俺史家兄弟你也休去梁山泊報知看洒家去如何衆人那
裡勸得住當晚又諫不從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逕奔
華州去了武松道不聽我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卽差兩個精細
的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却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裡路傍借問州
衙在那里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上只
見人都道和尚已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
好正撞在洒家手裡那厮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
來看見太守那裏慍子却是煖轎轎窓兩邊各有十個虞候簇擁着
人人手執鞭撻鐵鍊守護兩邊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
若打不着倒吃他笑賀太守却在轎窓眼裡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
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
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裡赴齋虎餞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

謝道太守掛公請你趙齋鐵鑿鑿這道隔正合當死在滯家手
鐵雄纔正要打他只怕扛着着讓仙過劫了俺要拿他他却來請
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送到麻裡太守因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
逃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趕齋魯智深初時不
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
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那厮腦袋。廊下放了禪杖
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明聲捉下這左
賊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你
便是那吐太子。怎逃出地網天羅。火首金剛難脫龍潭虎窟。正是飛
羅投火身。傾喪蟪蛄。遺革命必傷。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拏下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近來太守好習前儀多只把大官人花和尚這樣不以太守耳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八



惺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九

竟陵鍾 惺伯敬父 評

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關西嶽華山

詩曰

堪嘆梁山智術優，捨身捐命報冤讐。
神機運處良平懼，策行時鬼魅愁。
平地已踈英士獄，青山无斬佞臣頭。
可憐天使真尸位，坐閱危亡自不差。

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喝聲擊下，衆多做公的，把魯智深捉住，却似皂雕追紫燕，猶如猛虎啖羊羔。衆做公的把魯智深箠到廳階下，賀太守喝道：「你這禿驢從那里來，魯智深應道：「酒家有甚罪犯，太守道：「你只實說，誰教你來刺我魯智深，道：「俺是出家人，你

却如何問俺這話。太守唱道：恰纔見你這禿驢，意欲要搥碎杖打我。驢子却又思量不敢下手。你這禿驢好好招了魯智深，道：酒家又不曾殺你，你如何拿住酒家，妄指平人。太守喝罵幾會，見出家人自稱酒家，這禿驢必是個開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強賊，來與史進那厮報仇。不打如何肯招。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禿驢。魯智深大叫道：不要打傷老爺。我說與你俺是梁山泊好漢花和尚魯智深，我死倒不打緊。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來時，你這顆驢頭趁早兒都砍了送去。賀太守聽了大怒，把魯智深拷打了一回，教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如何。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裡去了。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嘍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來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嘍囉報道：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作

行大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諫勸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久住，」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收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救應，則可。」戴宗吃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去了。再回梁山泊來，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具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宋江聽罷，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等不可擔閣，便湏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花榮、秦明、林冲、楊志、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仝、徐寧、解珍、解寶，共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王掌櫃、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三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端的是鎗刀流水急，人馬撮風

徐直取華州來在路遂行不慮山以舉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
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馬醞造下好酒等候有詩爲証
智深雄猛不淹留便向州中去報仇計拙不能成大事
更遣柳顯入幽囚

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
又下山拜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都到山寨裡坐下宋江備問城中
之事宋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裡只等朝廷明降旗落
宋江與吳用說遠恁地定計去救史進魯智深宋武說道華州城郭
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裡應外合方可取得吳學究道
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用計却再商量宋江飲酒到晚已不
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着兩隻大龜在牢裡如何不做
提防白日未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緣下山一更時分

可到那里窺望。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仝，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裡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畫，天上無一片雲彩。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塹濠深濶。看了半晌，遠遠地望見那西岳華山時，端的是好座名鎮高山，怎見得，但見

峯名仙掌，觀隱雲臺。上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皆秀，尖峯彷彿接雲根。山嶽惟尊，怪石巍峩倚斗柄。青如潑黛，碧若浮藍。張僧繇妙筆畫難成，李龍眠天機描不就。深沉洞府，月光飛萬道金霞。翠嶽巖崖，日影動千條紫焰。傍人遙指雲池泥肉，藕如船。故老傳聞玉井水中花十丈，巨靈神忿怒劈開山頂。逞神通，陳處士清高，結菟菴來曉睡。千古傳名，雅華嶽萬年香火。祀金天，宋江等看了西嶽華山，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

回寨裡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叟，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三日之間，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里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不識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白花蛇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個下山去了。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仝、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八個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逕到渭河渡口。李俊、張順、楊春已奪下一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教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個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仝、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把船都去灘頭截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到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

即是
與星

如入無
人之境

寫欲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元景宋江看了心中暗喜道昔日玄
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見此人必有主意太尉官船將近河口
朱仝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吳用背後太尉船到當港截住船裏
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
大臣宋江執着骨朵躬身聲喏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
士宋江謹叅恭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
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義士何故攔截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
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客帳司道你等是甚麼人造次要見太尉
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說道曾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
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死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道太尉不肯
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朱仝把鎗上小號旗只一招動岸上花
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馬軍來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

此醉
不
手
不

岸上那船上稍公都驚得鑽入稍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躬身喝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宋江道：「太尉不肯時，只恐下面伴當亦不相容。」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李俊、張順、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個虞候擲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地也跳下水去。早把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張順、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托地又跳上船來，嚇得宿太尉竟不着體。宋江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太尉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宿太尉道：「義士存甚事？」就此說不妨。宋江道：「這裏不

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到此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岸。眾人牽過一疋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眾同行。有詩爲証。

玉節龍旂出帝鄉，雲臺觀裏去燒香。
却怜水寨神謀捷，假威名救困亡。

宋江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隨後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下馬入寨，把頭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衆頭領兩邊侍立着。宋江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罷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暗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個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裡，欲借太尉御香儀從，并

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拜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犯乞太尉鈞鑒
 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湏連累下官宋江道
 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
 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漿盃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
 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喽囉數內選揀一箇俊俏的剃了髭鬚穿
 了太尉的衣服扮做宿元景宋江與用扮做客帳司解珍解寶楊雄
 石秀扮做虞候小喽囉都是紮衫銀帶執着旌節旗幟儀仗法物擎
 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寧宋公李應扮做四箇衛兵朱武
 陳達楊春攸住太尉并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
 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
 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戴宗先去報知詔休絮繁且說一行
 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

揚南來。戴宗報知雲臺觀觀主，并廟裡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幡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見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轎子來，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嶽廟裡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賚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將着酒菓來見太尉。原來那扮太尉的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却言語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靠褥圍定在床上坐。推官看了，見來拜旌節門旗牙杖等物，都是東京來的，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假意出入稟覆了兩遭，却引推官入去遠遠地，階下參拜了。那假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得說甚麼。吳用引到面前，埋怨推官道：

卷之

卷之

卷之

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盤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裡本是太守便來柰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草寇要打城池每日在彼隄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恭見大臣吳學究道太尉消滴不飲只叫太守來商議行禮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吳學究又入去稟一遭將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看金鈴吊掛開了鎖匙香自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叫推官看便把條竹竿又起看時果然是製造得無比但見

渾金打就五彩粧成雙懸纓絡金鈴上掛珠璣寶蓋黃羅密布中間八爪玉龍盤紫帶低垂外壁雙飛金鳳遶對嵌珊瑚瑪瑙重圍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絳紗燈紅茵蓓參差青翠葉堪宜金屋瓊

樓掛雅稱瑤臺寶殿懸

這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作分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迺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吳用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付與推官，便叫太守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却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廝雖然奸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却又戴宗扮虛候雲臺觀，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閑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的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怎見得：

金門玉殿碧瓦朱甍，山河扶綉戶，日月近雕梁，懸蝦鬚織錦，櫺

刑龜背、硃紅亮榻、廊廡下磨礪花間縫、殿臺邊牆壁、搗椒泥帳、設黃羅供案、畔列九卿四相、扇開丹鳳、御榻邊擺玉女金童、堂堂廟貌、肅威儀、赫赫神靈、常祭享。

宋江來到正殿上，拈香再拜，暗暗祈禱已罷，回至官廳前，門人報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寧、朱仝、李應、四箇衙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帶暗器，侍立在左右。却說賀太守將帶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假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吳學究、明道朝廷太尉在此，閑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脚，賀太守親自進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假太尉便拜。吳學究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吳學究道：太尉奉勅到此，百嶽降香，如何不來遠接。

人。

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送。吳學究喝聲：「下解珍解寶兄弟兩箇，身邊早掣出短刀來，一脚把負太守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喝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五百餘箇，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務向前，把那千人箠子，都倒在地上，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嘍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箇回去。續後到廟裡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平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一行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吊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裡做了箇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肯

少不還，來的人等，宋江謝正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便與四籌好漢，開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六符人等，軍馬糧草，都罄梁山泊來，有詩爲証。

蚶結蠅蠅合計借

便驅人馬下山來

雖然收得花和尚

衆

守何辜獨被災

且說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稅項軍糧，幸百餘人馬，匹盡皆虜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以本州權宜，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徽宗，江先在途中，遇了御香，吊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拜了御香，抱道，盡，申，掛，分付，與了，黨，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和極，語，下，再說，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箇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使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

先。

無犯。先使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并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壽筵席。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已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過了數日。話休絮煩。忽一日有旱地忽律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一箇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個副將。一箇姓項名克。綽號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箇姓李名麥。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千四根。手中仗一口寶劍。這三箇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箇商量了。要求吞併俺梁山泊人寨。小弟聽得說。不得不報。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我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箇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愿引本部

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宋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徑奔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乃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三軍人馬來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嘍囉上山報知，且說史進把火華山帶來的人馬擺開，史進全身披掛，騎一疋火炭赤馬，當先出陣，怎見得史進的英雄，但見

久在華州城外住，舊時原是莊農。學成武藝慣心曾，三尖刀似雪，渾赤馬如龍。體掛連環鐵鎧，戰袍風颭猩紅。雕青鑄玉更玲瓏。江湖稱史進，綽號九紋龍。

當時史進首先出馬，手中橫着三尖兩刃刀，背後三箇頭領，中間的便是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縣人氏，平生足智多謀，亦能使兩口雙刀，出到陣前，亦有八句詩，單道朱武好處。

道服裁襟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鬚髭垂

星

可張良地

才將范蠡欺

軍中人盡伏

朱武號神機

上首馬上坐著一簪好漢，手中橫着一條白點鋼鎗，綽號跳淵虎。陳達原是鄴城人氏，當時提鎗躍馬，出到陣前，也有「首詩」單道着陳達好處。

生居鄴郡上華胄

慣使長鎗伏衆威

跳

淵虎稱多濟力

下首馬上坐著一箇好漢，手中使一口大桿刀，綽號白花蛇楊春，原是解良縣蒲城人氏。當下挺刀立馬，守住陣門，也有一首詩，單題楊春的好處。

蒲州生長最奇逸

會使鋼刀賽左車

瘦臂長腰真勇漢

楊

春綽號白花蛇

會使鋼刀賽左車

瘦臂長腰真勇漢

楊

四箇好漢勒馬在陣前望不多時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
當先兩個好漢爲頭那一箇便是徐州沛縣人氏姓項名克綽號八
臂那吒使一面團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右手
仗一條標鎗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八臂那吒步行下山有八
句詩單題項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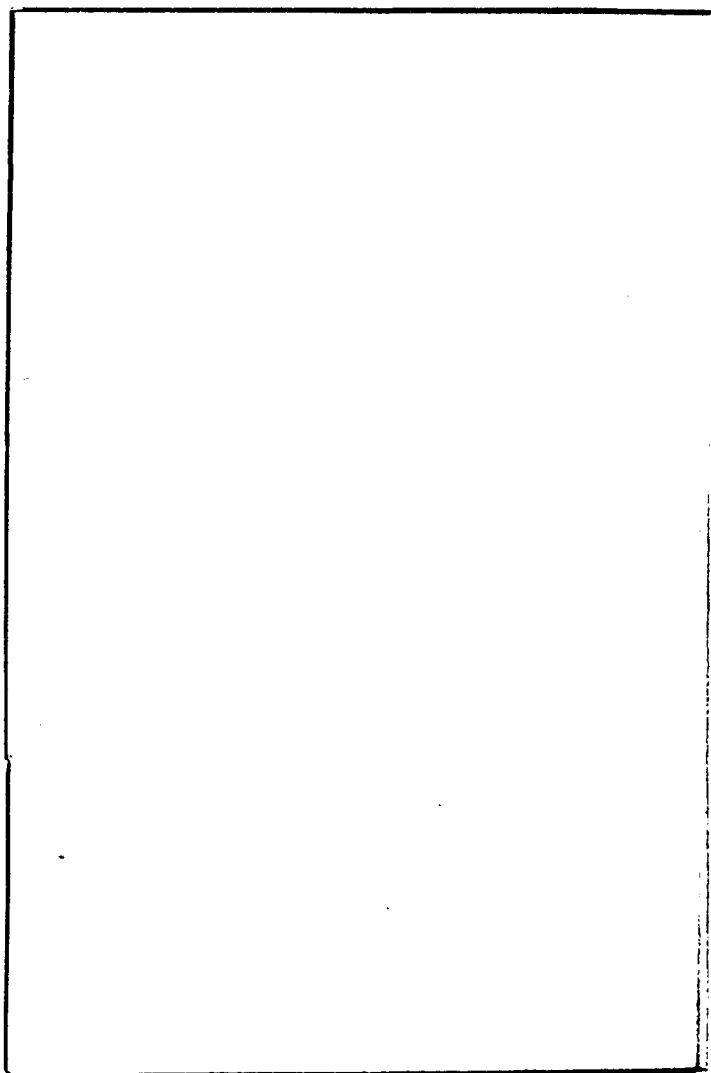
巖峭深遮頂，鋼環半掩腮。
榜牌懸獸面，飛刃插龍胎。
脚到如風火，身先降禍災。
那吒號八臂，此是項克來。

次後那個好漢便是邳縣人氏姓李名袞綽號飛天大聖會使一面
團牌背插二十四把標鎗亦能百步取人左手挽牌右手仗劍後面
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飛天大聖出到陣前有八句詩單題李袞
纓蓋盔兜項，袍遮鐵掩襟。
骨藏拖地膽，毛蓋殺人心。
飛刃齊攢玉，蠻牌滿畫金。
飛天號大聖，李袞衆人欽。

項克李彥見了對陣，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四騎馬在陣前並不打話，小嘍囉篩起鑼來，兩箇好漢舞動團牌，齊上直滾入陣來。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史進前軍抵敵，朱武等中軍呐喊，各自逃生。宋軍被他殺的人亡馬倒，敗退六七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楊春轉身得遲，被一飛刀戰馬着傷，棄了馬逃命走了。史進點軍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議，欲要差人往梁山泊求救。正憂疑之間，只見軍士來報北邊大路上塵頭起處，約有二千軍馬到來。史進等直迎來時，却是梁山泊旗號，當先馬上兩員上將，一箇是小李廣花榮，一箇是金輪徐寧。史進接着，備說項克李彥蠻脚滾動，軍馬遮攔不住。花榮道：「宋公明哥哥見兄長來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兩箇到來幫助。」史進等大喜，合兵一處下寨。次日天曉，正欲起兵對敵，軍士報道北邊大路上又有軍馬到來。花榮、徐寧、史進一齊上馬接時，

才大職大，胆大耳不，然即驚天動地，濟得甚哉。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九終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
鍾伯敬先生批評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暴虎王曹頭市中箭

詩曰

背後之言不可謀，得饒人處且饒人。
却梁山莊寨身，諸將縞衣鬼欲斷。
蓋世英雄骨，權厝荒城野水濱。
九原金鏃恨難伸，可憐

話說公孫勝對宋江吳用獻出那個陣圖，更是漢末一分諸葛孔明，攔石為陣的法，四面公孫分八八六十四隊，中間大將居之，其緣四，旗尾在旋在轉，接天地風雲之機，龍虎為蛇之狀，待他下山沖入，陣來，兩翼齊開，如若個個他入陣，只看七星號帶進處，把陣變為長

動本觀實遣仰越道法教遣去則在睡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却於
坎地上掘下陷坑直逼此處入到於那里兩邊埋伏下撓鈞手推營
撓將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將大小將校依令如此而行再用八
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宋傑陸榮徐寧穆弘孫立史進黃信和
呼柴進呂方郭盛攪設中軍宋江與川公孫勝帶領陳達唐旌呼宋
武攪引五個寨主在透山高坡上看對陣報軍是日已牌時分衆軍
近山擺開陣勢插旗擂鼓擡賊只見砦碼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
地價響三個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
克李玄中間將上擡出那個為頭的好漢姓樊名瑞祖貫濮州人氏
幼年學作全真先生江湖上學得一身好武藝馬上慣使一個流星
錘神出鬼沒祈將率旗人不敢近陣號作混世魔王怎見得樊瑞英
雜有世法月為証

頭散青絲細髮身穿絨絨皂袍連環鐵甲晃寒霄慣使鉞鎗更妙
好似北方真武世間伏怪除妖雲遊江海把名標混世魔王緯號
那個混世魔王樊瑞騎一匹黑馬立於陣前上首是項克下首是李
衣那樊瑞雖會使神術妖法却不識陣勢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
擺成陣勢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克李衣道若見
風起你兩個便引五百滾刀手殺入陣去項克李衣得令各執定纛
牌挺着標鎗飛劍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
星銅鎚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狂
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愁地暗日月無光項克李衣納聲喊帶了五百
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來便分開做兩下項克李衣
一撓入陣兩下里強弓硬弩射住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去其餘
的都回本陣去了宋江在高坡上望見項克李衣已入陣裏了便叫

陳達把七星號旗一招。那座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項充
李袞正在陣裏東趨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武把小旗
在那里指引，他兩個投東，朱武便整東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公孫
勝在高埠處看了，便拔出那松文古定劍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
疾！只見風盡隨着項充、李袞，脚跟邊亂捲。兩個在陣中只見天昏地
暗，日色無光，四邊並不見一個軍馬。一望都是黑氣，後面跟的都不
見了。項充、李袞心慌起來，只要奪路回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正走
之間，忽然地雷大振，一聲兩個在陣中叫苦不迭，一齊搗了雙腳，翻筋
斗顛，下陷馬坑裡去。兩邊都是撓鈎手，早把兩個搭將起來，便把麻
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把鞭稍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
瑞引人馬奔走上山，走不迭的，折其大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
前坐下。軍使早解項充、李袞到於麾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

言把盞說道二位壯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知此不得小可宋江
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禮請上山同聚大義蓋因不得其便因此
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兩個聽了拜伏在地道已聞及
時而大名誰不知道只是小弟等無緣不曾拜識原來兄長果有大
義我等兩個不識好人要與天地相拘今日既被擒獲萬死尚輕反
以禮待若蒙不殺收留誓當効死報答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個如
何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個回去就說樊瑞來投拜不知頭
領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爲當便請二位同回
貴寨宋江來日專候佳音兩個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
投降我等擒來奉獻頭領麾下有詩爲証

八陣神機世最難 雄才諸葛許誰攀 多謀喜見公孫勝

瑞遠巡便入山

如
人

宋江聽說大喜，請入中軍，待了酒食，換了兩套新衣，取兩疋好馬，叫小喽囉拿了餘解，送二人下山回寨。兩個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喽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瑞問兩個來意如何，項克李袞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說這話兩個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義氣，最重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兩個道我們也爲如此而來。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個一齊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各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筵已罷。樊瑞就拜公孫勝爲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錢糧，馱了行李，收聚

人馬燒毀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路無話。宋江同衆好漢回轉梁山泊來，戴宗於路飛報，聽得回山早報上山來。宋江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欲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有一個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弟赤鬚黃髮，都呼小人爲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疋好馬，雪練也，侶價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又高又大，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照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凌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魯家五虎奪了去。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有不識的言語。小人

不敢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痔雖是骨瘦形羸。却甚
生得奇怪。怎見得有詩爲証。

焦黃頭髮鬍鬚捲，盜馬不辭千里遠。
強夫姓段涿州人，被
人喚做金毛犬。

宋江見了段景住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
勸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并衆頭領
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項充李衮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
都參拜了，打起貼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
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并四
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疋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會
頭市探聽那疋馬的下落消息，快來回報。且說戴宗前去會頭市探
聽去了，三五日之間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會頭市上，共有三千

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麻，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曾長者，生
下五個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豹兒子喚做曾奎，第二個喚做曾參，
第三個喚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
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在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扎
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愿說他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
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瓦千星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
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處，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
道：

搖動鐵鎖鈴，神鬼盡皆驚，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掃盡梁山清
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
下盡聞名。

晁蓋聽了，戴宗說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

九一遺不捉的此輩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小弟愿往，晁蓋道：不是我要奪你的功勞，你下山多遍了，廝殺勞苦，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賢弟去。宋江苦諫不聽，晁蓋忿怒，便點起五千人馬，請啟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晁蓋點那二十個頭領：林冲、呼延灼、徐寧、穆弘、劉唐、張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楊雄、石秀、孫立、黃信、杜遷、宋萬、燕順、鄧飛、歐陽綉林、白勝，共是二十一人頭領，剖領三軍人馬下山。征進曾頭市，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饒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此乃不祥之兆。見長竿出軍，宋江勸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時，却去和那廝理會。未幾晚矣，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惟趁此春暝之時，不去拏他，直待養成那廝。

氣勢却去進兵。那時過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宋江
那里進拘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也快不已。回到山寨。再叫
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
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
多好漢立馬看時。果然這曾頭市是箇險隘去處。但見

週廻一遭野水四圍三。面高崗。塹邊河港似蛇盤。濠下柳林如雨
密。凭高遠望綠陰濃。不見人家附近潛窺。影亂深藏寨柵。村中
壯漢出來的。勇似金剛。田疇小鬼。生下的。便如鬼子。僧道能輪棍
棒。婦人慣使刀鎗。果然是鉄壁銅牆。端的盡人強馬壯。交鋒盡是
哥兒將。上陣皆爲父子兵。

晁蓋與衆頭領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
百人。當先一個好漢。戴熟銅盔。披連環甲。使一條點鋼鎗。騎着死冲

陣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
正要來拏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如何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
晁蓋大怒回頭一觀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
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兩個交馬鬪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曾魁閉到
二十合之後料道關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
馬不趕晁蓋領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
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平明引領五千入馬向曾
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擂鼓納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
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土首
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參曾魁右邊曾昇曾
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那疋却是千里玉獅
子馬手裡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裡推出數輛陷

車放在廳前。曾奎指着對陣罵道：「友國草寇見俺陷車麼？我曹家府裡殺你死的不美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隔車裡解上東京碎屍萬段。你們趁早納降，再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鎗出馬，直逢曾奎。衆將怕晁蓋有失，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曹家軍馬一跌步退入村裡。林冲呼延灼紫羅護定晁蓋，東西趕殺。林冲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看得兩邊各皆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友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道：「只是鬱鬱自己，不樂在寨內，一連了三日，每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曾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和尚，直到晁蓋寨裡來，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個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祖監寺僧人，今被曹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

踐囉哩。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爲。小僧已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特
地前來拜請頭領。入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見。蓋見說大喜
有詩爲証。

間諜從來解用兵，陳平昔日更專精。
却慚晁蓋無先見，隨

着禿奴暮夜行。

晁蓋便請兩個和尚坐的。置酒相待。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
莫非有詐。」和尚道：「小僧是個出家人。怎敢妄語。」又聞梁山泊行仁義
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因此特來拜投。如何故來毀賺將軍。况兼
曾家未必贏得頭領大軍。何故相疑。晁蓋道：「兄弟休生疑心。懼了大
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休去。我等分一半人馬去劫寨。
哥哥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自去。誰肯向前。你可留一半軍馬在
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

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歐鵬阮小七燕順
杜遷宋萬白勝當晚造飯吃了馬摘鬃鈴軍士啣枚黑夜疾走悄悄
地跟了兩個和尚直到華法寺內看時是一個古寺晁蓋下馬入到
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和尚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僧衆和
尚道便是魯家畜生孀孀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并幾個
侍者自在塔院裡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
到那廝寨裡晁蓋道他的寨在那裡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
寨裡便是魯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別的不打
緊這三個寨便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
天氣再待三更時分他無準備初聽聽得曾頭市上整整齊齊打更
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和尚道軍人想是已睡了
如今可去和尚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

看和尚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路雜難行，又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裡金鼓齊鳴，喊聲撼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個灣，撞出一匹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不期一箭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却得呼延灼、燕順兩騎馬死併將去。背後劉唐、白勝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住，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三阮、宋萬、杜迂水裡逃得性命，帶人去二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歐鵬都回到帳中。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却是一枝藥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三阮、杜

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五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見天王哥下山寨不想遭這一傷正感了風折認標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這曾頭市急切不能取復呼延灼道張清等宋公明哥哥將令來方可回軍有詩爲証

威鎮邊陲不可當 梁山寨主是天王
最憐率爾圍曾市 遣使英雄一命亡

當日衆頭領悶悶不已衆軍亦無戀戰之心人人都有還山之意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五個頭領都在寨中細聞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嗟咨嘆惜進退無措忽聽的伏路上校慌急報來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正面山字火把齊鳴照晃如同白日四下裡吶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曾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

元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親手敷貼藥餌，灌下湯散。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屍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保重，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言罷便瞑目而死。」宋江見屍蓋死了，比似喪考妣一般，哭得發昏，衆頭領扶策宋江出來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宋江哭罷，便教擗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

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并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把那枝誓箭就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公孫勝吳用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出保義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吳用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治國一日不可無君於家不可一日無主今日山寨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萬里疆宇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宋江道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遺言臨死時囑道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亦不可忘了又不曾報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吳學究又勸道晁天王雖定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

宋江傳

第二十一回

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誰敢當此位寨中人馬如何管領然雖
遺言如此哥哥權且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較宋江道軍
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仇雪恨已了拏住史文
恭的不拘何人湏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
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這黑厮又來胡說再休
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厮舌頭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長請哥
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吳學究道這厮不識尊卑的人兄長不
要和他一般見識且請哥哥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權居主位坐
了第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右一
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權居
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氣相從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
道如今山寨人馬驟多非比舊情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聚義

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一層
圍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有詩
爲証

英雄晁蓋已歸天
王寨公明在所先
從此又頒新號令
分
兵授職盡恭虔

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
第二位軍師吳學究
第三位法師公孫勝
第四位花榮
第五位秦明
第六位呂方
第七位郭盛
左軍寨內
第一位林冲
第二位劉唐
第三位史進
第四位楊雄
第五位石秀
第六位
杜遷
第七位宋萬
右軍寨內
第一位呼延灼
第二位朱仝
第三位戴
宗
第四位穆弘
第五位李逵
第六位歐鵬
第七位穆春
前軍寨內
第一位李應
第二位徐寧
第三位魯智深
第四位武松
第五位楊志
第六位馬麟
第七位施恩
後軍寨內
第一位柴進
第二位孫立
第三位

黃信第四位韓滂第五位彭瑁第六位鄒飛第七位薛永水軍寨內
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
張橫第六位張順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
山前第一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
項克李孜守把金沙灘小寨內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個守把
鴨嘴灘小寨內令李忠周通鄒潤鄒潤四個守把山後兩個小寨左
一個旱寨內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各一個旱寨內令朱武陳達楊
春六人守把忠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
信金大堅掌美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砲臺振管造船孟康管造
衣甲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造房
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造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
興白勝下山四路作眠酒店原協定朱貴藥料時迁李立孫新領大

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未公明
爲寨主，盡皆歡喜，人心悅服。諸將都皆拱聽約束。宋江聚衆商
議，欲要與晁蓋報仇，興兵去打曾頭市。軍師吳用諫道：哥哥庶民居
喪，尚且不可輕動，哥哥興師，且待百日之後，方可舉兵。未爲遲矣。宋
江依吳用學究之言，守住山寨居喪，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
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僧人，只
爲遊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吃齋之次，閒
話間，宋江問起說北京圓大師龍華寺住持，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
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吳用聽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
們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裡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
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

海寨中若得此人時何怕官軍縱捕豈愁兵馬來臨吳用笑道哥
何故自喪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
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勾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
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畧施一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
下爲智多星端的是不枉了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
人上山吳用不慌不忙登兩個指頭說出這段計來有分教北京城
內黎民廢寢忘食梁山泊中好漢驅兵領將正是計就水鄉添虎將
謀成市井賺麒麟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改聚義聽爲忠義堂是木濟中第一關節不可艸艸看過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一

竟陵鍾 鍾伯敬父 批評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隔金沙渡

滿庭芳

通天徹地能文會武廣交四海豪英育歲錦綉義氣更高明滿
綸巾野服笑談藉自羽麾兵聚義處人人瞻仰四海久馳名韻度
同諸葛運籌帷幄勳忠誠有才能冠世玉柱高擎遂使玉麒麟
伏命風雷驅使天丁梁山泊軍師吳用天上智多星

話說這篇詞單道着吳用的好處因爲這龍華寺僧人說出此二語
至麒麟盧俊義名符與宋江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盡一
忠誠之心捨死忘生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

次不知

箇人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吳用大笑，道：「人是誰？」
是好漢黑旋風李逵，宋江唱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下
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的勾當，你性子又不
好，去不的。李逵道：「你們都道我生得醜，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
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
逵叫道：「不妨，我定要走去。」一遭。吳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帶你
去。若依不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真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
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却開
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
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的這三件，便帶你
去。」李逵道：「不吃酒，做道童，却依的。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却是驚殺我。」

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
銅錢便了宋江道兄弟你若堅執要去恐有疎失休要怨我李逵道
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不到的人只這般把他牽了去少也砍他娘
千百箇烏頭纜籠衆頭領都笑那里勸得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
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叫李逵打
扮做道童挑簾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
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却遇天色晚來投
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毆的苦行了幾日趕到
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的店小二吐
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的啞道童我小人不與他燒火打
的小人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

不在此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吃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廝苦死要來一路上毆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要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不敢吳用道我再和你打箇暗號若是我把頭來搖時你便不可動且李逵應承了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怎見的

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綵呂公繚着一隻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付賽黃金熟銅鈴針李逵戴幾根鬚髻黃髮結兩枚渾骨丫髻黑虎軀穿一領籠布短褶袍飛熊腰勒一條雜色短鬚緋穿一隻蹠山透土靴擔一條頭木拐棒挑着箇紙招兒上寫着請命談天卦金一兩

吳用李逵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行無一里却早望見城門端的好箇北京但見

城的地處通衢，商旅週迴，鹿角交加，四下里排又密布，敵樓雄壯，
續紗雜練，旗幟滿道，地平森羅，刀輪劍戟，鐵糧浩大，人物繁華，千
百處舞榭歌臺，翠萬鹿林官秀宇，東西院內，笙簫談樂，墮天南北，
店中行貨，錢財滿地，公子勝金鞍駿馬，佳人乘翠蓋珠鞍，千員猛
將，繞層城，百萬黎民居上面。

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
北第一箇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天軍鎮守，如何不罷得整齊，
且說吳用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却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左右約有
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箇把門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吳用向前施禮，
軍士問道：秀才那里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箇道童姓李，江
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交軍士看了，
吳人道：這箇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道：正待要發作

吳用慌忙拖頭來拍李逵，低頭與用向前，與他問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三分靈氣，却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眼裡背後腳高，低望市心裏來，吳用手時搖着鈴，口裏念四句口號道：

雄雞鳴早，牙連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

吳用又道：「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因知道，若要問前程，先請

錘一兩，說罷，又搖鈴，鈴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箇，跟着着了笑，却好轉到廝員外解廝，廝首自散，自笑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閃動，廝員外正在解廝，廝助坐地，看着那一班土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鬧，與當直的情道，知何街上，熱鬧當直的情報，廝員外端的好笑，街上

一箇別處來的美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美一命，誰人捨得？後頭一箇眼的道童，且是生的滲瀨，走又走的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他來，也是天罡。畢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何人請我當直？」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喚道童跟着，轉過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鸞頂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前來。見盧員外時，那人生的如何，有蒲庭芳詞爲證。

目炯雙瞳，眉分八字，身軀九尺，如銀威風凜凜，儀表似天神，義膽忠肝貫日，吐蜺蜺志氣凌雲，馳聲譽北京城內，元是富豪門，殺虜臨敵處，衝開萬馬，掃退千軍，殲赤心報國，建立功勳，慷慨名揚宇宙，論英雄播滿乾坤，盧員外，姓名俊義，河北玉麒麟。

這篇詞單道盧俊義豪傑處，吳用向前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禮，問道：

先生貴鄉何處。學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自號諱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美皇極先天數。知人生死貴賤。封金白銀一兩。方纔笑命。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已罷。叫當道的取過白銀一兩。放於桌上。權爲壓命之資。煩先生看賤造則箇。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美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來高。只求推美。目下行禍。則箇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鑊。美子來。排在桌上。美了一回。拿起鑊子。卓上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員外若不見怪。當以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之家。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

既計全
在此

人全

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又無寸男爲盜，亦無隻女爲非。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銀付，遠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諂佞，罷罪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常惡言。小生告退。盧俊義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戲耳，願聽指教。吳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見怪。盧俊義道：在下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向都行好運，但今年時犯歲君，正交惡限，目今百日之內，屍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筯子搭了一回，便回員外道：則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難。雖有些驚恐，却不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的，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後日應驗。方知小生靈處。盧俊義道：叫取筆硯來，便去白粉壁上寫吳用口歌四句。蘆花叢裏一扁舟，俊傑俄從此地遊。義士若能知此理，

不知

躲避難可無憂

作人

當時盧俊義罵罷吳用收拾起筭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恨下小生負卦，改日再來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楊林兒走出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美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裏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爭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圈套，準備機關，迎接盧俊義。他早晚便來也。且不說吳用、李逵還寨，却說盧俊義自從算卦之後，寸心如割，坐立不安。當夜無話，捱到次日天曉，洗滌罷，早飯已了，出到堂前，便叫當直的去喚衆多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箇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邊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俊義對他的性命，養他家中，因見他勤謹，寫的美的，教他管領。

家閒事務五年之內，直擢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箇行財管幹，一家內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箇人說猶未了，」攔前走過一人來看那來人，怎生模樣。但見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細鼻十分，腰細膀潤，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絨圍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十隻土黃皮油膀脚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護頂一枚香羅手帕，腰間斜插名人扇，簪畔常簪四季花。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焉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叫一箇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過龍花綉，却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簪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

不則其身好花樣，那人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新白道，索頂真錢，
原無有不能，無有不曾，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井，
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的，拿着一張川琴，只用三枝短箭，却外落生，
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箇虫蟻，若賽錦標社，
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
排行第一，官名單諱箇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曾有一篇沁園春詞，單道着燕青的好處，但見

屏若塗朱，睛如點漆，面似堆瓊，有出人英武，凌雲志氣，資稟聰明，
儀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馳名，伊州古調，唱出遶梁聲，果然是
藝苑專精，風月叢中第一名，聽鼓板喧雲，笙聲嘹唳，暢叙幽情，棍
棒參差，揎拳飛脚，四百軍州，到處驚人，都羨英雄領袖，浪子燕青，
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都上廳聲勢了，做兩行立住，李固

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美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東南方有箇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悔三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慎矣常言道賣上賣封轉回說話休聽那美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上頭聽小乙愚見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從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箇美命的

胡請到取是洞山泊及人假粧做陰陽人來扇惑要賺玉人那思落
草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豈言兩句盤倒那女生到教
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
男女打甚麼緊我觀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
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美箇男子大丈夫說猶未可屏風背後走出娘
子來乃是盧員外渾家年方二十五歲姓賈嫁與盧俊義纔方五載
琴瑟諧和娘子賈氏便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
不如屋裏休聽那美命的胡說搬了海欄一箇家業耽驚受怕去虎
穴龍潭裏做買賣你且在家內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
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自古禍出師
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托
主人福慶學的些箇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

路上便有些箇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的三五十箇開去，留下笑
 都管着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
 要帶李固去，他湏省得？」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
 別人管帳，只教你做箇樁主。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
 十分走不的多路，盧俊義聽下大怒道：「義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
 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箇再阻我的，教他知我
 拳頭的滋味。」李固嚇的面如土色，衆人誰敢再說，各自散了。李固只
 的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大平車子，喚了十箇脚夫，四
 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
 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箇箇都分付了。當晚先
 叫李固引兩箇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
 淚而去。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取出器械

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出門上路看盧俊義時怎生打扮卻是
頭戴范陽遮塵帽空拳來大小撒髮紅纓斜紋緞子衣杉查開五
指梅紅線縑青白行纏抓住鞵口軟絹鞵襯多耳麻鞋腰懸一把
鷹翎獨銅鋼刀海驢皮鞘子手拿一條摸山攪海棍棒端的是山
東馳譽河北揚名

當下盧俊義拜辭家堂已了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箇月少只
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頗寄書信回來家中知道說
罷燕青在面前拜了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
三瓦兩舍打閑燕青道主人在上小乙不敢偷工夫閑耍主人如此
出行怎敢怠慢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詩一首單道盧俊義
這條好棒有詩爲証

掛壁懸崖欺瑞雪、撐天拄地撼狂風。

雌然身上無牙爪、

雄

水巴山秃尾龍

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箇伴當先去，俾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吃省的擔閣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箇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箇直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濶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吃點心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房內，倚了棍棒，掛了毡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吃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宿夜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箇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口，于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

悄悄過去休的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
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箇包袱，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
哥討了四根竹竿，每一根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拷拷大小幾箇字寫
道：「有詩爲証。」

慷慨北京盧俊義

遠賦貨物離鄉地

一心只要探強人

那

時方表男兒志

不是親
兄弟
兄弟

李固等衆人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
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却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
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
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着。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厮們都和
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再苦不迭，衆車脚夫都癩呆了。李固跪在地
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做羅天大醮。」

紅樓夢
大觀園
癸卯年
癸卯年
癸卯年

盧俊義嘆道：你省的甚麼？這籌計也安敢和鴟鵂厮併？我思量平生學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里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已準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箇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纏在車子上，撇了貨物，不打緊，且收拾車子捉人。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願。若你們一箇不肯去的，只就這里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從了行。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捍棒上。三箇丫兒扣牢了，趕着車子，迤邐山泊路上來。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淌一步。盧俊義只領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的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和兩箇當值的沒躲處。盧俊義

獲擒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叫苦。盧俊義唱道：
我若糊塗，你們與我便縛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
囉來，聽得後面鑼聲，衝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裡一
聲砲響，托地跳出一壽星漢，怎地模樣，但見

壽星紅頭巾，金花斜戴，鐵甲鳳盔，錦衣綉襖，血染龍鬚，虎威雄暴。大
斧一握，人皆嚇倒。又詩曰：

鐵額金睛老大虫，翻身跳出樹林中。一聲咆哮如雷震，萬

里傳名點旋風。

當下李逵手搦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俊義猛省
唱道：我如前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那
厮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開教你人打死，箇個不留。李逵呵
呵大笑道：你這箇中子，俺的軍師計快來，速把交椅盧俊義

大怒措着手中朴刀來圍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圍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裡便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將入來。李逵在林木叢中。東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拾入林來。李逵飛逃。亂松裏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道一箇人也不見了。却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一個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認得俺麼。盧俊義看時。却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柁杖。盧俊義問道。你是那里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洒家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哥哥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上山。盧俊義嘿。嘿。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撚手中朴刀。直取那和尚。魯智深掄起鐵柁杖來迎。兩個圍不到三合。魯智深掄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裡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趨將來。盧俊義不趕和尚。來圍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

中
地

知
得
道

俊義哈哈大笑我不趕你你道賊賊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
下一個人在那里叫道盧員外你如何養得豈不聞人怕落湯鐵炮
落爐哥哥定下的計策你待是那里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厮是誰
人笑道小可便是赤髮鬼劉唐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村刀
直取劉唐方纔聞得三合剌斜裏一箇人大叫道好漢快遮棚穆弘
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箇兩條村刀雙開盧俊義正閉之間不到三
合只聽的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
便轉身閃背後的好漢却是撲天鵬李應三箇頭領寸字脚固定盧
俊義全然不慌越棚越籠正好步圍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箇
頭領各自賞個破綻一齊拔步去了盧俊義又聞得一身臭汗不去
起他再回林子邊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
口裡只管叫苦有詩爲證

避火固作泰山燒。晴裏機關不自由。來處妻孥俱撒下。

吞水滄釣魚餌

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里打一望。只見遠遠懸山坡下一夥小兒。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金圓二十人。連連串串縛在後面。鳴鑼捕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心如火熾。氣似烟生。捉着杆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箇好漢。叫一聲道。那里去。一箇是美髯公朱仝。一箇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輩。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仝手。撚長髯大笑說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得。中了俺軍師妙計。便助坐兩翅也。飛不出去。快來大寨。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杆刀。直趁二人。朱仝雷橫各將兵器相迎。王簡問不到。王合兩箇。自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酒是趕翻。一箇却纔認得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個好漢都不見了。只聽

點位

得山頂上鼓被吹簫仰面看時風篩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綉着雙
 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錦金傘下蓋着宋江左有吳
 用右有公孫勝一行卻從二百餘人一齊聲喝道員外別來無恙麼
 俊義見了越怒指着他罵罵山上我用勒道兄長且須息怒宋公明久
 聞員外清德實慕威名特令吳玠親詣陽鶴賺員外上山一同替天
 行誼請休是責虛俊義為馬無端草賊高賊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
 卒擡花柴拍次取箭看者虛俊義明道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
 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驀地一箭正中虛俊義頭上他驚見的紅纓吃
 了一驚回身便走上山說道這地只見霹靂火赫明豹子頭林冲引
 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東山邊殺出來只見雲霧轉轉延灼金鎗手
 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虛俊義走投
 沒路看者天色漸晚脚底疼痛肚裏飢餓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

獨走約莫黃昏時分，烟迷遠水，霧鎖深山，星月微明，不分髮莽。正走之間，不到天盡頭，湏到地盡處，看看走到鴨嘴灘頭，只一望時，都是蒲日，蘆花茫茫，烟水蘆花，義義看見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好人言，今日果有恁惶事，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箇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正是」

生涯臨野渡，茅屋隱晴川。
沽酒漁家樂，看山滿意眠。
撐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驚起閑鷗鷺，衝開柳岸烟。

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里？」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箇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二箇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最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

非審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擣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
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葦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
也似來船上有兩箇人前面一箇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木篙後面那
箇搖着橈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生來不會讀詩書且施梁山泊內居
准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鱖魚

盧俊義聽得吃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右邊蘆葦葦中也是兩箇
人搖子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橈有唧啞之聲前面橫定篙口裏
也唱着山歌道

乾坤生我滾皮身賦性從來要殺人
萬兩黃金渾不愛
一心要捉王顯赫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自覺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

金瓶梅
卷之八

立着二箇人，倚棹觀來，道：「義士若能知此理，及」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及

及

躬逃難可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的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聽了，心內轉驚，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擺船近岸。那漁人呵呵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快生在澤陽沮洳，上落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貴外若還不背降時，送原性命。盧俊義大驚，唱一聲說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就擗將來。李俊見朴刀擗將來，拿定掉牌，一箇背拋筋斗撲咚咚的，滾下水去。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把轉朴刀又擗將下水去。只見那隻船，那箇人從水底鑽出來，叫一聲：「乃是浪裏白跳張順托手。」

...稱廟時本港把船推出...
...正是錦掛村風...
...且聽下周分解

總評

今之美俗...
...多矣人不稱...
...也

仙橋先生遺集卷之六

卷之六 雜詩 批

卷之六 雜詩

林金甫詩一首 劫後身存夢既覺

詩四

補遺浩茫雲霧裏 望星應合泰山東 岸邊埋伏金睛獸

虞河痛五爪龍 風浩蕩 月朦朧 法華因處顯英雄 麒麟

慢有擎天力 忽出軍師妙計中

誰說這虞侯義膽是了得 却不曾水被浪裏白跳張順 非細小船倒

撞下木剎張順却在木底下翻腰抱住 又鑽過對岸來 撈了村刀張

順掄起風像殺而逾岸邊來 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殺

上京來國賊助住船 賊人盡換了濕衣服 便要將索綁縛吳兒

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者得傷犯了盧員外真體隨即差人將
一包袱銀衣絛襖與盧俊義穿着八箇小喽囉擡過一乘轎來扶盧
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
馬朝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一
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
俊義亦跪下邊禮道既被擒捉願求早死宋江大笑說道且請員外
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
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照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
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得拜識太慰平生却饒衆兄弟甚是冒瀆萬
乞恕罪吳用坐前說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
爲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進兵行道某江便請盧員外坐第
一把交椅盧俊義答禮道小才無識無能誤犯虎威萬死尚輕何敢

想。宋江陪笑道：「怎敢相識。實慕員外威德，如飢如渴，萬望不棄。茲
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回說，寧死亡實難從命。吳用道
來日却又商議，當時整備酒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了。
盃。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羊。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
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謙讓，在中間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
話。道：「夜來甚是冲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
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答道：「頭領差矣。小
可身無罪累，頗有些小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寧死實難聽
從。吳用并衆頭領一箇箇說，盧俊義越不肯落草。吳用道：「員外既然
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難得員
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畧住數日，却送還宅。盧俊義道：「小
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知道這般的消息，憂損了老小。吳用道：「這事

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隨去員外送去幾日却轉妨正面上交情

坐定都放了心吳用道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

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箇大銀把與李固兩箇小銀賞發當直的那

十箇車脚夫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

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分付娘子不要憂心我過三五日便回也李

固只要脫身滿口應說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便

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固下山便來也有詩為證

梁山人馬太喫囉 生賺盧公入網羅 抵死不為非理事 未

知終如果如何

吳用這次起身已有計了只推發送李固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

固和兩箇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

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向土人已和我

吳用此
計太毒

知仔細
怨心

如
何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
詩在家裏壁上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箇字每一句包着一箇
字蘆花蕩裏一扁舟包箇蘆字俊傑那能此地遊包箇俊字義士手
提三尺劍包箇義字友時須帳速回頭包箇友字這四句詩包藏盧
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
泊幸短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去休指望你主人回來李固等只顧
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迤回北京正是驚魚脫却
金鈎去擺尾搖頭更不回話分兩處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
到忠義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令色說誘盧俊義筵會且到二更方
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承衆頭領好意相留
在下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
日宋江梯已聊備小酌對面論心一會勿請推却又過了一日明日

又當
此節更

宋江請後日吳用請大後日公孫勝請話係絮繁三止餘無主應願
領每日輪一箇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
尋思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
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
般員外十分倦等衆人當做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磚兒
何厚瓦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捨着一條性命直往北京講得
你來却不吃我弟兄每筵席我和你肩尾相結性命相撲與學究大
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甚是荒唐員外休怪見他衆人薄意再住
幾時不覺又過了四五月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那機軍師朱武將
引一般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
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吃我們的
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悔之晚矣吳用起身便道你們

山治志
不往來
惟徐何
必無音

不緊煩惱我，與你共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詩
方終，缺意。盧俊義和衆人，不過只得延延，可幾日，前後却好二四
十日，自離北京是四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月，有餘，但
見金風淅淅，玉露淅淅，又早是中秋節近。盧俊義思量歸期，對宋江
訴說。宋江見盧俊義思歸苦切，便道：這箇容易，來日金沙灘送別。盧
俊義大喜，有詩爲証。

一別家山歲月餘，寸心無日不思家。此身恨不生雙翼，欲
借天風過水涯。

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托
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推道：非是盧某說口，金帛錢財家中頗有，但
得到北京盤纏足矣。賜與之物，決不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
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

夜來渡得丁卯日，到得北京，日也薄，縣姓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
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林店，飛逃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
頭巾破碎，衣裳藍縷，看着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攬眼看時，却是
浪子燕青，便問燕青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理不是說話處。盧
義轉過土橋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數日，
李固回來，對娘子說道：「主人歸順了梁王泊球江，燒了第二把交椅，
如今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真怪！燕青違拗，將我趕
出山門，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
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檢舉官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無
人敢着小人。在城中安不得身子，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權在巷內安
身，主人可憐，小人有請，再他來山泊球江別做箇商議，若入城中，必中
圈套。盧俊義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箇休來放屁。燕青又

大
小

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庵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昔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交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間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迤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吃了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只怕發怒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慢慢地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吃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廬員外吃。方纔舉筋，只聽得

新 梁 氏 更

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箇做公的槍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
疑被做公的綁了一丈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
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箇把盧俊義拿到當面賣
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厮是北京本處百
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來裏
勾外連要打比京今被擒來有何非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
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封先生來家自出訛言扇惑良心驟賺到梁山
泊軟監過了四箇月今日幸得脫身歸來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
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
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里招
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
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

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
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堂，實事難以抵
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
情。炭肉無情。杖子你便搥了，也只吃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
了錢，張孔目廳上稟說道：「這箇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
「說的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由分說，打的
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仰天歎曰：
「是我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
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
當日推入牢門，吃了三十殺威棒，押到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坑上
坐着那箇兩院押牢節級帶骨劊子，把手指道：「你認的我麼？」盧俊義
看了不敢則聲。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兩院押牢稱蔡福，堂堂儀表氣凌雲。腰間紫繫青樂帶，頭上高懸墊角巾。行刑問事人傾膽，使索施枷見斷魂。滿郡誇稱鐵臂膊，殺人到處顯精神。

這兩院押獄兼克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為鐵臂膊。傍邊立着一箇嫡親兄弟，姓蔡名慶，亦有詩稿證。

押獄蔡中稱蔡慶，眉濃眼大性剛強。黃紅衫上插鴻鵠，茶褐衣中綉木香。曲曲領沿深染皂，飄飄博帶淺塗黃。金環燦爛頭巾小，一朵花枝插異砂。

這箇小押獄蔡慶，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氏，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挂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羅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箇死囚帶在那一關牢裏，我家去走一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

蔡福起身出離伴即來只見門前牆下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晃着
 銀鏡面帶憂容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七哥你做甚
 麼燕青跪在地上舉着兩錠珠淚告道敝節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
 人盧員外吃屈官司天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化得這半罐子
 飯權與主人烹饌節級哥哥怎地做箇友便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
 娘說罷淚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
 吃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蔡福轉過州橋來只見一箇茶肆
 上叫住唱道節級有箇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
 蔡福來到樓上看時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
 教李固道好不厮賭借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醜翻
 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笑鉢盂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
 小人自去扣鞫若無送飯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湯虐注

難欺你的那膽心昧已勾常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
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吃
不的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
固你割貓兒尾伴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箇盧員外只直得這一
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
固便道金子有在這里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
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
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相起蘆簾隨即入來那人叫聲蔡節
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箇人生得十分標致有詩爲証
身穿鴉翅青團領 腰繫羊脂玉圍粧 頭戴鷄鷄冠一具 足
躡珍珠履一雙 規行矩步端詳士 目秀眉清年少郎 禮賢
好客爲柴進 四海馳名小孟嘗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道：「你姓甚名誰？」那人道：「姓高，名衙，字林，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賺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勾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此，告知。如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壕邊，無貨無憑，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箇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親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的。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體要踴躍，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士圍

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拜謝道既蒙語諾當報大恩出門喚過從人取出黃金一包遞在蔡福手裏唱箇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箇不會走的蔡福得了這箇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平生最會決斷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奸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胡盧提配將出去救的救不的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牢中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俺箇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贊相公不肯已有入外利要留他性命你自去

這條活路都與金可

上...川嘴付下來我這裏何難奪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

那送錢人去嘴托梁中書道這疑押串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

道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里厮推張孔目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

拖延一日日期祭福施奠又扶國節教及早發落張孔目將文案來

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來斷張孔目道小使酒來盧俊義雖有原告

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備是扶同話誤難問真犯

脊杖四十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

明正與下官相舍隨喚祭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

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三十斤鐵葉盤頭枷懸廳前

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

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問來被高太尉

教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箇能幹就留在宿守司看管

林冲

林冲

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
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
程有詩爲証

賈氏奸淫最不才 恐將夫主掛刑災 若非柴進行金謀 盧
義安能配出來

且說李固得知只叫得着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
霸到得那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下上面鋪排酒食管
待三盃酒罷李固辨言說道實不相瞞上下盧員外是我仇家如今
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夫沒一文教你兩個送公人想盤纏急待回
來也得三四箇月我沒的相送兩條大銀權在腰裏多果兩程少
無數里乾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仍取臉上去印回來表證教我
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許錢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

李固罪
常勝說

房裏我自尋命。重地薛霸兩兩相覷。沉吟了半响。是了。兩箇大銀如
何不起。食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也是箇
好男子。我倒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
道。我不是忘恩失意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箇。董超薛霸收了銀子。
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進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疼痛。
容在明日上路。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着你這窮
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
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貧屈。含冤。上下看覷。則箇董超罵道。你這
財主們。開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恁們。
幫你去。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兩
籠。都掛在盧員外。柳頭上。況是因大無計。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氣
紛紛。柳絮。對對。寒鴻。飛。心。快。四。海。五。江。悶。腹。隱。千。辛。萬。苦。愁。憂。

之中只聽的橫笛之聲，俊義吟詩一首。

誰家玉笛弄秋聲，撩亂無端惱客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

于吹出斷腸詩。

兩箇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惡，帶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箇村鎮，尋覓客店安歇。舊時客店，但見公人監押囚徒，來歇不敢要房錢。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箇公人，那里到來扶侍罪人？你若要飯吃，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厠下，問小二哥討了箇草柴，縛做一塊，來籠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却再盡力一次，被灰眯了眼睛，重起又喃喃訥訥地罵，激得飯熟，兩箇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吃，兩箇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

將公人
信狀一
半取出

吃了飯，又不佳聲罵。三四吃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房裏去坐地。兩箇自洗了腳，掇一盆百煎滾湯，擦盧俊義洗腳，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箇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箇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吃了出門，收拾了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腳時，却是潦漿泡，點地不得算。那舊草鞋又不見了。董超道：「我把一隻新草鞋與你，却是夾麻皮做的，穿上都打破了，脚出不的門。」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擷，薛霸拿起水火棍，擗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怨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推不動了，可憐見權狀。」歇兩箇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林漸明，和有人行。薛霸道：「我兩箇起得早，早好休困倦，欲要脫林手。」

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
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麻索下來。攬住盧俊義肚皮去。
那松樹上只一勒，交拽過脚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
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薛
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
我兩個，你家土官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
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
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
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慌忙走入林子
裏來看時，盧員外被縛在樹上，薛霸倒臥倒樹下，水火棍撇在
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吃一交仰着臉。四下
里看時，不見動靜，只見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

和小乙
百小乙
形也

小乙箭和待要呼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箇人聽的回聲着
手攢處響起項上草中了一箭兩脚踏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
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麻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柳乾樹邊抱
住盧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開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
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
箇見他相去不豈在信因房裡又見李固請去說話小乙疑猜這廝
們要害主人遺機直躍出城來重人在村店裡被他作賤小乙伏在
外頭備子機裡都獲得本妻跳過城牆冷人却被店內人多不敢
手比及五更初起來小乙知係這根等候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
裡下手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個主人見麼這浪子燕青那把弩
弓三枝快箭端的是在發百中個見

學梅欵款鳥木山根對狀紅老撥手輕視冰漏數索淨袖金線着

意上
山如
乃是

村中寒限。且期要推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等箭眼見得是燕子燕青的事。不宜遲。可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快捕捉拿。却是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又走不動。只得在那里住。活小二聽得有人公事。村坊里排頭說來。回兩個模樣。小二見了。連忙去報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却說燕青無了飯。拿了一簣子去。近邊處尋幾個虫蟻吃。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裡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裡。張特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定。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得叫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恨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裡又飢。身處及渴。一文走到一個土崗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蘇林子裡。

聰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咕噪，噪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房人家討些水煮熟得熟，也得克飢。」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雀朝看燕青，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得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裡合休，箭到靈雀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不要誤我。攀于樹處，正中喜雀後尾，帶了那隻箭，直飛下，勳子去，燕青大踏步，越下崗子去，不見了喜雀，正疑之，只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怎生打扮，但見：

前頭的帶頭，頭上戴後兩個金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脂，腰繫紫藤，腰繫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透，腰繫子，衣襟繫線袖衫，要繫紅繩袋，脚穿踢土皮靴，背了衣包，提條短棒，

一腔忠
義
二死

這兩個人正和燕青打個有勝無勝。燕青轉回身看了這兩個，
思道：「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兩個，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
了拳头，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赶上，把後面帶毡笠
戴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漢子手
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扶將起來，踏住燕青，
掣出腰刀，劈頭便剗。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着誰？」
梁山泊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廝上梁山泊，
甚麼音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
却露出手腕上花綵，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
燕青道：「左右是死，幸性就了，教他捉去，種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
盧員外家浪子燕青，命要上梁山泊報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願
人見說，煙囪大鼓，說道：『黑是不殺你，原來却是燕青哥。』你聽。」

得我兩個麼。穿皂的不是別人。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後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官員外消息。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燕青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在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嘆。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只見人家閉戶。關門。石秀問市口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吃了一場屈官司。送配黃沙州。鳥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

公人隨後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里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
種石秀聽罷走來市曹上看時十字路口是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
上臨街占個閣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只是獨自酌
盃石秀睜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到
吃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塊牛肉請來只顧吃石秀大碗吃了一
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外看時只見家
家閉門舖舖閉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公事快笑了酒
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臨
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皂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鎗交加似雪把
市曹牌前引自混掘後隨押牢節級狽獍仗亦公人猛勇高頭馬走
臨前樓依波關羅及劍林中掌法更猶如追命鬼可憐十字街

心裏要殺合寬負屈人

石秀在樓窓外看時，十字路口，迴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劍子，前
排後擁，把盧俊義押到樓前，跪下，跌背膊，綁着，蔡福拿着法刀，一技
把蔡慶抹着，柳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看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
不的事，做却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
丟那里，領受說罷，人叢裡一聲呼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避開，柳蔡慶
朝納住了，面蔡福，單舉出法刀，在手，游安，孔日高聲讀罷，犯由牌與
人齊賀一聲，樓上石秀，只感那一聲賀裏，舉着腰刀，在手，應聲大叫：「
梁山泊奸漢全數在此，蔡福蔡慶，撒了店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
從樓上，吼聲，前來，舉劍，似欲，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
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母子，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
兼，盧員外，驚得，呆了，嚇定，不，離，梁中書，便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

自引有人馬分兩路把城四圍圍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擁來快
強兵怎出高城峻壘且看石秀盧俊義走向那里出去正是分開陸
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
看下回分解

總評

燕青脫生已自難得石家三郎乃竟以孤身獨力從法場上救
盧生非忠義包身胆智凌絕何以有此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二終

續前卷卷末三

謝陵鍾 惺伯敬父 此評

第六卷 忠厚

宋江與抄北京張大船勝讓取梁山泊

旗由

北京留守張大船勝讓取梁山泊
四面高城嶺然起 西風颯颯馬鳴
時刻便為刀下鬼 紛紛
後擁前遮集如蟻 英雄忿怒舉青鋒 初身
步如飛龍 步兵騎士奔奔走 凜凜殺氣生寒風 太街三市
風飛散隊如猪狗 可憐加寨難抵當 將身就縛如
摧朽 他時奮激豈圖中 膽氣英英大如斗

續前卷卷末三

石秀真
是箇排
命三郎

衆做公的把撓鈎搭住，套索糾纏，可憐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敵衆。兩箇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這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賊萬賊，罵廳上衆人都說呆了。梁中書聽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他兩箇做一處牢裏關着，每日好酒好肉，與他兩箇吃，因此不會吃苦。倒是養得好，却說梁中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有七八十箇，跌傷頭面，儘損皮膚，撞折腿腳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次日城裏城外。

報說將蔡福得梁山泊好漢蔡福不識平康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

看了嚇得鬼飛天，似此花香，帖上寫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六名用布告天下，今爲大宋朝濫官當道，
污吏專權，歐死良民，害及萬姓，北京虜俊義乃豪傑之士，今者敢
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當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俱被擒捉，如是
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若無侵擾，倘若誤傷羽翼，屈壞股
肱，拔寨興兵，同心雪恨，人兵到處，玉石俱焚，天地咸扶，鬼神共佑，
剿除奸詐，殄滅惡頑，談笑入城，並無輕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好
義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悉

當時梁中書看了，沒頭告示，便喚玉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
玉太守是箇善儒之人，聽得說了，道：「這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
夥朝拜幾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里孤城小處，倘若遣差
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意，且

王

不殺這
兩個有
與處

金
是道

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乃奉書呈上，奉太師恩相，知
道三者可教木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北京無事，軍
民不傷。若將這兩箇一時殺壞，仍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
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為未便。梁中書聽了，道：「知府
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發放道：「這兩箇賊徒，非同小可。你若
是拘束得緊，誠恐送命。若教你寬鬆，又怕他走了。你弟兄兩箇，早早
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中
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中懷，拿了鈞首，自去牢中安慰他兩箇，不在話
下。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大刀關達、天正李成，兩箇都到廳前
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箇都監聽
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肯離巢穴？相公何必有步神思？」李
基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

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種絕巢穴領衆前來不
思小將謗其大有定命此賤片甲不回上報國家俸祿之恩下仰平
生所學之志肝膽塗地並無異心願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綵綵
段賞勞三將兩箇辭謝別了梁忠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選帳
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依邊起過十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姓索名
越綽號急先鋒慣使兩把金藤交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
要來打俺北京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隨後却領
軍來索超撥了將令次日點起本却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嶺
靠山下了寨柵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
下了寨柵週圍密佈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磨磨
擦手諸將協心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來到便便要建功有詩爲證
金鼓喧天太寨中人如貔虎馬如龍一心忠赤無餘事只

要當朝建大功

沒頭帖
于如何
便救得
二人性命

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没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是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回到梁山泊寨內，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衆學究道：「當初軍師好意做講，盧員外上山來聚義，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常用何計可救吳瑋道兄長放心。小生亦不應獻一計，乘此機會，能取北京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昨日是僧善展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便喚鐵面孔且裝宣孤撥大軍兵來日起程，要於城下連便進城。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將我也在廳邊歡喜，甚撥與我五百小喽囉，搶到此。」

京把梁中書砍做肉泥，拿住李國和那婆娘，碎屍萬段，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心愿。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北京非比別處州府。且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這般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且看兄弟去如何。若還輸了誓不回山。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誤。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來，容易披掛，鞍馬易得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閉之心，各恨不平，盡想報仇之念，得蒙差遣，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摩拳擦掌，時刻下山。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旗，風李逵部領小喽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喽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十位，青扈三娘。

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虫顧大嫂，部領小喽囉一千，第四撥撲天
鷹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喽囉一千，中軍主將
郝頭領宋江，軍師吳用，旗幟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
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
目將彭玘，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鉄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
左軍頭領雙鞭將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
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淵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并帶炮手轟天雷凌
振，接應耨草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
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唐、宋全、穆弘、四箇
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
話下，有詩爲證。

石秀無端鬧法場，圍扉枷杻苦遭殃。
梁山大舉鷹揚旅，

水

陸橫行孰敢當

却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的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到東家，陣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付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束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盜前來，李成鞭稍一指，軍徒腳踏硬弩，手拽強弓，梁山泊好漢，在東家陣一字兒擺成陣勢，只見

人人都帶茜紅巾，箇箇齊穿緋衲襖，鷲鷲腿緊繫，胸細虎狼腰，窄槍裹壯，玉股叉直進寒光，凹稜簡橫拖冷霧，柳葉鎗，及尖鎗，密鑿如麻，青銅刀，偃月刀，紛紛似雪，滿地紅旗飄火焰，半空赤幟耀霞

光

東陣上只見一員好漢當面出馬，乃是黑旗賊李立，手執雙斧，爭
怪眼，咬碎鋼牙，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旗賊李立在馬
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賒賒真
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割鷄焉用牛刀，
自有戰將建功，不必主將掛念。」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
定，手撚長鎗，引領卻下一百馬軍，飛逾衝將過來。李達膽勇過人，雖
是帶甲遮護，怎擋軍馬一衝，當時凹下，迤走。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
疇來，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擁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
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喽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
纔吃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
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廝們到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

不可說

八道這等草草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慶家村來只見
前面綠旗纓纓，黃旗閃閃，又是一彪軍馬，首先一騎馬上却是一員
大將，結東得自金槍，亦有金杯，騎馬為證。

玉掌肌膚美，金槍樣，有天孫嬌態，金槍煙燭，鱗甲動，銀鬚紅羅絲
襪，玉手纖纖，雙持寶刃，倚着橫槍，柳絲飄秋，波萬種妖嬌，嬌態
隨寶馬當前，霜刃如風，要將催軍，轉騰拾面塵飛，征袍汗濕，殺氣
騰騰，胸中滾滾，人來，腹中將出，關音特得，勝歸來，隱隱笑生
雲水。

縣認這屈丑娘，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女將一丈青，左有顧大嫂，右
有孫立，槍外，前于，徐軍馬，都是七長八短，漢四出五岳，人李成，看
着這等軍人，你問何處，索超與我，向前迎敵，我却分兵，勒捕四正，要
領着，趙國，李金，手執金鞭，拍馬下馬，殺透前，來六丈，清勳，馮

頭望山凹裡，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里趕殺。正趕之間，只聽的喊聲震地，霧氣遮天。一彪人馬飛也似追來，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掉尾不能當顧，急退入庾家疇時，左右出解珍、孔亮部領人馬趕殺。趕來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又殺到來。三員女將攔轉馬頭，隨後殺來，趕的李成軍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拆一陣。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北下營寨。且說李成索超慌忙入城，報知梁中書。連夜再差關遠，連領本部官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關遠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聞其不才，來日愿求一陣，勢不相宜，當夜商議定了。傳令與軍士得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按寨都起。前到庾家疇，早見宋江軍馬於風也似價來，但見

征雲冉冉飛晴空，征塵漠漠迷西東。十萬貔貅聲振地，車廂火砲如雷轟。鞞鼓瑟瑟撼山谷，旌旗獵獵搖天風。餘影搖空翻玉蟒，劍光耀日飛蒼龍。六師鷹揚鬼神泣，三軍英勇豺虎同。彗星煞曜降凡世，六蓬丁甲離青穹。銀盔金甲灑冰雪，強弓勁弩真難攻。人人只欲盡忠義，擒王斬將非邀功。索超李成悉敗走，有如脫兔潛葭蓬。敗軍殘卒各逃命，陸路恐懼心忡忡。大刀間達不知量，狂言逞技真雕蟲。四面伏兵一齊發，蜂兵蟻聚村疃中。亂兵俘獲竟難免，聚義堂上重相逢。

當日大刀間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脚。花腔鼙鼓播雜彩，綉旗搖宋江陣中，當先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急生打扮。

頭上朱紅漆笠，身穿絳色袍，鮮連環鎧甲，獸吞肩抹綠，戴靴雲縠。

鳳翅明盔耀日，獅鬃寶帶腰懸。狼牙混棒手中拈，凜凜英雄罕見。
秦明勒馬應聲，高叫北京番官，乃吏聽着，多時要打你這城了。誠恐
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過來，溜婦奸夫一同解出。
我便退兵罷戰，若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便教崑崙火起，玉石俱焚。
只在目前，有話早說，我得俄延說猶未了，聞達大怒，便問首將誰與
我力擒此賊，說言未了，腦後窩發響處，一員大將，當先出馬，怎生打
扮。

耀日兜盔晃晃，連環鐵甲重重。團花點翠錦袍紅，金帶級成雙鳳。
鵝蓋方藏袋內，狼牙箭插壺中。雕鞍穩定五花龍，大斧手中摩弄。
這箇是北京上將，姓索名超，因爲此人性急，人皆呼他爲急先鋒。出
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厮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好人不做，
却去落草爲賊。我今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死有餘辜。這箇秦明又

說得是

是箇性急的人，聽了這話，正是攔用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搶動狼牙棍，直迎將來，索超縱馬首挺秦明，正劣馬相交，兩般軍器並舉，衆軍納喊，圍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軍中先鋒隊裡，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覷得索超，發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箭，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攔稍地，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來，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大敗歸輸，直追過鹿家疃，隨即奪了槐樹城小寨。當晚間，達直透飛虎峪，計點軍兵，盡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城寨內，在扎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懼，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難難得。」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將精銳得勝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進城來。」再說：「聞達直透到飛虎峪，桂枝假裝家丈，未急急如漏網之魚，正在寨中商議計策，小樹來報近山。」

擊者人
西約的
分明是
星手

數照的過山遍野通紅。問道便引軍兵迎敵。山後又是馬軍來到。當
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橫縱將來。聞達措手不及。領
兵便回飛虎峪。西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
副將歐鵬、燕順、衝擊將來。後面喊聲又起。却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
副將韓滔、彭玘、併力殺來。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
又起。火光晃耀。却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
邊於起砲來。聞達引軍奪路進城而去。只見前面鼓聲響處。早有一
彪軍馬攔路。火光葉中閃出首將豹子頭林冲引副將馬麟、鄧飛、截
住歸路。四下里戰鼓齊鳴。烈火競起。衆軍亂撒各自逃生。聞達手舞
大刀。殺開條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戰到天明。已至
城下。梁中書聽的這信。消息。驚得。魂蕩蕩。七魄幽幽。連忙點軍出
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

門下禁作備攻城急於風水有龍爲證

梁山兵馬勢應極 綠氣英風不可當 城內軍民俱被困 理

須爲表告君王

都去

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裏聚商議難以解救委成道賊兵臨城事在
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
第二作開行末開報隣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此京城內
看似大有府趨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准備插木炮石踏
等便劫以掩金汁賺夜間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
下讀人封走十遭當日差下首將至燈全權拆樹成差散獨馮漢願
下海音放開城門放槍望東京飛報急務攔報隣近府分發兵救
下先備梁山守起集商夫其城守護刑在細管且說宋江發朝奏請

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把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李成圍
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不說宋
江軍兵打城，且說首將王定，賞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
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
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
了。如今宋江領了兵圍城，賊寇浩大，不可抵敵。使家唾裡搥破飛虎
峪三處廝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
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北京危如壘卵，破在旦夕。倘或失
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遣兵勦除。蔡京道：「不必多
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官急來商議。
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使童貫引三衙大尉都到節堂。參見
太師，蔡京把北京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甚計策，用何良

軍而退。賊以保林郭說罷，衆官互相廝刺，各有懼色。只見那步司
大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衙門防禦使保義好官名管，管兵馬。此
人生的面如鍋底，鼻孔朝天，鬚髮赤黃，形八尺，使口剛刀，武藝出
衆。先前在王府曾做駝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番將王
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箇
兵馬保義使。童貫是箇阿諛諂佞之徒，與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
心。當時此人忍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箇相識
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的規模與
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兒，做蒲東總
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
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開疆展土，端在
此人。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差宦替爲使，賞了文書鞍馬，連夜

星火前徃蒲東禮請閔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話休絮繁宣贊領下
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箇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
馬當日閔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只聞見說東
京有使命至閔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
閔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
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師跟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那定
備之策降兵漸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彩幣鞍馬禮請起
行兄長勿得推卻便請收拾赴京閔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箇
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兄當初他母親夢井水犴投胎因
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水犴郝思文這兄弟十八般武
藝無有不能得蒙太師呼喚一同前去用功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
辭旆行催請登程當下閔勝分付老小一團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

不能獨渡騰雲虎到平川怎地張牙露爪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幾
却盤中照殿珠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戴宗沒頭帖子無甚意思却能救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自是鐵
棋地兩高着

初勝說取梁山泊的蔣林剛秦京說正合吾心這老面皮寔有每
寸之厚

鍾伯敬先生批註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四

竟陵鍾伯敬先生批評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古風一首

古來豪傑稱三國，西蜀東吳魏之比，臥龍亦智誰能如，自
蒙英銳真奇特，中間虎將無公比，勇力起群獨關羽，華陽
斬首付一笑，芳聲千古傳青史，豈知世亂英雄在，後代賢
良有孫子，梁山兵困北京危，萬姓荒荒如亂蟻，梁公請救
赴京師，玉殿絲綸傳睿旨，前軍後合狼虎威，左文右武生
光輝，中軍主將是關勝，昂昂志氣烟雲飛，黃金韉押寒光
迸，水銀盔展楚雲重，面如重棗美髯髯，錦征袍掛蟠雙鳳

襯衫淡染鷲兒黃，雀鞞雕方金鍍瑩。
紫駟駿馬猛如龍，玉勒錦鞍雙獸並。
寶刀燦燦霜雪光，冠世英雄不可當。
除此威風真莫比，重生義勇武安王。

話說這篇古風，單道蒲東閔勝，這人慣使口大刀，英雄蓋世，義勇過人。當日辭了太師，統領着一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李成聞達那里，敢出對陣，索超箭瘡又未平復，亦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閒，猛然想起圍城已久，不見有救。軍接應，戴宗回去，又不見來，默然覺得神思恍惚，寢食不安，便叫小校請軍師來計議。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商量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敢出戰，眼見得梁中書使人

吳字
六

○高○師○告○他○其○大○師○必○然○有○救○軍○到○來○中○間○必○有○良○將○倚○用
○爾○魏○救○補○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法○以○我○梁○山○大○寨○此○是○必○然
○之○理○兄○長○不○可○不○慮○我○第○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說○之○間○則○見
○神○符○大○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閔○菩○薩○玄○孫○蒲○東○郡○大
○才○關○勝○引○十○萬○軍○馬○飛○過○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
○師○早○早○收○來○回○來○且○解○山○寨○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
○晚○間○先○教○黃○軍○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
○我○等○退○軍○必○然○接○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
○令○懷○寨○小○將○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出○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冲
○引○五○百○軍○兵○出○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
○軍○帶○着○雙○鞭○將○直○風○火○等○炮○離○城○計○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
○放○放○放○炮○為○其○兩○隊○伏○兵○齊○去○併○放○追○兵○十○面○傳○令○前○隊○退○兵○倒○拖

旌旗不鳴戰鼓。却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自然退回。步軍隊裏半夜
 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後。方纔鳴金收軍。城上望見宋江
 軍馬手拖旗幡。有擔刀斧人。起還山之意。馬嘶歸寨之聲。紛紛滾滾。
 拔寨都起。拂土看了仔細。報與梁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
 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的。隨即喚李成開達商議。聞達道。眼見的
 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厮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來勢
 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來。賚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
 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立追。梁中書便叫李成開達。各帶一支軍馬。
 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且說宋江引兵退回。見城中調兵追趕。
 捨命便走。直退到飛虎峪。那邊只聽的背後火炮齊響。李成開達吃
 的。驚動住戰馬看時。後面只見旗幡對刺。戰鼓亂鳴。李成開達火
 急回軍。左手軍中撞出李贛。右手軍中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

百軍馬兩邊殺來措手不及。知道中了奸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
將延灼，騎着一隻軍馬，大殺一陣，殺的李成問連金盃倒納，衣甲飄
零，退入城中。朔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而回。早轉近梁山泊邊，却好
迎著醜郡馬宜齋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
小路趕水登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有詩爲證：

宋江振旅暫回營，飛虎城前暗伏兵。
殺得李成無處走，倒戈棄甲入京城。

且說水寨內頭領，舡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跳張順，當時議定我
和你弟兄兩箇自來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別人誇能說會，到受他
氣如冷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我寨棚。不若我和你兩箇先去
勸了他寨，捉拿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
哥哥我和你只管的討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耻笑。張橫道：你

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勾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且去，張橫聽
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舡五十餘隻，每舡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
是軟靴，手執苦竹竿，各帶麥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舡
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却說閔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
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舡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
槍，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閔勝聽了，微微冷
笑，盜賊之徒不足與吾對敵。當時暗傳號令，教眾軍俱各如此準備。
賊黨入寨帳前一聲鑼響，四下各自捉人。三軍得令，各自潛伏。且說
張橫將引三二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踪躡跡，直到寨邊，按開鹿角，選
透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開勝手撫琵琶，坐着兵書。張橫暗喜，手
帶長鎗，槍入帳旁裏來，傍邊一聲鑼響，眾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
江翻，嚇得張橫倒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埋伏兵亂起，可憐會水張

積積小小是是不不成成

猶恐說承辦羅縉三百人不曾走的一箇盡數被縛推倒帳前開
勝着印發兵馬無幾百餘人在軍中安設傷吾將張博隨車盛了其餘
諸盡數盡下春有獲軍中供解上京師不負官督舉薦之意不
說關勝喚了張博加說來無防三阮頭領正在寨中高議使人去來
况算得是勝不克見張博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
關勝者張博不料被關勝所害阮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
們同死同生豈有相殺你是他姪兒兄弟却怎地被人捉了你不
救怎見宋吳明哥哥我明燒草舖去救他張順道這不似得哥哥
蔣冷却却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乞他剗做八段
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該便是張博送他三個不避只得依他當夜四
翼點起大旗水寨頭領各營船隻六百餘隻一齊殺透關勝寨來岸
上水軍盡見旗幟如樹木相倒旗幟如樹木相倒旗幟如樹木相倒

勝笑道無見識賊如何足爲慮隨即喚首將付耳低言如此如此且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納聲都搶入寨來只見寨內鎗刀豎立旌旗不倒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箠箕箕拷掩圍重重疊疊圍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咚地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健走急到的水邊後軍趕上撓鈎齊下套索飛來把這活國裏小七七搭住攢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却得濕淋淋的帶的童成童猛死救回去不說阮小七被捉囚在監裏本官差人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里直到宋江寨出報說這箇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的開勝吳用道來日素戰且看勝敗如何道猶未了猛聽得戰鼓齊鳴却是醜郡高廉差人報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門旗開處宣

贊出馬怎生打殺但見

征袍鏗鶴錄道甲麟似花金盃鳳翅披有抹綠雲靴護腿馬蹄
起紅塵刃面平鋪秋水滿空殺氣從天降一點朱纓滾地來

宋江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喚首將那個出馬先拿這厮只見
小李廣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
一下到中合花榮寶袖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
往鋼鎗拈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的弓弦響
却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鈔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
再取第二枝箭看的敵近望宣贊胸腹處射來宣贊攙裏栽身又解
過了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然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
他也不趕來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
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鎗地一聲響却射上背後護心鏡上宣
贊慌忙馳馬入陣便使人報與閻勝閻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過

馬來，那疋馬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渾身上下沒一根雜毛，純是火炭般赤，拴一副皮甲，束三條肚帶，關勝全裝披掛，綽刀上馬，直臨陣前，門旗開處，便乃出馬，有西江月一首爲證。

漢國功臣苗裔，三分良將玄孫，綉旗飄掛動天兵，金甲綠袍相稱，赤兔馬騰騰紫霧，青龍刀凜凜寒水，蒲東郡內產英雄，義勇大才關勝。

宋江看了關勝一表，非俗與異，用暗地喝采，回頭與衆多良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說言未了，林中忿怒，便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陣，未曾挫了銳氣，軍師何故減自己威風，說罷，便挺鎗出馬，直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負朝廷，單要宋江與吾決戰，宋江在門旗下，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小吏宋江到此，謹恭將軍，罪關勝道：汝爲

此使收散特叛朝廷。宋江公道：「豈爲動廷不爾，雖容奸臣當道，誰作
專權設除，豈管汚吏播毒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聞
彭大揚失兵到此，勃然拉拒，巧言令色，敢賭苦若不下馬受降，着
你粉骨碎身，解羅漢寨，明聽府人好手，替殺菜棍，纜坐下馬，直搶過
來，關勝也縱馬出迎，來朝秦明、林冲，怕他奪了頭功，猛可裏飛搶過
來，迎進關勝，齊馬向在，應影裏，替殺菜棍，殺宋江看了，恐傷關勝
殺數萬金，散軍林冲、秦明、關勝，前說道：「正待擒捉這厮，兄長何故
收軍罷戰？」宋江道：「寡弟義等，忠義自守，以強欺弱，非所愿也。縱使陣
上混過，此人不做，亦乃惹人血債，吾看關勝英勇之將，世本忠臣，乃
祖馮神，若得此人，位山宋江，情愿讓位。林冲、秦明，都不喜欺，當日
替殺，自收兵，且說勸誘，問則寨中，軍馬，知甲心中，暗付道：「我友，聞二
將軍，道着，請輪與他，宋江，倒收軍馬，不知，幸何意，知教，小願，惟難。」

隨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箇鄉城小吏你這厮如何
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都稱做及時雨保義宋
公明你這厮不知禮義之人如何省的闕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橋
車當晚寨中納悶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立觀月色滿天霜華遍地嗟
嘆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箇鬍鬚將軍走馬單鞭要見元帥
闕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
言要見元帥闕勝道既是如此與我填來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闕
勝闕勝看了有些面熟燈光之下果也認得便問是誰那人道乞退
左右闕勝道不妨那人道小將時延灼的便是先前曾與朝廷統領
連環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能還鄉聽得
將軍到來不勝之喜早聞宋江在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
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無帶樂賊不從暗與呼

此中何事不勝何事不勝

延灼商議正。要驅使眾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領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共立功勳。則勝聽罷大喜。且入棖置酒相待。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為主。不幸從賊。無辜二人。邂逅相識。露衷情。並無疑心。次日宋江舉眾搦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今日可先廳前將。晚間可行此計。有詩為證。

亡命呼延計最奇。单人走馬夜逃歸。陣前假意鞭黃信。起梁山管是非。

且說呼延灼借付衣甲穿了。彼各上馬。都到陣前。宋江見了大罵呼延灼道。我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汝等草寇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仗喪門劍。驅坐下馬。直遶呼延灼兩馬相交。聞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落馬下。宋江陣上眾軍掄出來。打了回去。關勝大喜。冷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

宋江

關勝

七

延灼道不可追俺恐吳用那厮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關勝
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勸問鎮三山黃信
之事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
難今日先殺此賊挫滅威風今晚偷營必然成事關勝大喜傳下將
令教宣贊和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
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透宋江寨中炮擲爲號裏應外合一
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鬃鈴人披軟戰軍
卒卸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
了半箇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箇伏路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
搨軍麼宋公明差哉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戎馬後
走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
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里

沈遠如
子原子

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勸人馬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炮響衆軍跟定閃勝殺進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箇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閃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齊放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閃勝連忙回馬時已翻得數騎馮輝眼着轉出山嘴又聽得樹林邊腦後一聲炮響四下里撻鈎齊出把閃勝拖下雕鞍奪了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却說林冲花榮自引些校護馬截住郝思文回頭斷殺月光之下遙見郝思文怎生打扮有西乳劑爲證

千丈凌雲豪氣壯面筋骨精神橫餘躍馬蕩征塵四海英雄難近
前身着戰袍颯勝七星印掛龍鱗天下元是郝思文飛馬當前出陣
林冲快馬道你住將閃勝中計被擒你這無名小將何不下馬受縛
郝思文快認道取林冲這馬相交期無教本花榮挺鎗助戰郝思文

勢力不加回馬便走助後掃出箇女將一丈青。虛名雖撒起紅裙。索把郝思文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話分兩處。這回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投宣贊當路正逢此人。醜那馬官贊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証。

捲蹄短黃鬚髮。凹兜黑墨漆容。爭開怪眼似雙環。鼻孔朝天。仰見手內鋼刀。輝雪護身鎗。連環海驢赤馬錦鞍鞵。那馬英雄官贊。當下宣贊出馬。大罵草賊匹夫。當我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攔狼牙棍。直取宣贊。直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宣贊保張方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打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撲天鵬。率應引領大小軍兵。槍透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走。却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天曉。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

百發無一思文分救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叫退軍卒，親解其縛。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閔勝連忙答禮，閉口無言。手足無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寬恕虛誑之罪。」閔勝看了，一般顏面，義氣深重，回顧與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並聽將令。」閔勝道：「無面還京，俺三人愿早賜一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家不棄微賤，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閔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話不虛傳。今日我等有家難逃，有國難投，愿在帳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迎軍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其餘各自四散。殺降軍內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賈書佐、潘東、搬取閔勝老小，鄉不在話下。宋江正飲宴間，默默想起盧員外。

石秀睡在北京，潛然淚下。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去打北京，必然成事。閔勝便起身說道：「小將無可報答，不殺之罪，願爲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傳令燕蓟宣贊、郝思文、撥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北京頭領，不缺一箇，再差李俊、張順、蔣水、張蓋、甲隨去。以次再差北京進發。這里却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只見探馬報道：「閔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個又剋，梁中書聽得，說得目瞪口呆，手脚無措。只見索超稟復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且復此仇。」隨卽賞了索超，便教引本部人馬，爭先出城而去。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時候正冷。連日彤雲密布，朔風亂吼。宋江兵到索超，直至飛虎峪下寨。次日引兵迎敵。宋江引前部呂方、郭盛、上高阜處，看閔勝廝殺。三通戰鼓罷，閔勝

川州只見對面索超出馬怎生打扮有詩爲証

生居河北最英雄，景與朝廷立大功。雙鳳袍籠銀葉鎧，飛

魚袋插鉄胎刀。真如霹靂奔齊國，壯若靈神噴華峯。馬上

橫擔金藤斧，常把名號惹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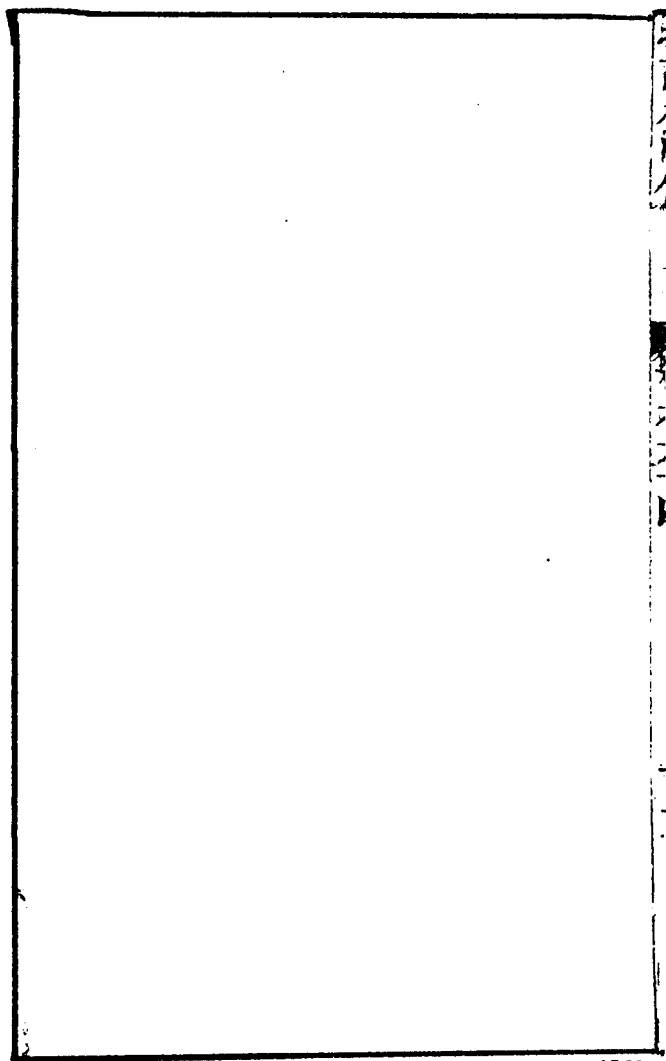
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却不認得，隨征軍卒諺道：這箇來的便是。却甘
友的太刀關勝索超舉了，並不打話，直挺過來，迎迓關勝。關勝也拍
馬舞刀來迎，兩個相不斗，合查成正在中軍，看見索超奔來，被關勝
不下，自舞雙刀出陣，表攻關勝，這道官着郝思文見了，各持兵前來
助戰。五騎殺做一塊，宋江在高阜處看見，鞭指一指大軍，捲殺過去。
李成軍馬大敗，虧輸殺得七斷八絕，連夜退入城去，堅閉不出。宋江
催兵直衝城下，扎住軍馬，次日索超親引一丈軍馬出城衝突。吳用
見了，催軍接迎，戰關勝，他若走來，棄身便退。此時索超交得

一陣風吹入城，城內雲霧四合，紛紛墜下。吳用已有計了，暗遣步軍去北京城外靠山邊河路，挾尾掘成陷坑，上用土蓋。是夜雪急風厲，平明看時，約有二尺深。雪城上望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樹立不定，索超看了，便點三百軍馬，趁時退回城來。宋江軍馬四散，避放而走，却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甲，勒馬橫鎗，前來迎敵。却將血索超交馬，讓輪便走，特引索超，趁隙遙來。這里一邊是路，一邊是洞。李俊飛躍入洞中去，口裏叫道：「前走的是宋江，索超隨子，不顧身軀，飛馬搶過洞來。山背後一撥燈籠，索超連人和馬，擡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攔腰截便有三頭六臂也。須七損八傷，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阱。畢竟索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宋公明只是一箇黃老之術以退爲進以靜爲取男男皆言贊郝曰
文都被圈套盡爲出力亦大可以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四



魏伯敬先生此詩他處水滸經卷之六

魏陵鍾可程伯敬文 批評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跳水並報仇

詩曰

豈知一夜乾坤老 捲地風驚雪正狂 隱隱林邊排劍戟

森竹裏擺刀槍 六花爲陣成機壘 萬里鋪銀作戰場 却似

玉龍初開罷 滌天鱗甲亂飛揚

話說宋江軍中因這一場大雪，吳用定出這條計來，就下雪隔坑中

捉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送回城中去了，報說索超被擒梁中書聽得

這箇消息不由他不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不許相戰，且說宋江

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

軍使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爲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汚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愿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不棄同以忠義爲主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數自然轉合降了宋江當夜帳中置酒作賀次日商議打城一連打了數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憂悶當夜帳中伏枕而臥忽然陰風颭颭寒氣逼人宋江襟頭滑將只見天王晁蓋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不同去更待何城立裏面前宋江吃了一驚急起身笑道哥哥從何而來屈死冤仇不曾報得終心日夜不安前者一向不曾致祭以此顯靈必有見責踉蹌道拜爲此也兄弟靠後陽氣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來報你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爲上計回軍自救免致久圍宋江却欲再問明白趨向前去說道哥哥陰靈到此望說實實被晁蓋一

掀撥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便叫小校請軍師圍夢。吳用來到中軍帳上，宋江說其異事。吳用道：「既是晁天王顯聖，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凍，軍馬難以久住，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未爲晚矣。」宋江道：「軍師言之甚當。」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隨在繹綫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兄弟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廝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計議未定。次日只見宋江覺道神思疲倦，身體酸疼，頭如斧劈，身似籠蒸，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在面前看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鬃子一般赤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菘菜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便買此物安掛與哥哥吃，一面使人請藥醫治，亦不能好，只見浪裏白跳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不能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向後小弟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與

他今覓兄長如此病症，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請他來，救治哥哥。吳用道：「兄長夢朝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在這箇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爲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命吳用教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五十兩碎銀作爲盤纏，分付與張順，只今便行，好友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慢我。今夜寨內山和他山寨相會，兄弟可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土包裹，望前便去。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推且收軍，罷城回山，車子上載了宋江，連夜起發。北京城內曾經了伏兵之計，只猜他引誘，不敢來追。次日梁中書覓報，說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用那廝說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追趕。」話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趨行，時值冬盡，無雨，卽雪路上好生艱難，更兼慌張，不曾帶得雨具，行了

數千里，早近揚子江邊。是日北風大作，凍雲低垂，飛飛揚揚，下一天大雪。張順背着風雪，要過大江，捨命而行。雖是景物淒涼，江內別是幾般清致。有西江月爲証。

嘹唳凍雲，孤雁盤旋，枯木寒鴉，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飄瓊亂酒。
玉壓橋邊，酒旆銀鋪，渡口魚艇，前村隱隱，雨三家，江上晚來堪畫。
那張順獨自一箇，迤迤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只叫得苦。
連着這江邊了，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烟起。張順叫道：「稍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地響，走出一箇人來，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里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幹事。」至緊，多與你共船錢。渡我則箇，那稍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月明時，我便渡你過去。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的是，便與稍公鑽入蘆葦裏來，見

灘邊纜着一隻小舡見篷底下箇瘦後生在那里向火稍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濕衣服都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烘烘焙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上捲倒在艙裏叫稍公道這裏有酒賣麼買些來吃也好稍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乾些碗張順吃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到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向着炭火烘着上蓋的衲襖看見張順睡着了便叫稍公道大哥你見麼稍公盤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索上舡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咿咿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稍公在船艙裏取纜舡索輕輕地把張順細縛做一鬼便去舡梢艙板底下取出板刃來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拚挫不得稍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張順道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

稍公道金銀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張順連解州道你只教我團圓死
冤冤便不賺纏你稍公放下板子把張順撲斃的丟下水去那稍公
便去打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便殺心分與那瘦後生叫道五
哥和你說話那人攢以船裏來被稍公一斧砍佳一刀斃時砍得伶
仃推下水去稍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航去了有詩爲証

宋江偶爾患瘡疾 張順江東去請醫 州水蘆花深夜後 圖

財致命更堪悲

却說張順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去跪江底下
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閃出燈光來張順扒上岸水潦
淅地轉入林子裏有時却是一箇村酒店半夜裏起來醉酒破壁縫
透出燈光張順叫開門時見箇老丈納頭便拜老兒道你真不是江
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來道康

事晚不隔江有社不得撞着兩個反入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了掠落江中。小人却會灶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箇。老丈見說。願張順入後屋下把個衲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盪些熱酒與他吃。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里幹何事。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里經過。老丈道。他山土宋頭領不劫來。住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來頭領專以忠義爲生。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里似我這里草賊。若得他來。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這夥濫官更苦惱。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吃驚。小人便是浪裏白跳張順。因爲俺哥宋公明害殺青瑤。報我將五百黃金來請請安道金。誰想托大在船中。應着被連兩個賊男女縛了。雙手。揪下江。

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漢，我叫兒子出來和你相見，不多時，後面走出一箇，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為走跳的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閃婆。王定六平生只好是水使棒，多曾殺師，不得傳受，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纔哥哥被兩箇劫了，小人都認得一箇是截江兇張珪，那一箇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做油裏馱孫三。這兩個男女，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厮來吃酒，我與哥哥報讐。張順道：感承兄弟好意，我為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遶回寨裏，只等天明，使人入城去請頭安太醫，回來相會。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與張順換了，連忙置酒相待，不在話下。次日，天晴雪消，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人往康府來，張順進得城隍，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

納頭使拜，有人有首詩，單題安道，好處道是：

劫後良方有寶籙，金針玉刃得師傳。重生扁鵲應難比。

里傳名安道全。

這安道全，祖傳外科，盡皆醫得。以此遠方馳名，當時看子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隨垂囊面，把這關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癆，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的天下義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婦亡過家，非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來告，若是兄長推卻不去，張順也難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直殺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這安道全却加建康府一箇烟花娼妓，喚做李巧奴，如常往來。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麗，安道全以此眷顧他，有詩為証：

蕙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清

步搖寶髻尋春去

露

濕袿波步月行舟臉笑回花萼麗

朱絃歌罷綵雲停

願教

心地常相憶

其學童輩贈柳情

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張順做叔叔三五盃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明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則是一個月少是三兩日便回來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又不擔閣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依我去了我只呪的肉片片而飛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攙去巧奴房裏睡在床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張順道只待

哥哥酒醒同去，以此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張順心中憂煎，那里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里？」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半兩金子，送與姐姐，打些銀錢，老娘怎地做箇方便，教他和我廝會則個。」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見是截江鬼張旺。原來這厮，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更時分，闔下兩個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打盹。張順悄悄開了房門，逕到厨下，見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竈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拔筯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厨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

來。厨刀不甚快，砍了一箇人，刀口早捲了。那兩個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匹胸膛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窗，跳牆走了。張順懶懶無極，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壁上寫道：殺人者安道全也。連寫數十處，捱到五更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巧奴，張順道：哥哥不要則聲，我教你看兩個。人安道全起來，看了四個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顛做一團。張順道：哥哥你見壁上寫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川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忒這般短命見識，有詩爲証。

又恋烟花不肯休

臨行留滯更綢繆

鐵心張順無情甚

白

亦橫飛血漫流

到天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敲開門取了藥囊出城來。遇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里過可惜不遇見哥哥張順道我自要幹大事那里且報小讐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里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舡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舡來載我兩個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舡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兒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舡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攏舡傍岸三個人上船張順扒入後梢揭起舵枝看時舵刀尚在張順拿了再入舡艙裏張旺把舡搖開咿啞之聲直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丹

一聲稍公快來，你看艤船裏漏入水來，張旺不知中計，把頭鑽入艤裏來，被張順脫胎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趕艤的客人麼？張旺看了，則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個瘦後生那里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得了財，無心分與他，恐他爭論，被我殺死，撈入江裏去了。」張順道：「你認得我麼？」張旺道：「不識得好漢，只求饒了小人一命。」張順喝道：「我生在潯陽江邊，長在小孤山下，作賣魚牙子，誰不認得？只因鬧了江州上梁山泊，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你這厮漏我下艤，縛住雙手，撈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讐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捉在艤船中，把手脚囚馬攢蹄細縛做一塊，看着那揚子大江，直撇下去，也免了你一刀。」張旺性命眼見得黃昏做鬼，有詩爲証：

盜金昔日沉張順，今日何期向水掀。
終須一命還一命，天

道昭昭冤報冤

這張順將艚戶賊入張旺，細縛沉下水去。王定六看了，十分歎息。三人掉艚到岸，張順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趕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何如。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舡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趕來，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士，大夫出身，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張順講入村店買酒相待，正吃之間，只見外面一個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慢。張順看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趕來。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進，看養得死，不久臨危。張順聞言，淚如雨下。」

張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日呻吟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只怕耽了日期。戴宗道這容易取兩個印馬拴在安道全股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備去則個，離了村店，做起神行法先去了，有詩爲証。

將軍發背少寧安，千里迎醫道路難。
四腿俱粘雙印馬，驍
馳電逐透梁山。

當下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問道安太醫何在，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張順并自父親一同起身，直奔山泊來，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做起神行法，連夜赶到梁山泊，並不困倦，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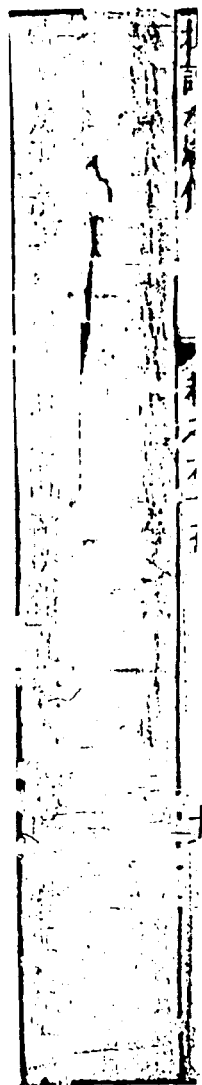
大小頭領接着引到宋江臥榻內就床上看時只此一絲兩氣安甯
全先彫了脉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脉體無事身軀雖見沉重大體不
妨不是安恭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
全先把艾炷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五
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飲食漸進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
完飲食復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
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的事衆皆稱歎險不誤了兄長之患宋江
纔得病好便與吳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以表忠義之
心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
勞兄長掛心有傷神思只顧自己將息調理元陽真氣吳用雖然不
才只鹿目今春初滿歲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
性命擒拿潘婦奸夫不知兄長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軍師如此扶

將宋江雖死喉目，吳川便赴忠義堂上，傳令言不過數句，話不盡一
席有分教，北京城內變成火窟鎗林，大名府中翻作屍山血海，正是
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川說出甚麼計來，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張順請安道全殺死四人，數十處罵着殺人者安道全，計甚妙亦
甚毒，然前後叙事却少閃目。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五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六

鏡樓鍾 惺伯敬父 批評

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聚書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詩曰

野戰攻城事不通，神謀鬼計運奇功。
星橋鉄鎖悠悠展，火樹銀花處處同。
大府忽爲金壁碎，高樓翻作祝融紅。
龍群虎隊真難制，可愧中書智力窮。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北京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北京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通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家

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東京蔡太師見說降了閔勝天子之前，更不敢題。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此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道：「且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那話。」宋江見說，便要催趲軍馬下山去打北京。吳用道：「即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北京年例大張燈火。我欲乘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救難破城。」宋江道：「若要如此調兵，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塔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却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北京城內，有座橋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箇閣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乘空潛地入城。正月十五日夜，儘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人馬劫牢，此爲上計。」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

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還應允聽令去了。吳用次日却調解珍解寶扮做獵戶去北京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聽令去了。再調杜遷朱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却來先奪東門。此是你兩個功勞。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去北京城內關市裏蒞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去往來接應。兩個聽令去了。再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北京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個聽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腳僧行去北京城外菴院挂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聽令去了。再調鄒淵鄒潤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北京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

論北京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北京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金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開遠便道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告示亂貼此計是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廝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耻笑可以傳下鈎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幾座熬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開棊親領一彪軍馬出入去飛虎峪駐紮以防賊人奸計再着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遠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憂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衝要去處却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

來趨起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賽花燈遠者三二百里去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家家門前扎起燈棚都要賽挂好燈巧樣烟夾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炮燈四邊都挂名人畫片并奇異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紙籠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過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扎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扎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燈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賀豐年三瓦兩舍更不必說那梁山泊捺

和入斜陽遠隔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
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北京安道全諫道將軍添口未完切不可
輕動倘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
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入路軍馬第一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
為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前者呼延灼陣上打呵的
是假的故意要賺開勝故設此計第二隊豹子頭林冲引領馬麟獅
飛為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大刀關勝引領
宣贊郝思文為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霹靂
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為前部青面獸楊志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
五隊却調步軍頭領沒遮攔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
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
施恩魯春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克李袞追入路

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卽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誤正月十五日
更爲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入馬隊令下
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有詩爲証

八路軍兵似虎狼 橫天殺氣更虜揚
安排蓋地遮天技 要
使鰲山變殺場

且說時遷是個飛簷走壁的人不從正路入城夜間越牆而過城中
客店內却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閑走到晚來東嶽廟內
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中往來觀看居民百姓搭縛燈
棚懸挂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
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瓦子裏走將出來時遷當日先去尋雲樓
上打一個窺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時時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
左手拿個磁碗脍膾膾膾在那里求吃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

形等處
即此即

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漢子紅紅白白面皮不像叫化的北京做
公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須悞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回避說不了又
見箇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却是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
白面來亦不像忍飢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快做却經道罷背後
兩個匹角兒揪住喝道你三個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却是楊雄對唐
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避靜處埋冤道你三個
好沒分曉却怎地在那里說話到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白手
快的公人看破却不悞了哥哥大事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
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淵鄒潤自在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下
巷裏再不必多說只顧臨期各自行事五個說了都出到一個寺裏
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喝道你五個在此做甚事衆人擡頭
看時却是入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願指

氣使點頭會意各自去了。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開大邦開卷，
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略驛札以防賊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玉率兵
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付披挂，連城苑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上
元佳節，好生熱鬧。黃昏明比，六街三市各處坊隅巷陌，點放花燈。
街小巷都有烟火，值此元宵有詩爲記。

北京三五風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揚。
銀花火樹不夜城，地擁出蓬萊島。
烟籠銜照夜光寒，人民歡舞欣時安。
五鳳羽狀雙貝闕，六鷲背駕三神仙。
紅粧女立朱簾下，白面郎騎紫騮馬。
笙簫嘹唳入青雲，月光清射鴛鴦瓦。
翠雲樓前侵碧天，嬉遊來往多婣娟。
燈球燦爛若錦綉，主孫公子真神仙。
遊人轆轤尚未絕，高樓頂上坐雲烟。
是夜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

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
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已自是歛
拜子樂和蔡節級只認得柴進便請入裏面去見成孟盤隨即管待
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虛員外石秀全得足下
相覩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稱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
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却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誠恐
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只得擔着血
海的甘結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個換子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
柴進樂和逕遶牢中去了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
青孫二娘三對兒村里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換入在人裏
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篲去城隍廟裏廊下坐
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鄰淵鄰澗挑着燈在城中開走杜遷家

萬各推一輛車子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往劉濟揚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個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裡入城靜處埋伏都不在話下不移時樓上鼓打三更却說時遷挾着一個籃兒裡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急急上插幾朵爛鵝兒蓬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閣社子弟們開闢穰穰都在樓上打倒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鵝兒的各處鬧弄裡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挂着兒兒在閣子前燈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盪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了西門外解珍分付時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透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進入城來說道聞大

乃吃劫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趕到城下。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却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押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却說梁中書正在衙前。前坐初聽報說尚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死。不付體慌忙快叫。係馬說言未了。時遷就在翠雲樓上點着硫黃焰硝。放一把火來。那火烈焰衝天。火光奪月。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却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挂的燈來。望車子上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杜遷宋萬却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件當飛達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和尚輪。

勤鉄神杖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飛刀發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
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燃銅叉在那里東撞西撞急待回
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
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
急回馬迤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裡火炮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潤手
擎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
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里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
去扒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北京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
家家神號鬼哭四下里十數處火光五天四方不辨有詩爲証
回祿施威特降災 薰天烈焰漲紅埃 黃童白叟皆驚惧 又
被雄兵混殺來

却說梁中書迤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

樓上石階只見城下黑馬擺旗號旗着火將城延灼火煙光中
并撥精神舒選驍勇左右韓滔着着彭現黃信在後催動入馬雁翅
一般橫殺將來隨到門下梁中書叫不得城裏和華成聚在北門城
下望見火光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
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遶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
叢中只見沒遮欄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壽步軍好漢當先
手搠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連遶南門捨命奔路而
走平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渾
身脫剝罪圍怪眼咬定牙根手搭隻禿從城濠裡飛殺過來李立曹
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走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
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却是大刀關勝拍動赤兔
馬手舞青龍刀趕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隻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

心懸戰撥馬便走左有官贊右有郝思文兩肋裏撞來孫立隨後
動入馬併力殺來正開開背後赶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
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逃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有手下
鑼鼓亂鳴火卷奪目却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
後楊志又殺將來李成且戰且走折軍大半護着梁中書衝路走脫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之事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老小一門良賤劉
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知孔急已從司獄司後牆扒將入
去鄉潤鄉潤却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裡柴進樂和看見
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
在門邊守時鄉潤鄉潤早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金鈔在此
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齊來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
牢屋上跳將下來不叫他弟兄兩個肯出來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

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
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鄉潤鄉潤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
進來家中保全老小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亮鄉潤鄉潤五個弟
兄逕遶家中來捉李固賈氏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
城又見四下里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
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逃走只聽得前門一代都倒正不知多少
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裡面開了後門越過牆邊
逕投河下來尋自家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里去
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攢入艙裡只見一個人伸出手來
匪角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的聲音慌忙
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
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再說

夢遺
不小
夢遺
不小

盧俊義逃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眾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誰說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柴進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林教殺善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半但見

烟迷城市火燎樓臺千門萬戶受火危三市大街遭患難鰲山倒場紅光影裏碎琉璃屋宇崩摧烈焰火中燒翡翠翠前街傀儡傾不得面是背非後巷清音盡去壞籠笙鳳管班毛老子猖狂燎盡白鬚鬚綠髮兒郎奔走不收華蓋傘要和油燒得頭焦額爛麻婆子趕得屁滾尿流踏竹馬的暗中刀鎗舞鮑老的難免亦梁如花美女人叢中金墜玉崩說景佳人片時間星飛雲散尾燥藏埋金蓮卅樓臺變作琉璃壑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戰爭場

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却接着盧員外、井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管，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買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賸後發落不在話下。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又撞着關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喊起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三箭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却似蝦兒逢巨浪，麝豸豺狼正是獄中遇赦重囚禁，病客逢醫又上床。畢竟梁中書以何人馬，怎地計結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和尚曰：這回文字沒身分，敘事處亦欠變化，且重複可厭，不濟。

木芥

通作茂也且此芥科桑葉多之木芥也

金瓶梅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六十七

竟陵鍾惺伯敬父批評

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詩曰

中喻莊公臂斷截靈輒車輪亦能圻專諸魚腹數寸鋒姬光磨上
流將血路逢手發千鈞鏃秦王副車烟塵飛春秋壯士何可比秦
山一死如毛羽豫讓酬恩荆軻烈分屍碎骨如何說吳國要離刺
慶忌赤心赴刀亦何醜得人小恩施大義剗心刎頸那回首丈夫
取義能捨生豈學兒曹誇大口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尋得敗殘軍馬投南便走正行之
間又撞着兩隊仇兵前後掩殺李成當先聞達在後護着梁中書併

力死戰，撞透重圍，脫得大難。頭盔不整，衣甲飄零。雖是折下人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了。樊瑞引項充李家，乘勢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內。聽令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山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段匹綾錦，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倉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階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正是：鞞上將敲金鏡響，步軍齊唱凱歌回。却叫載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我等衆人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遭此難，幾被傾害，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見，大慰平生。盧

却一對
却人對

却是天
却是天

復義拜謝道：「托兄長虎威，深感眾頭領之德，齊心協力，救援賊船，肝胆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慶、蔡福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稱謝不盡。當下宋江要盧員外為尊，盧俊義拜道：「盧某是何等之人，敢為山寨之主？若得與兄長執鞭陞鏡，願為一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為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里肯坐，只見李逵道：「哥哥若讓別人做出寨之主，我殺將起來。」武松道：「哥哥只管讓來，讓去，讓得弟兄們心腸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麼，不得多言。」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道：「今朝都沒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盧員外做丞相，我們都做大官。」殺去東京，奪了烏位子，却不強似在這里烏亂？宋江大怒，喝罵李逵，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歡喜，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

是上

劉廷寫書教大師知道早調兵遣將勦除賊寇報仇抄寫民間
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總折三萬有餘。首
將賞了秦文密書上略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大師府前。馬門吏轉
報。大師教喚入來。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密書。申奏。訴說打
破北京賊寇浩大。難以抵敵。蔡京見了大怒。且教首將退去。次日五
更景陽鍾響。待漏院衆集文武羣臣。蔡太師爲首。直臨玉塔面奏道。
君皇帝。天子覽奏大驚。與衆臣曰。此寇累造大惡。當得何如有諫議
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差牘東關。勝領兵征勦。收捕不得。反至失
陷。往往調兵征發。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堅如此。以臣愚意。不
若降詔赦罪。招安。詔取赴京。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此爲上策。蔡
京聽了大怒。喝叱道。汝爲諫議大夫。反滅朝建綱紀。猖獗小人。罪合
賜死。天子曰。准奏。便令趙鼎出朝。無宣不得入朝。當日又革了趙鼎

官爵罷為庶人當則誰敢再奏有詩為証

重書招撫是良謀
趙鼎名言孰與雋
堆笑蔡房參異國
及
疏忠直快私仇

天子又問蔡京曰以此賊人稍憐可遣誰人勸捕此寇蔡京曰臣量這等山野草賊安用大軍臣舉濠州有二三將亦不姓單名廷珪一入姓魏名定國見在本州團練使伏在陛下聖首前懇差人調此一枝軍馬克日歸清水怕天子大喜隨即降為勅使看樞密調遣天子駕起百官退朝與官暗策次日蔡京會同左右賞犒聖旨勅符授凌州來再說宋江水滄寨內將北京所得的府庫金寶財物貯賞賜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賀虛員外雖無炮鳳烹龍端的肉山酒海果脯領酒至半酣具相對宋江等說道今為虛員外打破北京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趕得梁山草草離賊逃奔他豈不氣

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軍發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北京探聽虛實？」我這里好做準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使。得。將次回也。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報說：「北京梁中書然中奏朝廷，要調兵征勦，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叱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賞奉勅符往凌州調遣單延珪、魏定國兩個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宋江便道：「何如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開勝起身對吳用。宋江說：「開某自從上山，深感仁兄重待，不曾出得半分氣力。單延珪、魏定國蒲城多曾相會，久知單延珪那厮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這厮熟精火攻兵法，上陣專能用火器取人，因此稱爲神火將軍。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馬，取此二人爲部下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

入去裡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罷起身，便走。酒保攔住，討錢。李逵道：「將我前頭法尋得些買賣，那把來還你說罷。」便動身。只見外面走入個彪形大漢來，問道：「這黑廝好大胆，誰開的酒店？你來白吃，不消還錢。」李逵睜開眼道：「老爺不練，那里只是白吃？那大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棧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聽了，暗忖：我山寨裡那里認得這個鳥人？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來上梁山泊入夥，却投逵了旱地忽律朱貴，要他引見宋江。因是宋公明生發，肯在寨中，又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曾見得朱貴，且教他在村中賣酒。當時李逵去，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韓伯龍道：「把斧頭爲當，韓伯龍不知是計，動手來，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斃地，攸着可伶伯龍做了半世強人，死在李逵之手。兩三個火敵，只恨爺娘少生了兩

李。大。不。不。不。不。
大。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隻脚墜探村裡走來，李逵就地一擄掠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凌州
去了，行不得一日，在走之間，官道旁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
下，相李逵，李逵見那人着，他喝道：「你那厮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
你是誰的老爺？」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個搭墩，李逵
尋思：「這漢子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看，你這漢子姓甚名誰？」那
漢道：「老爺沒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來？」李逵大怒，正待跳將
起來，被那漢肋羅裡，又這一脚踢了一交，李逵叫道：「麻他不得！」
起來，便走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子你姓甚名誰？」那里人氏，李逵道：「
我說與你，休要吃驚，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那漢道：「你端
的是不是，不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只兩把板斧。」那漢道：「你
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個投那里去？」李逵道：「我和哥哥鬻口氣，要
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個。」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

馬去了。你且說是誰李遠道。先是大刀關勝領兵隨後。便是豹子頭林冲、青面獸楊志、領軍策應。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遠道：你端的姓甚名誰？那漢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却繞手脚父子相傳，不教徒弟。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沒面目焦挺。近日打聽得兗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柘樹山，山上有個強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喪門神。姓鮑名旭，在那山裡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夥。李遠道：你有這等本事，如何不來投邊我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邊大寨人夥，却沒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兄長。李遠道：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了。下山來不殺得一個人，空着雙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柘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個，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在

送了性命不如且去柘樹山說了鮑旭那去大寨入夥此爲上計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憂得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與時遷相見了時遷勸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柘樹山捉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兗州來望柘樹山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閻勝同宣贊那思文引領五千軍馬接來相近凌州且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札付便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札付隨即選點軍兵關領軍器拴束鞍馬整頓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東大刀關勝引軍到來征討本州單廷珪魏定國所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近

旗鼓相望門旗下閑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响處聖水將軍出馬怎
生打扮

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披一付
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皂羅綉就點翠團花禿袖
征袍着一雙斜皮踢鎗線雲跟靴繫一條紅鞵釘就叠勝獅蠻
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疋深烏馬使一條黑桿鎗

前面打一把引軍披北方皂纛旗上書七個銀字聖水將軍單建瑤
又見這邊響鈴響處轉出道員神火將軍魏定國來出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朱紅綴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赤纓披一
付擺連環吞獸面狔猊戲穿一領綉雲霞飛怪獸絳紅袍着一雙
刺麒麟間翡翠雲縵錦跟靴帶一張插金雀畫寶雕弓懸一壺鳳
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疋胭脂馬手使一口熟銅刀

而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綉旗。上書七個金字神火將軍。魏定國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廷珪。魏定國大笑。指着關勝罵道。無才關勝。反背在上。負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軍來劫。有何禮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讐不談。兄長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關某到來。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一個似北方一朵烏雲。一個似南方一團烈火。飛出陣前。關勝却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遶出郝思文。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逆萬道寒光。鎗對鎗。起一天寒氣。關勝遙見神火將。越圍越精神。聖水將無半點懼色。正圍之間。兩將撥馬頭。望本陣便走。郝思文宣贊。隨追趕。獨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轉右邊。隨後宣贊趕着魏定

國郝思文追住單珪，且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盡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裹將來，撓鈞齊下，套索飛來，和人連馬活捉去了。再說郝思文追趕單珪到右邊，只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裹將轉來，腦後衆軍齊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憐三將英雄，到此翻成畫餅，一面把人解入凌州，各領五百精兵，殺出陣門，恰似鳥雲捲地，猶如烈火飛天，衆將捲殺過對陣，關勝舉手無措，大敗輪虧，望後便退，隨即單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出二將，左有林冲，右有楊志，從兩肋羅裡撞將出來，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住敗殘兵馬，與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下寨，却說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裝了二人，差一員偏將帶領二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且說

八
公
和
用

獨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督替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邐前行，來到一個去處，只見滿山栢樹，遍地蘆茅，一聲鐘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個手拈雙斧，聲鳴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隨即後面帶着這一個好漢端的是誰，正是

相撲叢中人盡伏，拽拳飛脚如刀毒，劣性發時似山倒，
挺從來沒面目。

李逵焦挺兩個好漢，引着小喽囉攔住去路，也不打話，便搶陷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個好漢，正是

狻猊鬼臉如鍋底，雙睛聳暴露狼唇，放火殺人提調劍，
旭名喚喪門神。

這個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撒下，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却是官替郝思文，便問道

對於陣前走出一員大將，爭先出馬，乃是聖水將軍端的好表人，
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鳳目卧蚕眉，紅鬃黑面皮，錦袍籠獅鬚，寶甲嵌駿兒。

跨東洋獸，人輩比斗旗，凌州聖水將，英雄單廷珪。

當下單廷珪出馬，大罵閻勝道：辱國敗將，何不就死！閻勝聽了，舞刀拍馬，兩個鬥不到二十餘合，閻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卽趕將來，約趕二十餘里，閻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閻勝後心，閻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落馬，閻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伏禮乞命受降。閻勝道：某與宋公明哥哥前多會，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太義，單廷珪答道：不才願施犬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兩個說罷，並馬而行出來。林冲接見二人，並馬而行，使問其

故閱勝不說輸贏。蒼道山僻之內，訴舊論新，招請歸降。林冲等聚指大喜，單廷珪回到陣前，大叫一聲：「五百玄甲軍兵，一週過來，其餘人馬，逃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魏定國，听了大怒，次日，領起軍出城交戰。單廷珪與同開勝、林冲，直臨陣前，只見四面圍處，神火將軍出馬，怎生打扮，有詩爲証：

朔期明星露，雙目圓團。虎面如紫玉，錦袍花綉。荔枝紅，襯
雲鋪鷓鴣綠。行來好似火千團，那領絳衣軍一簇。世間
人號神火將軍，此是凌州魏定國。

當時魏定國出馬，見了單廷珪，順手開勝，大罵恁恩背玉，負義匹夫。開勝大怒，拍馬向前迎敵。四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戰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開勝却欲要追，單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趕，開勝連鞍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絳衣。

伊大

手執火器前後踴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裝裝蘆葦引火之物單人
 背上各拴鐵葫蘆一個內藏硫磺烟硝五色烟藥一齊點着飛搶出
 來人近人倒馬近馬傷關勝軍兵四散逃走退四十餘里札住魏定
 國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州生原來却是黑旋風
 李逵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柏樹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門殺
 入城中放起火來劫擄倉庫錢糧魏定國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軍
 被關勝隨後赶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
 途中陵縣屯扎關勝引軍把縣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
 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關勝林冲等眾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
 攻擊得緊他寧死而不辱事寬即完急難成効小弟願往縣中不避
 刀斧川好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戈關勝見語大喜隨即遣
 廷珪單人獨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了邀請上廳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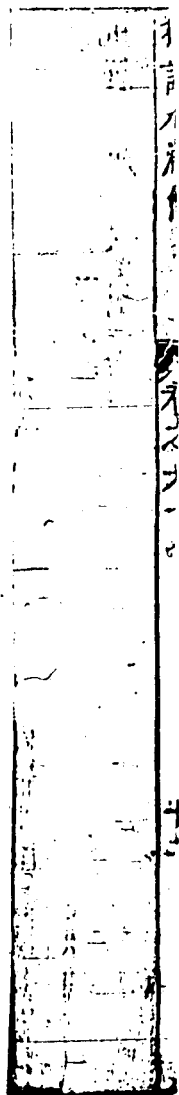
單廷珪用如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歸水泊。後奸臣退位那時臨朝去邪歸正未為晚矣。魏定國聽罷沉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是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死前來不辱單廷珪。即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勝見說便道太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與單廷珪足馬單刀而去。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關勝道好漢作事無妨。直到縣衙。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殺降。同叙舊情。設宴款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山寨。與林冲楊志并眾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將便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逵說道只為你偷走下山空教眾兄弟走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個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至懸望。不說戴宗爭先去了。且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掉船接濟。軍馬陸續過。

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走將來衆人看時都是金毛狗咬鼠尾林林
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里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
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個去處重報舊
仇再雪前恨正是語是鈎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畢竟段景住對林
冲等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突出李大哥一段大奇不必興兵動衆又幹這件大功李大哥
事奇絕

批評水滸傳卷之六十七 終



水滸傳卷之六十八

竟陵鍾惺伯敬父 批評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詩曰

恢恢天網實無端，消息盈虛未易觀。
不向公家尊禮度，却從平地築峰巒。
宋江水滸心初遂，晁蓋泉臺死亦安。
天道好還非謬語，身囚家破不勝歎。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小弟到彼選得壯窳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首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

來報知，可差人去討馬回山。關勝見說，教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却商議此事。眾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法聰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今又如此無禮。」晁天王的冤仇未曾報得，旦夕不樂。若不去報此仇，惹人耻笑。吳用道：「卽目春煖，正好廝殺。前者進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仇深入骨髓，不報得誓不還山。」吳用道：「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回來，却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二三日，只見揚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却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

打聽立等回報，不過數日，却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曾頭市要與凌州
鬻仇，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派
五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
頭市裡面，探知條綫，見今扎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三千餘人，守
住村口，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奎與副教師蘇定，南
寨內是次子曾密，西寨內是三子曾索，東寨內是四子曾魁。中寨內
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
數間，綽號險道神，將這奪的許多馬足，都喂養在法華寺內。吳用聽
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里分調五支
軍將，可作五路去打他五個寨柵。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
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道：「員外
如肯下山，便爲前部。」吳用諫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

有人各
有賊智。

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校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
軍砲響便來接應虞用主意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宋江不負晁
蓋之遺言讓位與他因此不允宋江大意只要盧俊義建功乘此機
會教他爲山寨之主不負晁蓋遺言只不肯立立誓呼盧恨外帶同
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
大寨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郝飛引軍三
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
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
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
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淵鄒潤引軍三千攻
打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
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

奉表。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頂兒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怎見得五軍進發。但見

梁山泊五軍先鋒馬軍遇水登橋。水滸寨六丁神將步卒。逢山開路。七星旗帶飄飄散。天上烏雲八卦陣。團隱隱動山前。處豹鞍上將齊披鐵鎧。坐下馬都帶銅鈴。九洞妖魔離海內。十方神鬼降人間。

當下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正是鎗刀流水急。人馬撮行風。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條細。報入寨中。會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爲上策。會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鉄鈎鉄鍬。去村口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上蓋。四下里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來到。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十數

處陷坑。比及宋江軍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會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會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鎗。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下濠塹，下了鉄蒺藜。傳令下去，教五軍各自分投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鉄蒺藜。一住三日，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會頭市寨中探聽。他果出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計着。有幾處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計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鉄鈎，分作兩隊。又把板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軍中。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巳牌，只聽號炮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會頭

北寨的榜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如松柏邊擺斂搖旗，虎勢切不可近。吳用傳令已了，再說會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着他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里去。次日巳牌，只聽得寨前砲響，追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鉄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猶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賊人，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後攻打甚急。」史文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會索又听得寨前砲響，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搗了陷坑。山後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里吳用却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軍馬趕來，盡數逼下陷坑。史文恭却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鑼响一聲。

推出百餘輛車子來，盡數把火點着，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北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闊當住，只得且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前，揮劍作法，借起大風，刮得火焰捲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燬。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里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係。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分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曾塗率領軍兵披挂上馬，出陣搦戰，怎生打扮？

頭戴金盔

身披鐵鎧

腰繫絨鞵

坐騎快馬

彎弓插箭

體掛緋袍

腳踏寶鐙

手搦鋼鎗

當日曾塗上馬，飛出陣來。水江在軍中聞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山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懷舊恨，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廝，報往日之仇。」消向者之恨。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

不亦大此

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軍器並舉圍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
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逃不得曾塗
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得住三十合已後戰法亂了只辦得遞架躲
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然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
攻曾塗三騎馬在陣前絞成一團原來兩枝畫戟上都拴着金錢豹
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到曾塗眼明使用鎗只一擦却被
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再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矯花
榮在陣中看見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離弓右手急取
鈇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却待掣出鎗來那兩枝
戟兀自攪成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便望呂方項根掬來花
榮箭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頭盛到卓兩脚輕天呂方郭
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遶回來報知史文恭

報會長官聽得失哭有詩為証

拍馬橫鎗要出尖，當場挑戰勢翩翩。不知暗計離劍箭。

命悠悠赴九泉。

只見傍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惹。當時听了大怒，咬牙切齒，喝教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會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挂，縛刀上馬，直達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勦。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透回梁山泊。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弟兄一同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山寨中鼓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便道：梁山泊吳用那厮，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退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曰：道殺我親兄，就寃不

更待何時、直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
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遶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
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聞這曾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搦
板斧、直遶軍前、不問事、山搶出、咳、心對陣、有人認的、說道、這個是
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
懸、全得項克李袞、鬚牌遮護、此時獨自捨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
身如泰山、倒在地上、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范
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麒、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陣、曾昇見了、
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次日、
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仇、
史文恭無奈、只見披挂上馬、那疋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石的、千里
駒、照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擺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

生打扮

頭上金盔耀日光 身披鎧甲賽冰霜 坐騎千里龍駒馬

執朱纓丈二鎗

斯時史文恭出馬橫殺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飛遶坐下
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到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木陣便走史
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擷下馬來呂方郭
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
回敗軍離寨十里駐扎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
寨將息再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
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自己焚香祈禱占卜一課吳用看了
卦象便道雖然此處可破今夜必有賊兵大寨宋江道可以早作
準備吳用道請九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

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埋伏已定是夜天晴月白風靜雲閒史文恭在寨中對魯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魯昇見說便教請比寨蘇定南寨魯密西寨魯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沿地出哨馬擒人披帳職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赶上魯索在黑地裏破解珍一綱又拗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魯長官又見折了魯索煩惱倍增次日請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差一人賫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魯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宋江看罷來書心中大怒批書罵道殺我兄長馬官千休只待洗此

曾頭市主曾弄頭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日昨小男倚仗一時之勇誤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衆到來理合就當歸附奈何無端卻卒施放冷箭更兼奪馬之罪雖百口何辨原之實非本意今頑犬已亡遣使講和如蒙罷戰休兵將原奪馬疋盡數納還更貨金帛犒勞三軍此非虛情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心中大怒批書罵道殺我兄長馬官千休只待洗此村坊是我木願下書人俯伏在地頭顱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與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覆曾頭市主曾美帳前國以信而治天下將以勇而鎮外邦人無禮而何爲財非義而不取梁山泊與

此書
朱光庭

頭市自來無警各守邊界奈緣爾將行一時之惡惹數載之冤務
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疋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犒勞軍
士金帛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草草具陳情懇
不宜

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警憂次日曾長官又使人到來言說若
肯講和各詩一人質當宋江不肯吳用便道無傷隨即差時遷李
達樊瑞項充李衮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川叫過時遷附耳低言
如此如此休得有誤不說五人去了却說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
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扎駐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魯
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達等四人前來講和
史文恭道與用差遣五個人來必然有謀李達大怒揪住史文恭便
打曾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達雖然兇凶却是俺宋公明哥哥

慶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曾長官終心只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叫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使曾昇帶同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疋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任送來那疋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將來。」宋江道：「你疾慌忙速寫書去教早早牽那疋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疋馬來。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疋馬却不與他。從人往復走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疋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疋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議。尚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陵州兩路有軍馬到來。」宋江道：「那廝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

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
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
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誓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
被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愿投拜從命帳下吳川受計與
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
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疋千里馬實無心講
和若選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
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悞他若信從了我自有處置郁保四領
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一遍史文恭引了郁保四來
見曾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
曾昇當在那里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反
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

無用回來却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曾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
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閃來
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再說朱
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他
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埋伏兩邊却教曾智深武松引步軍
殺入他東寨朱全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却令楊志史進引馬軍
截殺北寨此名番大伏窩之計百發百中當晚却說史文恭教了蘇
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
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蓋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
木關寨內並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如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
去時只見曾頭巾裏鐘鳴砲響却是時遷扶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
鐘來聲響為號東西兩門大砲齊響喊聲大震正不知

素衣水却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猿一齊發作殺將出城
文張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
大軍兩路殺將久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密逕迤西寨被水全一
料刁棚死曾魁要逃東寨時亂軍中馬踏爲泥蘇定死命逃出北門
却有無數陷坑背後曾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途楊志史進亂箭射
死蘇定後頭撞來的人馬都墮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
數宋江衆將得勝在曾頭市捲殺人而殘兵擄掠財物有詩爲証
奇怪曾家事不諧 投降特地貢書來 宋江要雪天王恨
夜驅兵捲殺來

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
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響
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疋馬是千

黑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跳過去了。史文恭正疑之間，只見陰雲冉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颼颼，虛空中一人當住去路。史文恭疑是神兵，勒馬便回看西南北四邊，都是鬼臉陰魂，纏住史文恭，再回舊路，却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強賊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搠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千里龍駒，迤迤到太寨，揪着頭，大善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心中一喜，一怒。善者得盧員外見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正寬仇未曾報得，先把曾昇就本處斬首。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部頭領。騎實三軍，且說關勝領軍殺過蘇州，兩馬在榮領兵殺散凌州軍馬，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又得了這匹千里龍駒。照夜玉獅手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踏車內，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

泊來所過州縣村坊並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恭見以爲
之靈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插一
個個裒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鬼蓋已罷宋江就忠義堂上與
衆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主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
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前者鬼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
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鬼蓋
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
此位若得屈末尚自過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
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疎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有貴人
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衆弟兄不棄暫居尊位
員外出身豪傑之子又無至惡之名雖然有些凶險累蒙天祐以免
此禍第三件宋江交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衆手無縛鷄之力身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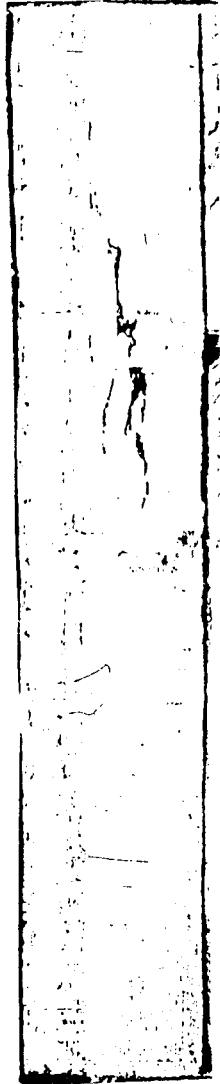
並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令博古天下誰不望風而降尊兄有如此大德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與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恭謙拜於地下請道兄長權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吳用勸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公貨所依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將你來衆人都饒讓 you 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習讓來讓去做甚爲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發作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領朝廷誥命的也只是讓哥哥他如何肯縱別大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却要讓別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推讓別人酒家們各自都散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自有個道理盡天意看是如何

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內重添兩個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場災禍直教天罡盡數投忠義地煞齊臨水滸奈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宋江之譏原與吳用計成倚面然平自地引誘他上山亦到底自必過不去也

一五七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卷之六十九

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識雙鎗將

詩曰

神龍失勢滯飛昇，得過風雷使不情。
豪傑相逢魚得水，英雄際會弟投兄。
千金僞買花娘猶，一讓能成俊義名。
水戰火攻人罕敵，綠林頭領宋公明。

話說當下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打了會頭市，盧俊義捉得史文恭，祭獻晁天王已了。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要把主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服。宋江文道如此，衆志不定，於心深恨。自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却有錢糧一處，東平府一處，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擾亂他那里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公然不肯，今寫下兩箇關兒，我

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恁誤用道也，好聽從天命。處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為梁山泊之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由盧俊義當下瘦臉，面孔目裴宣寫下兩箇關兒。焚香對天所禱已罷，各拈十箇。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眾皆無語。當日設筵宴飲，酒中間，宋江傳令撥遣人馬。宋江部下林冲、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帶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郝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三十五員，馬步軍兵廿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呼延灼、朱仝、雷橫、索超、閻勝、楊志、韓延珪、魏定、國寶、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衮、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駕船策應。

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宋江分儀已定，此是一時進兵。未
雨處州郡，有詩爲證。

堯舜推賢萬古無

禹湯傳後亦良圖。誰知聚賭山林者，長

讓謙恭有盛談。

且說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
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
廝殺。却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鎮，
扎在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箇兵馬都監，乃是河東
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
當之勇。雖是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一人賞一封戰書去
那里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
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一人，身長一丈，腰闊數圍，那人是

誰有詩爲證

不好資財惟好義，貌似金剛離古寺。身長喚做險道神，此是青州郁保四。

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賣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十人瘦小身材，叫道：我幫他去。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一蚌蜃頭尖眼目，鷺鷥瘦腿全無肉。路遙行走疾如飛，揚子江邊王定六。

這兩個便道：我們不會與山寨中出得些氣力，今情愿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扎住，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輪將軍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府廡見了，將書呈上。

程萬里看罷來書對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諫道不可自古兩國爭戰不斷亦使於禮不常只將一天各打二十杌棰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都保四王定六一索細繃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厮無禮好生取視大寨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都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禪一個娼妓有染喚做李瑞蘭往來情熟敬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裡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來交戰我便扒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禪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裡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觀方便我且頑兵不動且說史進轉入城中遇到西瓦子秦瑞蘭家

北平下齊集

卷之二十一

大。伯。見。是。史。進。吃。了。一。擔。接。入。裡。而。呼。女。兒。出。來。相。見。李。瑞。蘭。生。說。
甚。是。標。格。出。塵。有。詩。爲。証。

萬。種。風。流。不。可。當。梨。花。帶。雨。玉。生。香。翠。倚。啼。醒。羅。浮。夢。一。處。
是。梅。花。靚。曉。粧。

李。瑞。蘭。引。去。樓。上。坐。了。遂。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得。你。
在。梁。山。泊。做。了。太。王。官。司。出。榜。捉。你。連。兩。日。街。上。亂。鬧。開。地。說。宋。江。
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却。到。這。里。史。進。道。實。不。相。瞞。你。說。我。如。今。在。
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條。
細。說。了。如。今。我。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透。
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瑞。蘭。葫。蘆。提。應。承。收。
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來。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
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耍。處。大。

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
違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子入來。和你們不干罷。皮婆便罵道
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起。天下通列自
首者。卽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
李公道。他把許多金銀與你家。不與他担些干已。買我們做甚麼。皮
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却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
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衙門前叫屈。和你也說。
在裡面。李公道。你不要性發。且教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吃他
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却去首告。且說史進見李瑞蘭
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
驚力怪。李瑞蘭道。却纔上樓梯。踏了空。爭些兒吃了一交。因此心緒
撩亂。史進雖是英雄。又吃他瞞過了。更不猜疑。有詩爲証。

可歎凌婆伎倆多，粉頭無奈苦教唆。早知暗裡施奸狡，錯用黃金買笑歌。

當下李瑞蘭相叙問濶之情，爭不過一個時辰，只聽得糊梯邊脚步，嚮有人奔上來，窻外納聲喊數十個做公的，搶到樓上，史進措手不及，正如鷹拿野雀，彈打班鳩，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裏廳上。程太守看了大馬道你這縣胆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瑞蘭父親首告，悞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太守便道：兩邊公吏獄卒牢子，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廝，又將冷水來噴兩邊腿，共各打一百大棍。史進山仙撈打不招實情。董平道：只把這廝長枷木扭，送在死囚牢裡等拏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却說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

來書說史進去如妓李瑞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川道兄長欠這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叫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諱者耻，巧婦走五箇字，得便熟閑，迎新送舊，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無定准之意，總有恩情，也難出。凌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虧。宋江便問吳川請計。吳川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恩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揸入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遼東平府，却叫顧大嫂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吳用設計已罷。

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宋江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汝
縣。果然百姓扶老挈幼，鼠竄狼奔，都透東平府來。有詩爲証：
史進惶惶已就擒，當官拷掠究來音。若非顧媪通消息，怎
救圍中萬死身。

欲避兵戈，逃生匿跡。合城紛擾，都不在話下。却說顧大嫂頭警，趁
衣服藍纒，雜在衆人裡面，攛入城來。逋街求乞，到於衙前，打聽得果
然史進陷在牢中，方知吳用何智亮神如之神有。次日提著飯罐，只在司獄司
前往來伺候。見一個年老公人從牢裡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下
如雨。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麼？顧大嫂道：牢中監的中
大郎是我舊的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買賣，
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裡，眼見得無人送飯，若身化得這一口兒飯，
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

入道他是梁山泊強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去顧大嫂這
是。一。刀。一。副。自。教。他。眼。目。而。受。良。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銀
也。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
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
進。項。帶。沉。枷。腰。纏。銖。索。史。進。見。了。顧。大。嫂。吃。了。一。驚。則。聲。不。得。顧。大
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女。人。獄
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卽。忙。出。去。饒。你。兩。棍。顧。大。嫂。見。監。牢。內。人。多。
難。說。俗。細。只。說。得。月。盡。夜。打。城。叫。你。牢。中。自。掙。扎。史。進。再。要。問。時。顧
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記。得。月。盡。夜。原。來。那。個。三。月。却。是
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與。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
個。小。節。級。却。錯。記。了。回。說。道。今。朝。是。月。盡。夜。晚。些。買。點。孤。克。紙。來。燒。
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吃。的。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

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搥斃了枷只六枷把那小節級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搭磚頭敲開冰粗扭睜着個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百人就在牢內發喊起來一齊走了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議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却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個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鎗棒去大牢前納喊史進在牢裡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却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遼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吃虧了他既殺來難備迎敵號令一下

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鏖戰
馬其乃英雄蓋世謀勇過人有詩爲証

兩面旌牌耀日月 簡銀鈇鎧似霜寒 水磨鳳翅頭盔白 錦

綉麒麟戰襖青 一對白龍爭上下 兩條銀蟒遞飛騰 河東

英勇風流將 能使雙鎗是董平

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
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
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勇雙鎗將風流萬
戶侯宋江隨即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得令手執鉄搦直取董平董
平那對鉄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教金鎗手徐盞仗鈎鎌鎗
前去交戰替回韓滔徐寧得令飛馬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征
塵影裡殺氣叢中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

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鎗直追殺入陣
來宋江鞭稍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
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
他他若投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
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
驅兵大進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
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得出
來兩下拒住原來程太守有箇女兒十分大有顏色董平無妻累累
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當
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裡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
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
危急若還便許被人耻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

為晚矣。那人把這話却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裡應道說得是。見
 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這里宋江連夜攻城得
 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
 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敢擋吾。豈不聞古人有言。大
 厦將傾。非一木可支。你看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替天行道。濟
 困扶危。早來就降。免受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
 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透宋江。左右林冲。看有花榮。兩將齊出。各
 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開數合。兩將便走。宋江軍馬佯敗。四散而逃。董
 平要逞功勞。拍馬趕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張縣界。宋江前面走。董
 平後面追。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
 驛道。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
 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箇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邊埋伏。

却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爲號。絆馬索齊起。准備捉這董平。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里。只聽得背後孔明亮大叫。勿傷吾王。恰好到草屋前。一聲鏽鑿。兩邊閃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纔盪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苦剪。綁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却說宋江過了草房。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卽喏。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喏。喏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實爲萬幸。宋

江道賊寨地連水泊，素無擾害。今為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宥容董平，今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收錢糧，以為報効。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盛甲鎗馬，選了董平，披挂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幟，都到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李長、李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裡。急傳將令，不許殺害百姓，放火燒入房。董平逕進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放大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糶米上車，先使人護送去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引人去西瓦子裡李瑞蘭家，把處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

萬段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俵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
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罷，收拾回軍，大小將校再
到安山鎮，只見白日鼠白勝飛遶前來，報說東昌府交戰之事，虛實
勝敗，宋江聽罷，神眉剔豎，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
我來，再去這個去處，降兵捉將，正是再施忠義，輕舒手，復奪資糧，又
勝城，畢竟宋江再引軍馬投何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董平只因一箇女子，便來賣國負人，國家有如是人，眞常寢皮食肉。

新出敬先往批評水滸傳卷之七

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狼擒壯士

詩曰

龍虎山中降救宣，鎖魔殿上散雷烟。
致令惡曜離金闕，檢校星下九天。
戰馬嘶嘶揚柳岸，征旗布滿藕花船。
只因肝膽存忠義，留得清名萬古傳。

話說宋江打平原救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
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
遼，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為沒羽
箭。手裏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黃肝，渾身上刺着虎頭，項上
刺着虎頭，馬上會使飛鏢，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而頰連項都有

瘡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輪子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裡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輪了一陣，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了，嘆曰：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弟兄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劉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旗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宋江在馬上，看對陣時陣排一字，旗分五

重鼓催殺羽箭張清出馬怎生打扮有三箭水調歌讚張清的
旗巾掩映茜紅纓，狼腰猿臂體彪形。錦衣綉襖袍中微露透深青。
花轆側坐青驄，玉勒馬輕迎。蔡花寶鏡，振鷲熟，鏞鈴倒拖，雉尾飛。
走四蹄輕，金環推動，飄飄玉蟒，撒朱纓，錦袋石干，輕輕飛動似流
星。不用強弓硬弩，何須打彈飛鈴，但着處命歸空。東昌馬騎將沒
羽箭張清。

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喝采，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左
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有詩爲証。

手執標鎗慣飛舞，蓋世英雄誠未覩。斑斕錦體獸吞頭，

莊客爲花項虎。

又見張清陣內，門旗影裡，右邊閃出那個中箭虎丁得孫，亦有詩爲

証

虎騎奔波出陣門，雙颯連項露羶痕，到處人稱中箭虎，手拈飛叉下得孫。

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洼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去戰張清，傍邊惱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鉤鎌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閉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去趕，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可憐悍勇徐寧，石子偏心，早中翻身落馬。翼狂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斷後，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却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却待用當，那

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鏗然有聲。狀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惧哉！」拍馬提搦，飛出陣法。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却待挺擲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凹裡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逆回本陣。彭玘見了大怒，量這等小輩，何足懼哉！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額，丟了三尖兩刃刀，遶馬回陣。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折了，來日怎地廝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

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透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龔旺丁待孫却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在心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就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就拍踢雪烏騅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籠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國賊將之人也遭我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鋼鞭回歸本陣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這張清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出陣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那敗將馬軍尚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迓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

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
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
翻身，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個去救
劉唐！」見青面獸揚志，便舞刀直取張清。張清把鎗來迎，揚志一
刀刺去，張清鎗裡滅身。揚志却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道：「着
石子從肋裡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鈔的打在盔上，嚇得揚志
簪衣心寒，伏鞍歸陣。宋江看了，轉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
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全聽得，口祝雷橫說道：「捉了劉唐
去，却值甚的？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全居左，雷橫居右，兩
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山你十個更待如
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
寶七郎。石子來時，面門上怎生躲避？急待擡頭看時，額上早中一石。

子撲然倒地。朱全急來快救，頸項上又一石子打着。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全。雷橫剛搶得兩個，遶走遺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打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雙鎗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隣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袋中換出一個石子，手起處真如流星掣電，石子來嚇得鬼哭神驚。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啣。張清

先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閃鎗裡藏身董平却
搦了空那條鎗却拗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廝並着張清
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
塊宋江陣上索超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龔旺丁得孫兩騎
馬齊出截住索超廝殺張清董平又分折不開索超龔旺丁得孫三
疋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
來救董平索超張清見不是頭奔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
入去却忘了提防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
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
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停在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
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道流提斧回陣却說林冲花榮把龔旺
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

鎗搦將來却標不着。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不敢奔父死命抵敵。因勢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裡看見。暗忖道：我這裏被他趁時連射了一十五員大將。手中弃了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吕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拿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旺。丁得孫也拿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去。再商議。

張清神手撥天閔。暗裡能將石子寨。一十五人都打壞。那

癩手跛趂梁山。

且說宋江收軍回寨。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

今日張清無一騎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雖是不在此人之下，也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已自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舡隻水陸並進。廝騎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得賊勢，根本未除，暗使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里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舡大小約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舡馬回來，沿路有幾頭領監督太守道：這廝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尚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船裏有米布袋露出。將來張清

道今晚山城先截岸上軍士殺去取他城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
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向善觀方便對軍漢飽食酒食盡行披挂稍
馱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
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軍士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張清
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皂直裰攏攏起來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
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
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
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
一齊納喊都搶將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根
車便走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
押送糧車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殮張清道再掄河中
船太守道將軍善觀方便張清止馬轉到南行此時詭見河港內有

却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納賊，搶到河邊，只見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却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里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里來。林冲引鉄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却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在那里。張清便有三頭六臂，也怎生掙扎得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持得在，聽得城外四面炮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宋江等都在州衙裡聚集眾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

知公
 聖用
 人長
 無心
 和以
 不心
 計心
 人死
 地心
 心十
 之服
 心十
 心十

自道下堂，特迎候，便臨話道：「恨犯虎威，壽分挂意，遂上廳來說話。」未
 了，只見楷正督智，解使手帕包着頭，拿鐵錘杖，迤逦來要打張清。
 宋江隔住，連聲喝退，怎肯教你不手。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
 拜，投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為誓。眾索寇若要如此報仇，皇天不祐。
 死於刀劍之下，眾人聽了，誰敢再言。他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義
 氣相投。昔日老郎有一篇言語，賡張清道：

祖代英雄播英武，義胆忠肝威若古。城堅自可為千城，佐
 郡應須是公輔。東昌驍將名張清，豪氣凌霄真可數。陣雲
 冉冉飄征旗，勃勃氣英英若癡虎。龍鱗鐵甲披鳳毛，宮錦花
 袍明綉補。坐騎一疋大宛駒，袖中暗器真難覩。非鞭非簡
 亦非鎗，陣上隕石如星舞。飛來猛將不能逃，中處應念為
 旗鼓。感人義氣成大恩，此日歸心甘愛勞。天降罡星下人箱

中 燁燁英聲傳水滸

宋江在東昌府州衙堂上，折箭盟誓已罷，眾弟兄勿得傷情，眾皆大笑，人各聽令，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醫獸，復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因為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人稱為紫鬚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乞取鈞旨，宋江聞言大喜，我雖在中原，不曉其理，若果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稱予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醫獸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眾頭領大小眾將看了，盡皆歡喜，有篇七言古風詩，道皇甫端醫術，

傳家執術無人敵，安驥年來有神力，起死回生妙難言，拯

德扶危更多益，郭公烏騮人盡誇，郭公驟騎來滌漑，吐蕃

乘驕驍神駁，北地又羨春毛騶，驕驍駁皆經見，御厥背
鞍亦多變，天開十三舊馳名，手到病除能應驗，古人已往
名不刊，口今又見皇甫端，解治四百零八病，雙瞳炯炯珠
走盤，天集忠良真有意，張精鶴薦誠良計，梁山泊內添一
人，號名紫髯伯樂喬。

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鬚過腹，皇甫端見了宋江，
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無諭已了，傳下號令，諸多
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銀，一齊進發，鞍上將鞭敲金鐙響，步下卒齊
唱凱歌聲，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於路無話，早回
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
人叩首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
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

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弟兄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跌失，皆是上天護德，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托衆弟兄英勇，一者合當聚義，二乃我再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使道願請兄長約束，共聽號令。宋江對着衆頭領開口說：「這個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臨化地，七十二地煞鬧中原。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張肅石子固好，敘處沒伸縮變化，便不好看。



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一

竟陵鍾惺拍敬父評

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詩曰

光耀飛離土窟間，天罡地煞降塵寰。
說時豪氣侵肌冷，講處英風透膽寒。
仗義疎財歸水泊，報讐雪恨下梁山。
一堂堂一卷天文字，付與諸公仔細看。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忠義堂上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闖了江州，上山之後，皆賴托衆弟兄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保全。」

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擄之人，陷于縲紲，或是中傷，則未
且都無事，被擒捉者，俱得天佑，非我等衆人之能也。今者一百八人
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如冷兵刃到處，殺害生靈，
無可禳謝，大罪我欲心中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
一則祈保衆兄弟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
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生薦晁天王，早生仙界，
世世生生再得相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被害
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舉，未知衆弟兄意下若何。衆頭領都稱
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
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邊去請得道高士，旌帶醮冊，赴寨仍使人收
買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淨食，并合用前應物件，商議選定。
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定。

向那忠義堂前挂起長旛，四首堂上扎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官辰，一切主醮星官，真宰堂外仍設監壇崔虛御寶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四十九員，是日晴明的好天和氣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川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不在話下。當日醮筵，但見

香騰瑞靄，花繞棚屏，一千條畫燭流光，數百盞銀燈散彩，對對高張，雨益重重，密布幡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垂沆瀣，金鏡撞處，高功表進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舞舞，直日功曹，勇猛道士，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誦靈章，按法劍踏罡布斗，青龍隱隱，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當日恭勝勝與那洞入道眾都在忠義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

第七日滿散宋江要來上天報應時教差惡勝專拜詞秦聞天

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爐皇壇燒香衆道

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五層衆小頭目并將校都在壇下

衆皆懇求止蒼務要拜求報應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

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連衆人看時直懸金盤兩頭尖中

間瀾文煥做天門開又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綠流

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拷挖之形直滾下虛皇壇來那團火遠壇

滾了一遭竟攢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

江隨即叫人將鐵鍬鋤頭掘開泥土根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

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有詩為証

慈愛瓊書定有無天門關合亦糊塗滑稽誰道豈亭論

雲

雲

理昭昭敢厚誦

官上宋江且教化紙滿散，平明齋聚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觀
資。方讒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聚
道士內有十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
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貧道等能
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
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鑄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
道四字，一邊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
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數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拜謝不
淺。若蒙先生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責，請勿藏匿。萬望盡
情剖露，休遺片言。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磨寫。何道士乃
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三十六行，皆

分賦引

是地無星下面註着象義士的姓名觀着良久教蕭讚從頭逐條讀
數批騰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王魁虛盧俊義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閼星不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閻勝

天樞星豹子頭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鵬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鎗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祐星金鎗手徐寧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亦髮鬼剝唐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退星神翅虎雷橫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狴星井木犴郝思文

天殺星黑旗風李逵

天究星沒遮欄穆弘

天壽星汎江龍李俊

天竟星船火兒張橫

天損星浪裡白跳張順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巧星浪子燕青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珙

地猛星神火將魏定國

地正星鉄面吼目裴宣

地閻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祐星賽仁貴郭盛

地獸星紫髯伯皇卞熾

地慧星一丈青卮三娘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廣星聖水將譚延珪

地汝星靈獸書生蕭讓

地潤星摩雲傘翅歐鵬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微星矮脚虎蓬萊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狷星毛頭星孔明

地飛星八臂那吒項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鐵笛仙馬勝

地退星翻江展童猛

地遂星道臂猿侯德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樂星鉄叶子樂和

地迷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稽星操刀鬼曹正

地妖星裹着天杜遷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金星鬼臉兒杜興

地進星山洞蛟童威

地稽星玉幡竿孟康

地周星跳涧虎陳達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俊星鉄扇子宋清

地捷星花項虎戴忠

地鎮星小遮欄穆春

地魔星雲裡金剛宋萬

地凶星病大蟲薛永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孤星金綫豹子湯隆

地短星出林龍鄒潤

地角星獨角龍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滅星笑面虎朱富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換星一枝花蔡慶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祭星青眼虎李慶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地四星旱地忽律朱貴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眾人看了俱驚訝云

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主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這
是一會之人今者上天顯應合當聚義將已數星上蒼分定位置

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主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這

大小二等大罪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住爭
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節物理數定誰收違拗宋江遂
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費收拾醮誦四散下
山去了有詩爲證

忠義堂前修道場，
敬伸丹牘禮虛皇。
精誠感得天書降，
鳳

篆龍章仔細詳。

月明風冷醮壇深，
鶯鴂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姓字，
激

昂忠義一生心。

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宋江與軍師吳學究宋武等計議堂
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箇大牌扁，前而冊
立三字忠義堂後建築廡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
房，正廳供奉昊天玉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

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第二坡左林代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
裴宣右代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
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安張花榮樊瑞項充李葵山前
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全
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
一關穆弘李達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
寨秦明索超歐鵬郝飛正東旱寨閃勝徐寧官贊郝思文正西旱寨
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呼延灼楊志韓滔彭玘東南水
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
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
杏黃旗上書蒼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綉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
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

此牌壯

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
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
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畫是候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一切完
備選定吉日良辰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柱上忠義堂斷金亭牌
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堂前柱上立硃紅牌二面各有金書七箇
字道是常懷貞烈常忠義不愛資財不擾民宋江當日大設筵宴親
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諸多大小兄弟各各帶領悉宜遵守毋得違
慢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

計開

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梁山泊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此師

七下

天

智多星吳用

入雲龍公孫勝

梁山泊掌管錢糧頭領三員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鵬李應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冲

雙鞭呼延灼

雙鎗將董平

馬軍八驍騎兼先鋒使八員

小李廣花榮

金鎗手徐寧

惡先鋒索超

沒羽箭張清

九紋龍史進

沒遮欄穆弘

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

飛林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剛併馬官孫

霹靂火秦明

青面獸楊志

美髯公朱仝

井水犇郝思文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聖水將單廷珪

神火將魏定國

摩雲金翅歐陽

笑火眼後魏飛

錦毛虎燕順

鐵笛仙馬麟

跳淵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

錦豹子楊林

小霸王周通

步軍頭領一十員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赤髮鬼劉唐

插翅虎雷橫

黑旋風李逵

浪子燕青

病關索楊雄

拚命三郎石秀

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

步軍將校一十七員

混世魔王樊瑞

喪門神鮑旭

八臂那吒項充

飛天大聖李凌

痛失蟲麟承

金眼彪施恩

小遮欄楊春

打虎將李忠

白面郎君鄭天壽

雲裡金剛宋萬

摸着天杜遷

出雲龍鄒淵

獨角龍鄒潤

花項虎施猛

申龍虎飛得孫

沒面目焦挺

石將軍石勇

梁山泊四寨水軍頭領八員

混江龍李俊

船火兒張橫

浪裡白跳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梁山泊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東山酒店

小廚遲孫新

母大蟲顧大嫂

西山酒店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三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貴

鬼臉兒杜興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霍閃婆王定六

梁山泊總探聲息頭領一員

神行太保戴宗

梁山泊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

鐵叫子樂和

鼓上蚤時遷

金毛犬段景住

白日鼠白勝

守護中軍馬軍驍將二員

小溫侯呂方

賽仁貴郭盛

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

毛頭星孔明

獨火星孔亮

梁山泊專掌行刑劊子二員

軍。空。理。井。又。之。心。至。此。至。若。實。有。是。事。則。不。會。

鐵臂勝蔡福

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五員

矮脚虎王英

梁山泊同泰營軍務頭領一員

神機軍師朱武

梁山泊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

掌管行文走搬調兵遣將一員

掌管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

掌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一員

掌管專工監造大小戰船一員

掌管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

掌管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

聖手書生蕭讓

鐵面孔目裴宣

神算子蔣敬

玉旛竿孟康

玉臂匠金大堅

通臂猿侯健

掌管專攻醫獸一應馬匹一員

紫髯伯皇甫端

掌管專治諸疾內外科醫士一員

神醫安道全

掌管專督打造廿應軍器鉄甲一員

金錢豹子湯隆

掌管專造廿應大小號砲一員

轟天雷凌振

掌管專一起造修緝房舍一員

青眼虎李雲

掌管專一屠宰牛馬猪羊牲口一員

操刀鬼曹正

掌管專一操設筵宴一員

鉄麻子宋清

掌管監造供應一切酒醋一員

獸面虎朱富

掌管專一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

九尾龜陶宗旺

掌管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

險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當日梁山泊宋蔡明傳令已下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了兵符印信筵宴已

其人皆大醉，乘頭領各睡，所獲寨仗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美屬
前候駐聽調，有篇言語，卑道梁山泊的好處，怎見得不當日梁山
出分，奉旗列野方，寬情濶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斷金亭上高
懸石錄之神，忠義堂前特錄金書，若額總兵主將，山東豪傑宋公
明，傷臂筆推河北英雄，盧俊義，施謀運計吳加亮，號智多星，喚雨
呼風，衣雲龍，是公孫勝，五虎將英雄，猛烈八驃騎，悍勇當先馬步
將軍，持箭鎗，刀速路水軍將校，蛟龍戰艦相連，八寨軍兵守護山
頭，港泊四方洞肆，招邀遠路來賓，掌管錢糧，廉幹李應，柴進總馳
飛報，天保神祿，戴宗飛符走檄，蕭讓是聖手書生，定賞行罰，裴宣
爲銖齒孔目，神算演還，蔣敬造船，原有孟康，金大堅置印信，兵符
逆臂猿遺衣袍，鎧甲皇甫端專攻醫獸，安道全惟務救人，打軍器
演是湯隆，遊炮石全憑凌振，修緝房舍，李雲善布碧瓦，朱惠屠宰

猪羊。曹正慣習挑筋剔骨。水清安排筵宴。朱富醞造香醪。臨
菜。柳城垣。郁保四護持旌節。人人戮力。箇箇同心。休言嘯聚山林。
真可圖王伯業。列兩副仗義疎財。金字障。豎一面替天行道香黃
旗。

即此老
殿

梁山泊忠義堂上。號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揀了吉日良時。焚一爐
香。鳴鑼集衆。都到堂上。宋江對衆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
天罡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難
相扶。一同保國安民。衆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
爲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無學無能。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
聚弟兄于梁山。結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
今已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割絕天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
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但願共存忠義于心。同著功勳于國。替

即此老
殿

可與
何道
若
道
若
道
若
道

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盜報應昭彰普畢衆皆同聲共願但願生
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斷阻備日種血誓盟盡醉方散看官聽說這
里方纔是梁山泊大聚義處起頭分撥已定話不重言原來泊子里
好漢但開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箇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
若是有客商車轎人馬自縱經過若是止任官員箱裡搜出金銀來時
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餘些小就便分了折莫
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
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進得些
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爲大小何止千百
餘處爲是無人可以當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來因此不自顯露
所以無有說話再說宋江自盟誓之後一向不曾下山不覺炎威已
過又早秋涼重賜節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會衆兄弟同賞

對酒喚做菊花之會，但有下山的兄弟們，不拘遠近，都要招回。第一
拜，拜到日肉山酒海，先行給散馬步水三軍，一應小頭目人等，各令
前去打圍兒吃酒，且說忠義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頭把盞。堂
前兩邊篩籬擊鼓，大吹大擂，笑語諠譁，觥籌交錯，衆頭領開懷痛飲。
馬麟品簫唱曲，燕青彈箏，不覺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紙筆來，一時乘
着酒興，作滿江紅一詞，寫畢，令樂和單唱這首詞曲，道是：

喜遇重陽，更佳釀。今朝漸熟，見碧水丹山，黃蘆苦竹。頭上儘教添
白髮，鬢邊不可無黃菊。願傳前長叙弟兄情，如今玉統豺虎禦邊
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愿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
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樂和唱這箇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只見武松叫道：今日也
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风便睜圓眼，大

該聖聰就比俺的直殺染做皇帝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
辭了明日一箇箇各去尋越罷宋江道衆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
朝又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
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
別無他意衆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懷席散各回本寨有詩
爲證

虎噬狼吞興已闌 偶據心願欲招安 武松不解公明意 直

要縱橫捩羽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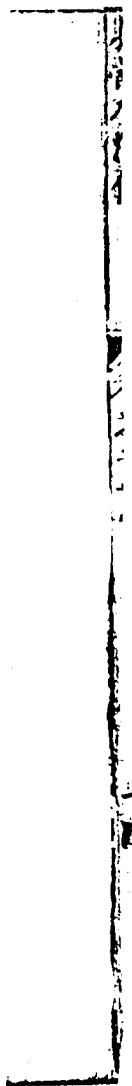
且說次日清晨衆人來看李逵時尚兀自未醒衆頭領連聲喚起來
說道你昨日大醉罵了哥哥今日要殺你李逵道我夢裡也不敢罵
他他要殺我時便由他殺了罷衆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見宋江請
罪宋江唱道我手下許多人馬都似你這般無禮不亂了法度且看

衆兄弟之面。寄下你項上一刀。再犯必不輕恕。李達啣啣連聲而退。衆人皆散。一向無事。漸近歲終。紛紛雪落。傾刻銀裝世界。正是王猷訪戴之時。袁安高臥之日。不覺雪晴。只見山平有人來報。離寨七八里。峯得萊州解燈。上東京去的。一行人在關外聽候。將冷來在道。休要執縛。好生叫上開來。沒多時。解到堂前。兩箇公人。八九箇燈匠。五輛車子。爲頭的這箇。告道。小人赴萊州承差。公人遣幾箇都是燈匠。年例東京着落本州。要燈三架。今年又添兩架。乃是玉棚玲瓏九華燈。宋江隨即賞與酒食。叫取出燈來看。那做燈匠人將那玉棚燈掛起。搭上四邊結帶。上下通計九九八十一盞。從忠義堂上掛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特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吃苦。不肯穩便。只留下這碗九華燈。在此其餘的。你們自解官去。酬煩之資。白銀二十兩。衆人再拜懇謝不已。下山去了。宋江教把這碗燈。點在晁天王孝堂。

四次日對衆頌頌道我生長在山東不曾到京師聞知今上大張
烽火與民同樂慶賞元宵自冬至後便造起燈至今纔完我如今要
和幾箇兄弟私去看燈一遭便回吳川便諫道不可如今東京做公
的最後倘有疎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間只在客店裏藏身夜晚
入城看燈有何慮焉衆人苦諫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不爭宋江要去
看燈有分教舞榭歌臺翻爲瓦礫之場梯階陌花街變作戰爭之地正
是猛虎臨風月鳳閣殘星夜犯臥牛城畢竟宋江怎地去開東京且
聽下回分解

總評

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魯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漢不以鬼神之事
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吳用石碣天文之計真是神
出鬼沒不由他衆人不同心一意也



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一

竟陵鍾 惺伯敬 批評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

詩曰

聖主憂民記四凶，施行端的有神功。
等閒冒籍來官內，造次簪花入禁中。
潛向御屏劉姓字，更乘明月展英雄。
鞮橫到處無人敵，誰向斯時竭寸衷。

話說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分撥去看燈人數，我與柴進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餘盡數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說東京好燈，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守死要去，那裡執拗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

去，便
道你
如何
去得

去不許你惹事、打扮做伴當跟我、就將燕青也走一遭、專和李逵作伴、看官聽說、宋江是箇故面的人、如何去得、涼師厚來、却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後、那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要浪金、美在襖裏、細末每日塗搽、自然消磨去了、那醫書中說、美玉減疵、止此意也、當先賈進、穆弘扮作客人去了、次後便使魯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術法可、再後宋江、劉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戴脂髻、不必得說、此說宋江與柴進扮作開涼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緩急、好來飛報、李逵燕青扮伴當、各執行李、下山、衆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餞行、軍師吳用再三叮付、李逵道、你別留下山、好及惹事、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非比閉時路上、不要吃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衝撞弟兄們、不好厮見、難以相聚了、李逵道、不索軍師憂心、我這一遭並不惹

爭引別了取路登程抹過濟州路經滕州水單州上曹州來前望東
涼萬壽門外尋一個客店安歇下了宋江與柴進商議此是正月十
一日的詔宋江道明日白日裏我斷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
夜人物謹諱此時方可入城柴進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
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次日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頭上巾
帽新鞋脚上鞋襪乾淨燕青打扮便是不俗兩箇離了店肆看城外
人家財家熱鬧戶戶喧諱都安排慶賀元宵各作賀太平風景來
出銀門下並是及人門當果然好座東京去處怎見得

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透迤接及楚之邦延亘連齊魯之地周公建
國甲公阜改作京師兩管春秋梁惠王稱爲魏國層疊臥牛之勢
據上界戍巳中央崔嵬伏虎之形像周天二十八宿王堯九讓華
夷太宗一遷基業元宵景致蓋山排萬盞華燈夜月樓臺鳳翥降

三山瓊島金明池上，在春柳小花城邊，四季花，甘瀉，聖魚，龍變化之鄉，四柱座，軍州，臨麟之地，黎庶盡歌，豐稔曲，嬌娥齊唱，太平詞，坐香車，作人仕女，蕩金鞭，公子玉孫，太街上，盡列珠璣，小巷內，遍盈羅綺，鸞講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直樓臺。

當下，柴進、燕青兩箇，入得城來，行到御街上，往來看罷，轉過東華門外，見酒肆、茶坊，不計其數，往來錦衣花帽之人，紛紛濟濟，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出坐地，裝進引着燕青，選上一箇小小酒樓，臨街古，簡閣子，凭欄望時，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幙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柴進喚燕青付耳低言，你與我如此如此，燕青是箇點頭會意的人，不必細問，火急下樓，出得店門，恰好迎着箇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箇噪，那人道，面生全不曾相識，燕青說道，小人的東人和親，是故交，特使小人來相請，原來那班直姓王，燕青道，莫非是下。

觀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道正是教小人請王觀察會
忘記了那王觀察跟隨着燕青來到樓上燕青揚起簾子對柴進道
請到王觀察來了燕青接了手中執色柴進邀入閣兒裡相見各施
禮罷王班直看了柴進半晌却不認得說道在下眼拙失認了足下
適蒙呼喚愿求大名柴進笑道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說兄
長熟思之一壁使叫取酒來與觀察小酌酒你安排到備候菜品
燕青則酒慇懃相勸酒至半酣柴進問道觀察頭上這朵翠花何意
那王班直道个上天千慶賀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人通
類有五千七百八人每人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
金牌一箇鑿着與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宮中聽候點視如有宮
花錦襖便能勾入內裏去柴進道在下却不省得又飲了數盃柴進
便叫燕青你自去與我釀一杯熱酒來吃無移時酒到了柴進便起

身與玉班道把靈道足頭飲過這杯小弟敬酒芳纔達知姓氏延班
直道在下實想不起慮求大名玉班直降起酒味一飲而盡拾纔吃
籠山角流涎兩脚騰空倒在凳上柴進慌忙去了巾幘衣服靴鞅却
脫下玉班直身上錦襖踢鞋胯之類從頭穿了帶上花翎拏了執
色分付燕青道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
不必分付自有道理凌吾且說柴進離了酒店直入東華門去看那
內庖時真乃人間天上但見

祥雲籠鳳閣瑞霧罩龍樓琉璃瓦砌登巒龜背簾垂翡翠正陽門
逕通黃道長朝殿瑞拱紫垣滄儀臺占箕星辰待滿院班分文武
牆塗椒粉絲絲綠柳柳飛甍殿繞欄楯簇簇柴花迎步蟄就疑身
在蓬萊島彷彿神遊兜率天

柴進去到內裏但過禁門爲有服色無人阻當直到紫宸殿轉過文

都看殿門各有金鎖鎖着不能匆進去且轉過崇輝殿後殿邊
轉將入去到一箇偏殿牌上金書唐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書之處
側首開着一扇珠紅柵子柴進閃身入去看時見正面鋪着御座兩
邊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寶象管筆花箋龍墨錦溪硯書架上畫是群
書各插着牙籤莫知其數正面屏風上堆着疊綠畫着山河社稷池
一之圖轉過屏風後面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寫着道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爾家被我們機害因此知常記
心寫在這里便去身邊拔出暗器正把山東宋江那四箇字刻將下
來機杆出殿隨後早有人來柴進便離了內苑出了東華門回到酒
樓上看那王班直時尚未醒來依舊把錦衣花帽服色等件都放在
閣兒內柴進還穿了依舊衣服喚燕青和酒保討弄了酒錢剝下十

數貫錢就賞了酒保。臨下樓來，分付道：「我和王觀察是兄弟，恰纔他醉了，我替他去的。裡點名請回來，他還未醒，我却在此。城外住，恐怕嚇了。城門剩下來，都賞你。他的服色、靴衣都在這里。酒保道：「官人但請放心。男女、禽獸、侍柴、進燕、青雞，得酒店、迎用、傷、詩、閑、去、承、王、班、直、到、晚、起、來、見、了、服、色、在、朝、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說、柴、進、的、話、王、班、直、似、醉、如、癡、回、到、家、中、次、日、有、人、來、說、情、恩、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箇、字、今、日、各、問、好、坐、把、得、銀、桶、般、緊、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盛、誌、王、班、直、情、知、是、了、那、里、敢、說、再、說、柴、進、回、到、店、中、對、宋、江、備、細、說、內、宮、之、中、取、出、御、書、太、寇、山、東、宋、江、四、字、與、宋、江、看、罷、嘆、息、不、已、十、四、日、晚、宋、江、別、了、一、箇、人、入、城、看、燈、怎、見、得、好、箇、東、京、有、古、樂、府、一、篇、單、道、

東京勝樂

一生梁王初分晉地，雙魚正將夾門臥牛城，湖相接，四邊村舍。

金明陳迹，上林苑花發，三春綠楊外，浴添冰水，千里接龍津，潘樂樓上酒，九重宮殿，鳳闕天閣，東風外，笙歌嘹亮，堪聞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呼帝子，王孫堪圖畫，山河社稷，千古汴京城。

故宋時東京，果是天下第一國都，繁華富貴，山在道君皇帝之時，當日黃昏，明月從東而起，天上並無雲霧，宋江柴進扮作閑涼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爲小閹，只留李達看房，四箇人，襪在社火隊裏，取路闖入封贈門來，遍觀六街三市，果然夜煖風和，正好遊戲，轉過馬行街來，家家門前，扎縛燈棚，簾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四箇轉過御街，見兩行都是煙月牌來，到中間見一家外，懸青布幙，裡掛斑竹簾，兩邊盡是碧紗窗，外掛兩面牌，牌上各有五箇字，寫道：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來吃茶，問茶博士道：前面角枝是誰家？茶博士道：這堤東

京上鷹行首喚做李師師間壁便是趙元奴家。宋江道莫不是和冷
上打得熱的茶博士道不可高聲耳目覺近。宋江便喚燕青付耳低
言道我要見李師師一面。暗里取事。你引生箇筵曲入去。我在此間
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進戴宗在茶坊裡吃茶。却說燕青運到李師
師門首。揭開青布幙。掀起斑竹簾。轉入中門。見掛着一碗鴛鴦燈。下
面犀皮香卓兒上。放着六箇博山古銅香爐。爐內細細噴出香來。兩
壁土掛着四幅名人山水畫。下設四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見無人
出來。轉入天井裏面。又是十個大客位。鋪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
小牀。鋪着落花流水紫錦褥。懸掛一架玉棚好燈。擺着異樣古董。燕
青微微咳嗽一聲。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十箇姬奴來。見燕青道。箇箇
福便問燕青哥高姓。那里來燕青道。相煩姐姐請出媽媽來。小生
自有話說。梅香入去不多時。轉出李媽媽來。燕青請他坐了。納頭四

拜李媽媽道小婿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兒的兒子
 張叔的便是從小在外今日方歸原來世上姓張姓李姓王的最多
 那度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燈下認人不仔細雖然省起叫道你不是
 本生虧下小張閑麼你那里去了許多時不來燕青道小人一向不
 在家不得來相望如今伏侍倚山東客人有的是一家私說不能盡他
 是倚燕南河北第一箇有名財主來此間做些買賣一者就賞元寶
 二者來京師省親三者就將貨物在此做買賣四者要來見娘子一
 回怎敢說來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滿意不是小閑買賣那
 人肯看手百兩金銀欲送與宅上那度婆是個好利之人愛的是金
 錢聽的燕青道一席話便動其心忙呼李師師出來與燕青厮見燈
 下看時端的好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燕青見了剎頭便拜
 行詩為証

少年聲價冠青樓 玉貌花顏世罕儔 萬乘當時垂眷

何慚泚士便低頭

那虔婆說與備細李師師道那員外如今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前面對門茶坊裏李師師便道請過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語不敢擅進虔婆道快去請來燕青逕到茶坊裏耳邊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錢還了茶博士三人跟着燕青逕到李師師家內入得中門相接請到大客位裏李師師欽手向前動問起居道適間張團爹談大雅今辱左顧綺閣生光宋江答道山僻之客孤陋寡聞得觀花容生平幸甚李師師便邀請坐又問道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華廵檢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宋江柴進居左客席而坐李師師右邊玉位相陪娘子奉茶至李師師親手與宋江柴進戴宗燕青換盞不必說那盞茶的香味細取雀舌香勝龍涎茶罷收了盞托欲

敘行藏只見娘子來報官家來到後面李師師道其實不敢相留來
日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却請諸位到此少敘三杯以洗泥塵宋江
喏喏連聲帶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師師門來與柴進道今上兩箇表
子一箇李師師一箇趙元奴雖然見了李師師何不再去趙元奴家
走一遭宋江逕到茶坊問壁揭起簾幙張閑便請趙婆出來說諸燕
青道我這兩箇官人是山東巨富客商要見娘子一面一百兩花銀
相送趙婆道恰恨我女兒沒緣不快在牀出來相見不得宋江道如
此却再來求見趙婆相送出門作別了四箇且出小御街逕投天漢
橋來看鰲山正打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聒耳鼓樂喧天燈火
疑眸遊人似蟻宋江柴進也上樊樓尋箇閣子坐下取些酒食餚饌
也在樓上賞燈飲酒吃不到數杯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道

浩氣冲天貫斗牛

英氣事業未曾酬

手提三尺龍泉劍

知公明
在衙門
所以
虎變色

不斬奸邪誓不休

宋江聽得慌忙過來看時，却是九級龍使進，沒遮欄穆弘在閣子內，吃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來，喝道：「你這兩箇兄弟，嚇殺我也。」快筭還酒錢，連忙出去。早是遇着我，若是做公的，聽得這場橫禍，不小誰想你這兩箇兄弟也。這般無知兇醜，快出城不可遲滯。明日看了正盪連夜便回，只此十分好可。莫非弄得捩撒了，史進穆弘默默無言，便叫酒保筭還了酒錢，兩箇下樓，取路先投城外去了。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計筭還了酒錢，四人拂袖下樓，逕到萬壽門來客店內敲門。李逵困眼，睜開對宋江道：「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既帶我來，却教我看房，閃出鳥來，你們都有去快活。」宋江道：「為你生性不善，面醜惡，不爭帶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禍。」李逵便道：「則不帶我去便了，何消得許多推故。」我見我那里嚇殺了別人。」

家火的小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帶你去打罷了
縣連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過了一夜次日正是上元節候天
明得好看看傍晚慶賞元宵的人不知其數古人有一篇終都
單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報乍瑞靄，霽色皇都春早。翠幃競飛，玉勒爭馳，都聞道整
山彩結蓬萊島。向晚色雙龍御照，絳霄樓上，彤芝蓋底，仰瞻天表。
縹緲風轉帝樂慶，玉殿共賞。群仙同到，迤邐御香飄，滿人間，開嬉
笑。一點星毳小，慚隱隱，鳴稍聲杳。遊人月下歸來，洞天未曉。

這一篇詞稱頌着道君皇帝慶賞元宵與民同樂，此時國富民安，上
農樂業，當夜宋江與同柴進依前扮作閑客，引了戴宗李逵燕青共
五箇人，逕從萬壽門來，是夜雖無夜禁，各門頭目軍士全付披掛，都
是戎裝，貫帶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擺布得甚是嚴整，高太尉自引鉞

騎馬軍五封，在城上羈禁。宋江等五人，向人叢裡，挨挨搶搶，直到城裡。先喚燕青，付耳低言，與我如此如此。只在夜來茶坊裡相會。燕青應往李師師家叩門。李媽媽李行首都出來，接見燕青，便說道：煩達員外，休怪他家不待問來。此私行我家，怎敢輕慢。燕青道：王人再三上，僕媽媽敬動了花魁娘子，山東海僻之地，無甚罕希之物，便有些出產之物，將來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與娘子打些頭首器皿，權當人事。隨後別有罕物，再當拜送。李媽媽問道：如今員外在那裡？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燈。世上度婆愛的是錢財，見了燕青，取出那火柴也似金子兩塊，放在面前，如何不動心？便道：今日上元佳節，我母子們却待家筵數杯，若是員外不棄，請到貧家，少敘片時，不知肯來也不？燕青道：小人去請，無有不來。說罷，翻身回到茶坊，說與宋江這話。頭隨即都到李師師家。宋江教

戴宗同李逵出在門前等三個入內到裏面大客位東李師師接着
拜謝道員外識荆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却之不恭受之太過宋江
客道山僻村野絕無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勞花兒娘子
致謝李師師邀請到一箇小小閣兒裏分賓坐定妳子侍婢捧出珍
異菓子濟楚菜蔬希奇按酒其美肴饌盡川定器擺一春臺李師師
執盞向前拜道風世有緣今夕相遇二君草草杯盤以奉長者宋江
道在下山鄉雖有貫百浮錢未曾見此富貴花兒風流蘊藉名播寰
宇求見一面如登天之難何況促膝笑談親賜杯酒李師師道員外
見愛獎譽太過何敢當此都勸罷酒叫妳子將小小金杯巡飾但是
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皆是柴進回答燕青立在邊頭和閑取
笑酒行數巡宋江且滑揎拳裸袖點點指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
進笑道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李師師道酒以合歡何拘于

大
通

禮嫺嫺說道：門前兩箇伴當，一箇黃鬚鬚，且是生的怕人，在外呵喃。喃訥訥地罵。宋江道：「與我喚他兩箇入來。」只見戴宗引着李逵到門前。李逵見宋江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自肚裡有五成沒出好氣，睜圓怪眼，直聽他三箇。李師師便問道：「這漢是誰？」恰似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衆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說，宋江答道：「這箇是家生的孩兒小李。」那師師笑道：「我個不打算，辱了太白學士。」宋江道：「這廝却有武藝，挑得三百斤擔子，打得三五個人。」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鍾，各與盃鍾戴宗也。晚三鍾，燕青見怕他，只出訛言，先打牀。他和戴宗依原去門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就取過賞鍾連飲數鍾。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西水詞」，宋江乘着酒興，索紙筆來，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開花箋，對李師師道：「不才亂道一詞，盃前胸中辭結，呈上花兒尊尊，當將宋江落筆，遂成樂府詞一首。」隨

是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種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馬行連八九只等金鷄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寫畢遍與李師師反復看了不曉其意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却把心腹哀曲之事告訴只見娘子來報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後門李師師忙道不能遠送切乞恕罪自來後門接駕娘子姪娘連忙收拾過了林盤什物扛過臺卓酒掃亭軒宋江等都未出來却閃在黑暗處張見李師師拜在面前奏道起君聖上龍體勞困只見天子頭戴軟紗唐巾身穿滾龍袍說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官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殿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久等不至寡

人自來愛鄉近前與朕攀話有詩爲証

鐵鎖皇橋爛不收
翠華深夜幸青樓
六官多少如花女

却與倡姪賤輩遊

起

宋江在黑地裏說道。今番控過後。次難逢俺三箇。何不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有何不好。柴進道。如何使得。便是。應允了。後來也有潮變。三箇正在黑地裏商量。却說李逵見了宋江。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門。頭上毛髮倒豎起來。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幙。推開扇門。逕走入來。見了李逵。唱問道。你這廝是誰。敢在這裡。李逵也不回應。挺起把交椅。望楊太尉。劈臉打來。楊太尉到吃了。一驚。措手不及。兩把交椅。打翻地下。戴宗便來救。那里攔當得住。李逵扯下書齋來。就蠟燭上。點着。東榨西榨。一面放。跌香卓。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三箇。聽得趕出來看時。見黑旋風。飛

好復風
只向李
天

下半截滾滾正在那里行兇。四箇扯出門外去。時李達就街上奔將
捧。直打。出小御街來。宋江見他性起。只得和柴進戴宗先趕出城。恐
關了禁門。脫身不得。只留燕青看守着他。李師師家火起。驚得趙家
家。一道煙走了。隣右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他。楊太尉這話都不必
說。城中喊起殺聲。震天動地。高太尉在北門上巡警。聽得了這話。帶
領軍馬。便來追趕。李達正打之間。撞着穆弘史進四人。各執鎗。捧一
齊助力。直打到城邊。把門軍士急待要開門。外面魯智深輪着鉄禅
杖。武行者使起雙戒刀。朱仝劉唐手攔着朴刀。早殺入城來。救出裏
面四箇。方纔出得城門。高太尉軍馬恰好趕到城外來。八箇頭領不
見宋江柴進戴宗正在那里心慌。原來軍師吳用已知此事。定教大
關東京。尅時定日。差下五員虎將。引領帶甲馬軍士千騎。是夜恰好
到東京城外等接。正逢着宋江柴進戴宗三人帶來的空馬。就教上

馬隨後八人也到正都止隔時策內不見了李達高太尉軍馬裏衝
將出來宋江的匹虜將手下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邊
立馬于濠塹上大叫道梁山泊奸漢全聚在此早早獻城免汝一死
高太尉聽得那聲取出城來慌忙教放吊橋聚軍上城隄防宋江
便叫燕青分付道你和我黑廝最好你可尋尋他等等隨後與他同來
我和軍馬來將先回屋夜還寨恐怕怕路出別有枝節不題宋江等人
馬去了且說燕青正在人家房簷下看時只見李達從店裡取了行
來拿着雙斧大吼一聲跳出店門獨自打箇要去打破東京城池正
是聲吼巨雷離酒肆手提大斧劈城門畢竟果旌風李達怎地去打
城且聽下回分解

言總評

英雄用武李達用武文者智絕武者勇絕道

道東京京城裡真是
好說大家請看何如

錢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三

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兇

梁山泊雙獻頭

詩曰

蛇藉龍威事不誅，姦欺暗室古誰無。只知行劫爲良策，

翻笑彝倫是畏途。狄女懷中誅僞兇，牛頭山裏戮兇徒。

李逵救得良人女，真是梁山大丈夫。

小大底

話說當下李逵從客店裏搶將出來，手拈雙斧，要透城邊劈門，被燕

青抱住腰脰，只一交，顛箇脚朝天。燕青拖將起來，望小路便走。李逵

只得隨他，爲何李逵怕燕青，原來燕青小廝，撲天下第一。因此宋公

明着冷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隨他，燕青小廝，撲手到一交。李逵

多會着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隨順。燕青和李逵不敢從大路上走，

恐有津馬追來難以抵敵只得大寬轉遶陳留縣路來李逵再穿正
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沒了頭巾却把焦黃髮分開縮做
兩箇前髻行到天明燕青身邊有錢村店中買些酒肉吃了拽開脚
步趨行次日天明東京城好場熱鬧高太尉引軍出城追趕不上
泊把李師師只推不知楊太尉也自歸來將息抄點城中被傷人數
計有四五百人推倒跌損者不計其數高太尉會同樞密院童貫都
到太師府商議啓奏早早調兵勦捕且說李逵和燕青兩箇在路行
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四柳村不覺天晚兩箇便投一箇大庄院來
敲開門直進到草堂上庄主狄太公出來迎接看見李逵縮着兩箇
丫髻却不見穿道袍面觀生得又醜止不知是甚麼人太公隨口問
燕青道這位是那里來的師父燕青笑道這師父是箇蹣跚人你們
都不省得他胡亂趁些晚飯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聲

小
徒
真
徒

太公聽得這話，倒聽便拜李逵，說道：「師父可教弟子，則箇李逵道：『要
要我救你甚事？』實對我說。那太公道：『我家一百餘口夫婦兩箇嫡親
止有一箇女兒，年二十餘歲，半年之前，着了一箇邪祟，只在房中茶
飯並不出來討吃。若還有人去叫他，便亂打出來。家中人多被他
打傷了，累累請將法官來，也捉他不得。』李逵道：『太公，我是蕪州羅真
人的徒弟，會得騰雲駕霧，專能捉鬼。你若捨得東西，我與你今夜捉
鬼。』如今先要一猪一羊，祭祀神將。太公道：『猪羊我家儘有，酒自不必
得說。』李逵道：『你揀得膘肥的宰了，爛煮，將來好酒更要幾瓶，便可安
排。』今夜三更與你捉鬼。太公道：『師父如要書符紙札，老漢家中也有。
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樣，都沒甚麼鳥符。』身到房裡，便揪出鬼來。燕
青忍笑不住，老兒只道他是好話，安排了半夜猪羊，都煮得熟了，擺
在廳前。李逵斟討太碗滾熱酒十瓶，假做一巡篩，明晃晃點着兩枝

城。獨。相。燈。燒。着。指。爐。拜。香。奈。遠。接。條。豕。坐。在。雷。中。豈。不。念。我。前。時。
腰。間。拔。出。大。斧。砍。開。猪。羊。大。塊。候。扯。將。下。來。吃。又。叫。燕。青。道。飛。子。哥。
你。也。來。吃。些。燕。青。冷。笑。那。里。肯。來。吃。奈。遠。吃。得。飽。了。飲。過。五。六。碗。好。
酒。驚。得。太。公。呆。了。李。遠。便。叫。衆。道。客。們。都。來。敲。福。然。指。間。散。了。殘。
肉。李。遠。道。快。舀。桶。湯。來。與。我。們。洗。手。洗。脚。無。移。時。洗。了。手。脚。問。太。公。
討。茶。吃。方。又。問。燕。青。道。你。曾。吃。飯。也。不。曾。燕。青。道。吃。得。飽。了。李。遠。對。
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飽。朝。日。要。走。路。程。老。爺。們。去。轎。太。公。道。却。是。苦。
也。這。鬼。幾。時。捉。得。有。詩。為。証。

對。首。綠。酒。烏。猪。儘。力。墮。言。奸。夫。淫。女。並。同。牀。日。山。翁。謬。認。爲。邪。祟。
九。十。斷。送。綢。繆。爾。命。亡。

李。遠。道。你。真。箇。要。我。捉。鬼。着。人。引。我。去。你。女。兒。房。裡。去。太。公。道。便。是。
神。道。如。今。在。房。中。禱。石。亂。打。出。來。誰。敢。近。來。遠。接。兩。把。板。斧。在手。

大
也
仔
哥
哥

叫人將火把遠遠照着，李逵大踏步直搶到房邊，只見房內隱隱的有燈，李逵把眼一看，見一箇後生，抱着一箇婦人，在那里說話。李逵一脚踢開了房門，斧到處只見砍得火光迸散，霹靂交加，定睛打一看時，原來把燈盞砍翻了，那後生却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聲，斧起處，早把後生砍翻。這婆娘便攢入牀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漢子先一斧砍下頭來，攢在牀上，把斧敲着床邊，喝道：「婆娘，你快出來，若不攢出來，時和床都剝的粉碎。」婆娘連聲叫道：「你饒我性命，我出來，却纔攢出可來。」被李逵攢住頭髮，直拖到死屍邊，問道：「我殺的這廝是誰？」婆娘道：「是我奸夫王小二。」李逵又問道：「磚頭飯食那里得來？」婆娘道：「這是我把金銀頭面，與他三二更從牆上運將入來。」李逵道：「這等腌臢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邊，一斧砍下頭來，把兩箇人頭拴做一處，再捉婆娘屍首和漢子身屍相併。李逵道：「吃得飽，正沒消食處，就解。」

下上陣。戴。張。拿。起。雙。斧。看。着。兩。箇。死。屍。一。上。一。下。恰。似。發。撞。的。亂。
 烈。了。一。陣。李。遠。笑。道。眼。見。這。兩。箇。不。得。活。了。揮。起。大。斧。提。着。人。頭。大。
 叫。出。廳。而。來。兩。箇。鬼。我。都。捉。了。撒。下。人。頭。滿。座。裏。人。都。吃。一。驚。都。來。
 看。時。認。得。這。箇。是。太。公。的。女。兒。那。箇。人。頭。無。人。認。得。數。內。一。箇。庄。客。
 相。了。一。回。認。出。道。有。些。相。東。村。頭。會。粘。雀。兒。的。王。小。二。李。遠。道。這。箇。
 庄。客。到。眼。乖。太。公。道。師。父。怎。生。得。知。李。遠。道。你。女。兒。躲。在。床。底。下。被。
 我。揪。出。來。問。時。說。道。他。是。奸。夫。王。小。二。吃。的。飲。食。都。是。他。運。來。問。了。
 備。細。方。纔。下。手。太。公。哭。道。師。父。留。得。我。女。兒。也。罷。李。遠。罵。道。打。脊。老。
 牛。女。兒。偷。了。漢。子。兀。自。要。留。他。你。恁。地。哭。時。倒。要。賴。我。不。謝。將。我。明。
 日。却。和。你。說。話。燕。青。葬。了。箇。房。和。李。遠。自。去。歇。息。太。公。却。引。人。點。着。
 燈。燭。入。房。裏。去。看。時。照。見。兩。箇。沒。頭。屍。首。剝。做。十。來。段。丟。在。地。下。太。
 公。大。婆。頓。聲。啼。哭。便。叫。人。扛。出。後。院。去。燒。化。了。李。遠。睡。到。天。明。跳。將。

有人多
在此人

春

趕來對大公道：「昨夜與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教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李逵、燕青吃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除却姦淫，有詩爲証：
惠性掀騰不自由，房中剝却兩人頭。
痴翁猶自傷情切，

且說李逵和燕青離了五柳村，依前上路。此時草枯地潤，木落山空，於路無話。兩箇因寬轉梁山泊，比到寨尙有七八十里，也不到山，離荆門鎮不遠。當日天晚，兩箇透到一箇大庄院，敲門。燕青道：「俺們尋客店中歇去。」李逵道：「這大戶人家，却不強似客店？多少說猶未了。」庄客出來回話道：「我主太公正煩惱哩，你兩箇別處去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廳上。李逵口裡叫道：「過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鳥緊，便道太公煩惱，我正要和煩惱的說話。」裏面太公張時，看見李逵生得兇惡，暗地教人出來接納，請去廳外側首有間耳房，叫

他兩箇安歇、造些飯食、與他兩箇吃着、他裏面去睡、多睡時、搬出飯來、兩箇吃了、就便歇息、李逵當夜、沒些酒、在土坑子止、翻來覆去、睡不着、只聽得太公太婆、在裏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焦、那雙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將起來、便向廳前問道、你家甚麼人哭、這一夜、攪得老爺睡不着、太公聽了、只得出來答道、我家有箇女兒、年方一十八歲、吃人搶了去、以此煩惱、李逵罵道、打脊老牛、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煩惱做甚麼、太公道、不是與他強奪了去、李逵道、又來作怪、奪你女兒的是誰、太公道、我與你說他姓名、驚得你屁滾尿流、他是梁山泊頭領、宋江、有一百單八箇好漢、不帶小軍、李逵道、我且問你、他是幾箇來、太公道、兩日前、和他一箇小後生、各騎着一疋馬來、李逵便叫、燕小乙、哥、你來聽、這老兒說的話、他哥哥原來心是口、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沒這事、李逵道、他在東京兀自

去李師師家去。到這里，怕不做出來。李逵道：「你且看有個詞，我們吃對太公說道：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這箇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奪了你的女兒，我去討來還你。」太公拜謝了。李逵、燕青、遙望梁山泊來，路上無話。直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李逵、燕青回來，便問道：「兄弟，你兩箇那里來，錯了許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應答，臉圓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箇字，扯做粉碎。衆人都吃了一驚。宋江喝道：「黑廝又做甚麼？」李逵拿了雙斧，搶上堂來，逵宋江當下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將，慌忙攔住，奔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大怒，喝道：「這廝又來作怪，你且說我的過失。」李逵氣做一團，那里說得出，有詩爲証：

倚草兇徒假姓名，
花顏閨女強攬行。
李逵不細窮來歷，
浪說公明有此情。

的李師師不肯放不是他是誰因此來發作宋江聽罷便道這般屈
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說李逵道我聞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却是畜
生你做得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聽我說我和三三三軍馬回來
兩疋馬落路時須瞞不得衆人若還得一箇婦人必然只在寨裡你
却去我房裡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說甚麼烏閉話山寨裡都是你手
下的人護你的多那里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箇不貪色慾的好
漢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
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箇商量你若不把女
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鬧攘
那劉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們同去面對若還對番子就那里舒着
頸子受你板斧如若對不番你這廝沒上下當得何罪李逵道我若
還拏你不着便輪這顆頭與你宋江道最好你衆兄弟都是証見便

叫。截。荷。孔。目。斐。宣。寫。了。賭。賽。軍。令。狀。血。紙。兩。箇。各。書。字。朱。江。的。是。
與。李。達。收。了。李。達。的。把。與。朱。江。收。了。李。達。又。道。趙。後。生。不。是。別。人。只。
是。柴。進。柴。進。道。我。便。同。去。李。達。道。不。怕。你。不。來。若。到。那。里。對。番。子。之。
時。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王。大。官。人。也。吃。我。幾。斧。柴。進。道。這。箇。不。妨。你。
先。去。那。里。等。我。們。前。去。時。又。怕。有。蹊。蹊。李。達。道。正。是。便。喚。了。燕。青。俺。
兩。箇。依。前。先。去。他。若。不。來。便。是。心。虛。回。來。罷。休。不。得。有。詩。爲。証。

李達鬧攘沒干休 要砍梁山寨主頭
劉家庄上問來由 要砍梁山寨主頭
欲辯是非分彼此

燕青與李達再到劉太公庄上，太公接見，問道：「好漢所事如何？」李達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來教你認他，你和太婆并庄客都仔細認他，若遠是時，只管實說，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見庄客報道：「有十數騎馬來到庄上了。」李達道：「正是了，側邊屯住了人馬，只教宋江。」

進入來宋江紫進徑到草廳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側邊只等
老兒叫聲是李逵便歇下手那劉太公近前來拜了宋江李逵而老
兒道這箇是奪你女兒的不是那老兒睜開眊羸眼打怕老精神定
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對李逵道你却如何李逵道你兩箇先着眼聽
他這老兒懼怕你便不敢說是宋江道你便叫滿庄人都來聽我李
逵隨即叫衆庄客人等認時齊聲叫道不是宋江道劉太公我便是
梁山泊宋江這位兄弟便是柴進你的女兒多是吃假名托姓的騙
將去了你若打聽得出來報上山寨我與你做主宋江對李逵道這
里不和你說話你回來寨裏自有辯理宋江柴進自與一行人馬先
回大寨去了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緊上錯做了
事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你把去獻與哥哥便了燕
青道你沒來由尋死做甚麼我教你一箇法則喚做負荆請罪李逵

宋江

宋江

宋江

道怎地是負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脫了將麻繩綁了條索玉背着一把荆杖拜伏在忠義堂上告道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這箇喚做負荆請罪李逵道好那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頭去乾淨燕青道山寨裡都是你弟兄何人笑你李逵沒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來負荆請罪有詩爲証

三家對証已分明 方顯公平正大情
此日負荆甘請罪 可憐樽酒愧餘生

却說宋江柴進先歸到忠義堂上和眾弟兄們正說李逵一事只見黑旋風脫得赤條條地背上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頭口裏不做一聲宋江笑道你那黑廝怎地負荆只這等饒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揀大棍打幾十罷宋江道我和你賭砍頭你如何却來負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饒我把刀來割這顆頭去也

走了當衆人都將李逵圍住。李逵道：「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捉得那兩箇做宋江討得劉太公女兒來還他。」這等方纔饒你。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我去瓮中捉鰲，手到拿來。」宋江道：「他是兩箇好漢，又有兩副鞍馬，你只獨有一箇，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愿往。」便去房中取了斧子，縛了齊斜桿棒，隨着李逵再到劉太公庄上。燕青細問他來情。劉太公說道：「日平西時來三更裏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爲頭的生得矮小，黑瘦，面皮第二箇夾壯身材，短鬚，大眼。二人問了備細，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兒還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將令，務要我兩箇尋將來，不敢違悞。便叫煮下乾肉，做起蒸餅，各把料袋裝了，拴在身邊，離了劉太公庄上，先去正北上尋。但見荒僻無人煙去處，行了兩日，絕不見些消耗。却去正東上又尋了兩日，直到凌州高唐境內，又無消息。李逵心焦面

熟却回來望西邊詳去又尋尋兩首絕無些動靜當晚兩箇且向山邊十箇古廟中供桌上歇宿李逵那里睡得着扒起來坐地只聽得廟外有人走的響李逵跳將起來開了廟門看時只見一條漢子提着把朴刀轉過廟後生筒子上去李逵在背後跟去燕青聽得拿了弩弓提了桿棒隨後趕來叫道李大哥不要趕我自有的道理是夜色朦朧燕青提桿棒與了李逵遠遠望見那漢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趕近搭上箭弩弦穩放叫聲如意子不要怕我只一箭正中那漢的右腿撲地倒了李逵趕上撇衣領揪住直拿到古廟中喝問道你把劉太公的女兒搶的那里去了那漢告道好漢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搶甚劉太公女兒小人只是這里剪徑做些小買賣那里敢大弄搶奪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漢細做一團捉起斧來喝道你若不實說砍你做二十段那漢叫道且放小人起來商量燕青道漢子我且與

拔了這箭、放將起來、問道：「劉太公女兒端的是甚麼人、搶了去、只是你趙聖剪徑的、你豈可不知些風聲？」那漢道：「小人胡猜、未知真實、離此間西北上、約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喚做牛頭山、山上舊有一箇道院、近來新被兩箇強人一箇姓王名江、一箇姓董名海、這兩箇都是綠林中草賊、先把道士道童都殺了、隨從只有五七箇伴當、占住了道院、專一要來打劫、但到處只稱是宋江、多敢是這兩箇搶了去、有詩爲証、」

尋賊潛居古廟堂

風寒月冷轉淒涼

夜深偶獲山林客

說出強徒是董王

燕青道：「這話有些來歷、漢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風李逵、我與你調哩、箇瘡、你便引我兩箇到那里去、那人道：「小人愿往、燕青去尋朴刀、還了他、又與他札縛了瘡口、趁着月色、」

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過十五里來路，到那山看時，若不甚高，果似牛頭之狀，形如臥牛之勢，三箇上這山來，天尙未明，來到山頭看時，圍圍一遭土墻，裏面約有二十來間房子，李逵道：「我與你先跳將入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會。」李逵那里忍耐得，騰地跳將過去了，只聽得裏面有人喝聲，門開處，早有人出來，便挺朴刀來，遼李逵，燕青生怕撒了事，拄着桿棒，也跳過牆來，那中箭的漢子，一道煙走了，燕青見這出來的好漢，正對李逵，潛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漢臉頰骨上，倒入李逵懷裏來，被李逵後心只一斧，砍翻在地，只見裏面絕不見一箇人出來，燕青道：「這廝必有後路走了，我與你去截住後門，你却把着前門，不要胡亂入去，且說燕青來到後門牆外，伏在黑暗處，只見後門開處，早有一條漢子，拿了鑰匙來，開後面牆門，燕青轉將過去，那漢子見了，連房檐便走出前門來，燕青大叫：「前面截住。」

頭抵打拴在二匹馬上。李逵縛了箇草把，將蔥下殘燈，把草房四邊
蕪着燒起。他兩箇開了牆門，莽進改子金資下山。直到劉太公庄上，
爹娘見了女子，十分歡喜，煩惱都沒了。盡來拜謝兩位頭領。燕青道：
「存不要謝，我兩箇你來寨裡拜謝俺哥哥宋公明，兩箇酒食都不肯
吃。」上隊騎了一匹馬，飛遶山莊來，回到寨中。紅日啣山之際，都到三
關之上。兩箇牽着馬，驮着金銀，抵了人頭，逕到忠義堂上，拜見宋江。
燕青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頭埋了。金銀收拾庫
中，馬放去，鞍馬房內喂養。次日，設筵宴與燕青李逵作賀。劉太公也
收拾金銀上山，來到忠義堂上，拜謝宋江。宋江那里肯受，與了酒飯。
收拾下山回庄去了。不在話下。祭山泊自此無話。不覺時光迅速，看
着鶯黃着柳，漸漸綠鴨生波。鶯鶯亂簇紅英，杏臉微開綠葢。山前花
山後樹，俱各萌芽。洲上蘋水，中流都回生意。驟雨初晴，可是麗人天。

氣禁煙總過正當三月韶華宋江正坐只見闕下解一夥人到預先報上山來說道拏得一夥牛子有七八箇車箱又有幾束哨棒宋江看時這夥人都是彪形大漢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幾箇直從鳳翔府來今上泰安州燒香日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降誕之辰我每都去臺上使棒一連三日何止有千百對在那里今年有箇撲手好漢是秦原府人氏姓名原身長一丈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說道湘撲世間無對手爭交天下我爲魁聞他兩年曾在廟中爭交不曾有對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貼招兒單搗天下人相撲小人等因這箇人來一者燒香二者爲看任原本事三來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則箇宋江聽了便叫小校快送這夥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後遇有往來燒香的人休要驚嚇他任從過往那夥人得了性命拜謝下山去了只見燕青起身稟覆宋江說

轉數年。詔不許。席有分教。聞動了。泰安州太師。丁祥符縣。正是東嶽廟。出雙虎鬪。嘉寧殿上。二龍飛。畢竟無壽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大哥。真是忠義漢子。他聽得朱公明。做出這件事來。就要殺他。直那裏再問仔細。此時若有些擬議。便不是李大哥了。所稱畏友。非是。新交藉中。何可少此人。

羅伯敬先生詩話卷之七十四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

古風一首

彗星飛出東南角

四散遼流遶寡扉 / 徽宗朝內長英雄

兄弟聚會梁山泊

中有一人名燕青 / 花繡遍身光閃爍

鳳凰踏碎玉玲瓏

孔雀斜穿花錯落 / 一團俊俏真堪誇

萬種風流誰可學

錦體社內奪頭籌 / 東嶽廟中相賽博

功成身退避嫌疑

心明機巧無差錯 / 世間無物堪比論

金風未動蟬先覺

話說這一篇詩，單道着燕青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機巧心算

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強似那三十五箇。當日燕青稟宋江道：小乙

只恐不遇也
官做也

自幼跟着盧員外學得這身相撲，江湖上不曾逢着對手。今日幸遇此機會，三月二十八日，又近打小乙，並不帶一人，自去獻臺上好歹攀他攪一交，若是輸了，攪死永無怨心；倘或贏時，也與哥哥增些光彩。這日必然有一場好鬧。哥哥却使人救應，宋江說道：賢弟聞知那人身長一丈，貌若金剛，約有千百斤氣力，你這般瘦小身材，總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長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撲的有力使力，無力使智，非是燕青敢說口。臨機應變，看景生情，不到的輸與他。那呆漢盧俊義也道：我這小乙端的自小學成，好一身相撲，隨他心意，叫他去至期，盧某自去接應他回來。宋江問道：幾時可行？燕青答道：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來日拜辭哥哥下山路，上畧宿一宵，二十六日赶到廟上，二十七日在那里打探一日，二十八日却好和那廝放對。當日無事，次日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

李大師
做事必
不說話

眾人看燕青時，打扮得村莊村莊，一身花樣，把納襖包得不見，扮做山東貨兒，腰裏插着一把串鼓兒，挑一條高肩雜貨擔子，諸人看，只鄰笑宋江道：「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你且唱箇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眾人聽燕青一手撚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貨郎太平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去眾人又笑，酒至半酣之後，燕青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取路望泰安州來，有詩爲証：

驍勇燕青不可拔，當場鐵撲有機關。欲尋敵手相論較，

特地驅馳上泰山。

當日天晚，正待要尋店安歇，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燕小乙哥，等我一等。」燕青歇下擔子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燕青道：「你趕來怎地？」李逵道：「你相伴我去荆門鎮，走了兩遭，我見你獨自箇來放心不下，不曾對哥哥說，知偷走下山，特來幫你。」燕青道：「我這里用你不著，你快

人

早早回去。李逵焦躁起來，說道：「你便是真箇不得的好漢，我好意來
 幫你，你到翻成惡意。我却偏鳥要去燕青尋思，怕壞了義氣，便對李
 逵說道：「和你去不爭那哩。聖帝生日，都有四山五嶽的人聚會，認的
 你的，頗多你依的我三件事，便和你同去。」李逵道：「依得。」燕青道：「從今
 路上和你前法各自走一覺，到客店裏入得店門，你便自不要出來。
 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得到得廟上，客店裏，你只雜病，把被袍釘頭臉，
 假做打勦睡，便不要做聲。第三件，倘見廟上你挨在棚人中看爭交，
 時不要大驚小怪。大哥，你便得麼？」李逵道：「有甚難處？」燕青道：「依你便。」當晚
 兩箇投客店安歇。次日五更起來，還了房錢，同行到前面打火吃了
 飯，燕青道：「大哥，你洗髮洗面，我隨後來他。那條路上，只見燒香的
 人來往不絕，多有講說任原的本事。兩年在秦嶽無對，今年又經三
 年了。燕青聽得，有在心裏，申牌時候，將近廟上，傍邊眾人都立定脚

仰面在那裏看燕青歇下擔子，分撥人散也，挨向前看時，只見兩條紅標柱，恰似坊巷牌額一般相似，上立一面粉牌，寫道：秦原相撲。擎天柱，任原，傍邊兩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蒼龍。燕青看了，便扯匾擔，將牌打得粉碎，也不說甚麼，再挑了擔兒，望廟上去了。看的衆人，多有好事的，飛報任原說：今年有劈牌放對的，且說燕青前日迎着李達，便來尋客店安歇。原來廟上好生熱鬧，不筭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薩聖節之時，也沒安着人處，許多客店，都歇滿了。燕青李達只得就市稍頭賃一所客店安下，把擔子歇了，取一床夾被，教李達睡著，店小二來問道：大哥是山東貨郎，來廟上趕趁，怕敢出房錢，不起燕青打着鄉談，說道：你好小覷人，一間小房，值得多少，便比一間大房錢，沒處去了，別人出多少房錢，我也出多少，還你店小二道：大哥休恠，正

是要緊的，且脚先說得明白最好。燕青道：我自來做買賣，倒不打緊。那里不去歇了，不想路上撞見了這箇鄉中親戚，見患氣病，因此只得要討你店中歇。我先與你五貫銅錢，夾及你就鍋中替我安排些茶飯，臨起身一發酬謝你。小二哥接了銅錢，自去門前安排茶飯，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李逵平昔性剛強，相伴燕青上廟堂。
只恐途中閑惹事，故令推病臥牀床。

沒多時候，只聽得店門外熱鬧，二三十條大漢走入店裏來。問小二哥道：劈牌定對的好漢，在那房裏安歇？店小二道：我這里沒有，那夥人道：都說在你店中。小二哥道：只有兩眼房，空着一眼，一眼是箇山來貨郎，扶着一箇病漢，賃了那一夥人道：正是那箇貨郎兒，劈牌定對。店小二道：休道別人取笑，那貨郎兒是一箇小小後生，做得甚用。

此人。
同。

那人齊道：你只引我們去張一張店。小二指道：那隔落頭房裏，便是眾人來請時，見紫閣着房門，都去窺眼子裏。張時兒裡，向床上，兩箇人，那廝抵着，眾人非思不下。數內，有一箇道：既是敢來，劈開，要做天下對手，不是小可的人。怕人弄他，以定是假裝做害病的。眾人道：正是了，都不要猜。臨期便見不到。黃昏前後，店裡何止三二十夥人來打聽，分說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當晚，搬飯與二人吃，只見李達從被窩裏鑽出頭來，小二哥見了，吃了一驚，叫聲阿也。這箇是爭交的爺爺了。燕青道：爭交的不是他，他自病患在身，我便是運來爭交的小二哥。道你休要瞞我，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裏。燕青道：你休笑我，我自法度，教你們大笑一場。回來多把利物賞你。小二哥看他兩箇吃了晚飯，收了碗碟，自去厨頭洗刷。心中只是不信。次日，燕青和李達吃了些早飯，分付道：哥哥你自拴了房門高睡，燕青却隨了

衆人來到岱嶽廟裡看時果然見天下第一但見
廟居岱嶽山鎮乾坤爲山嶽之至尊乃萬神之領袖山頭伏檻直
望見弱水蓬萊絕頂攀松盡郭是密雲薄霧樓臺森聳疑是金鳥
展翅飛來殿角稜層定覺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
屏亮榻映黃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旒冕舜目堯眉近
觀神顏滾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絳綃衣炳靈聖
公赭黃袍偏稱藍川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圍殿
威嚴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身猛勒玉十萬鐵衣兵五嶽樓相接
東宮仁安殿策連此闕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驢廟中土
神按二十四氣管火池鐵面太尉日月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
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霄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皆獲福
嘉年殿祥雲杳靄正陽門瑞氣盤旋萬民朝拜碧霞君四遠皈依

仁聖帝

當時燕青遊說了一遭，却出草莽亭，拜了四拜，問燒香的道：「這相撲任教師在那里？」便有好事人說在迎恩橋下。那個大客店裏，便是他教着三二百箇，上足徒弟。燕青聽了，逕來迎恩橋下。看時，見橋邊欄杆子上，坐着三三四十箇相撲子弟，面前遍插鋪金旗牌，錦綉帳額，等身靠旗。燕青閃入客店裏去，看見任原坐在亭心上，真乃有揭帝儀容，金剛貌相，頭削胸脯，顯存孝打虎之威，側坐胡床，有霸王拔山之勢。在那里看徒弟相撲，數內有人認得燕青，曾劈牌來，暗暗報與任原，只見任原跳將起來，揚着膀子，口裏說道：「今年那個合死的？」來我手裡納命。燕青低頭急出店門，聽得裏面都笑，急回到自己下處，安插些酒食與李逵同吃了一回。李逵道：「這們睡悶死我也。」燕青道：「只有今日一晚，明日便見雕雄，當時閑話都不必說。」三更前後，

聽得一派鼓樂響乃是廟上衆香官與聖帝上壽。四更前後燕肅奈
 遠起來問店小二先討湯洗了面梳洗了頭脫去外面納襖下面
 牽拴了綆綳護膝。偏扎起百熱粗水棍穿手象耳麻鞋上穿汗衫搭
 膊繫了腰兩箇吃頭早飯叫小二分付道房中的行李你與我照管
 店小二應道並無差脫。早得勝回來只道小客店裏也有五十五
 箇燒香的都對燕青道後生你自斟酌不要枉送了性命。燕青道當
 下小人明采之時衆人可與小人奪些利物衆人都存先去了的李
 遠道我帶了這兩把板斧去也。燕青道這箇却使不得。被人看破
 悞了大事。當時兩箇都在人際裏先到廊下做一坵兒伏了。那日燒
 香的人真及強個靈符惹大了箇聚猴廟。灑便洒了屋脊梁上都
 是看的人。就着嘉寧戲社轉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銀器皿錦綉段疋
 門外拴着五頭駿馬全副鞍轡。知州禁住燒香的人看這當年用撲

獻世一箇野老的脚穿鞋着靴止和獻世秦神已罷便請今年相
撲的對手出馬尋交說信未了只見人如潮湧却道十數對哨麻過
來前面列着四把旗那在原坐在橋上這橋前橋後三二十四花
泥棚的好漢前後攔來獻世上部着請下棚來開了幾句溫煖
的呵曾在原道我兩并到岱嶽奪了頭籌白白拿了若汗利物今年
必別脫棚說罷見并橋拿水桶的上來任原的徒弟都在獻臺邊一
週圍都齊地立着且說任原先解了膊膊除了巾幘虛籠着罰錦
襖子喝了一聲秦神受了兩口神水脫下錦襖百十萬人齊喝一
聲衆着那在原時怎生打扮

上面第一窩穿心紅角子腰繫一條絳羅翠袖三串帶兒拴十二箇
玉釧銀牙子扣兒玉腰上掛數對金鴛鴦菱裙襯衣護膝中有銅
鑰銅磅鐵膽內有鐵片鐵環扎腕半拴踢鞋紫繫世間架海擎天

如
不
也

將下來吐箇架子。則見廟裏的看官如攬海翻江相似。迭頭價喝采。眾人都呆了。任原看了他這花綉。急健身材。心裏倒有五分怯他。殿門外月臺上。本州太守坐在那里。彈壓前後皂衣公吏。環列七八十對。隨即使人來叫燕青下獻臺。直到面前。太守見了他這身花綉。一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心中大喜。問道。漢子。你是那里人家。因何到此。燕青道。小人姓張。排行第一。山東萊州人氏。聽得任原擲天下人相撲。特來和他爭交。知州道。前面那匹全副鞍馬。是我出的利物。把與任原。山棚上。應有物件。我主張分一半與你。你兩箇分了罷。我自擲舉你在我身邊。燕青道。相公這利物。到不打緊。只要擲翻他。教眾人取笑。圖一聲喝采。知州道。他是金剛般大條大漢。你敢近他不得。燕青道。死而無怨。再上獻臺來。要與任原定對。部署問他。先要了文書。懷中取出相撲社條。讀了一遍。對燕青道。你省得麼。不許暗算。燕

七下

卷之三

七

青冷笑道他身上都有准備我單單只是箇水棍兒暗算他甚麼知
州又叫部署來分付道這般一箇漢子俊俏後生可惜了你去與他
分了這撲部署隨即上殿臺又對燕青道漢子你留了性命還鄉去
我與你分了這撲燕青道你好不曉事知是我贏我輸衆人都和起
來只見分開了數萬香官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廊廡臺脊上也都
坐蒲只怕遮着了這對相撲任原此時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
霄雲外跌死了他部署道既然你兩箇要相撲今年且賽這對戲聖
都要小心着各各在意准淨地殿臺上只三箇人此時宿霧盡收旭
日初起部署擎着竹批兩箇分付已了叫聲看撲這箇相撲一來一
往最要說得分明說時遲那時疾正如空中星移電掣相似些兒遲
慢不得當時燕青做一兜兒蹲在右邊任原先在左邊立箇門戶燕
青則不動俚初時殿臺上各占一半中間心裡合交任原見燕青不

動轉。看有逼過者。過來。燕青又聽他下。三箇在。原精神。拍道。入必來。奔我下三。而你看我。不消動手。只一牌。踢這。所。亦。戲。臺。裏。有詩。爲。記。

百萬人中賊。燕青。輕生損命。尋尋常。試看兩虎相吞。咬

必定中間有一傷

亦排
不
應

任原看。看逼將。入來。虛將。左腳。賣箇。破綻。燕青。叫一聲。不要來。任原。却待。透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脇。下。穿將。過去。任原。性起。惡轉。身。又來。拿燕青。被燕青。虛跳。一。跳。又在。右脇。下。趙過去。大漢。終是。轉身。不便。三。換換。得。脚步。亂了。燕青。却。搶將。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襠。川。肩。膊。頂。住。他。胸。脯。把。住。任原。靠。托。將。起。來。頭。重。脚。輕。借。力。便。旋。五。旋。旋。到。戲。臺。邊。叫。一聲。下去。把。任原。頭。在。下。廊。在。上。其。照。下。戲。臺。來。這。一。撲。着。喚。做。鴿。旋。數。萬。香。官。看。了。齊。聲。叫。采。那。任原。的。徒弟。們。見。攔。翻。了。他。師父。先。把。山。棚。拽。倒。亂。搶。了。利。物。衆。人。亂。唱。

打時那二三十箇徒弟搶入獻臺來知州那裏搶押得住不想傍邊
惱犯了這箇太歲却是黑旋風李逵看見了睜圓怪眼倒豎虎鬚面
前別無器械便把杉刺子拖葱蕪拔斷擊兩條杉木在手直打將來
香官數內有人認得李逵的說將出姓名來外面做公的人齊入廟
裡大叫道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風那知州聽得這話從頂門上不
見了三覓脚底下踈失了七覓便投後殿走了四下裡的人湧併圍
將來廟門香官各自趁迤李逵看任原時跌得昏暈倒在獻臺邊口
內只有些游氣李逵搗塊石板把任原頭打得粉碎兩箇從廟裏打
將出來門外弓箭亂射入來燕青李逵只得扒上屋去揭瓦亂打不
多時只聽得廟門前喊聲大舉有人報將入來當頭一箇頭領白范
陽毬笠兒身穿白段子襖膀口腰刀挺條朴刀那漢是北京玉麒麟
盧俊義後面帶着史進穆弘齊智深武松解珍解寶七條好漢引一

千餘人殺開廟門入來策應。燕青李逵見了，便從屋上跳將下來，跟着大隊便走。李逵又去客店裏拿了雙斧，趕來廝殺。這府裡整點得官軍來時，那夥好漢已自去得遠了。官兵已知梁山泊人衆難敵，不敢來追趕，却說盧俊義便叫收拾，李逵回去行了半日路上，又不見了李逵。盧俊義又笑道：「正是招災惹禍，必須使人葬他上山。」穆弘道：「我去尋他回寨。」盧俊義道：「最好，且不說盧俊義引衆還山，却說李逵手提雙斧，直到壽張縣，當日午衙方散。李逵來到縣衙門口，大叫入來梁山泊黑旋風爹爹在此，嚇得縣中人手脚都麻木了，動憚不得。原來這壽張縣貼着梁山泊最近，若聽得黑旋風李逵五箇字，端的醫得小兒夜啼驚哭。今日親身到來，如何不怕。當時李逵逕去，知縣椅子上坐了，口中叫道：『着兩箇出來說話。』不來時便放火，廊下房內衆人商量，只得着幾箇出去答應，不然怎地得他去。數內兩箇吏員



出來廳上拜了四拜跪着道頭領到此必有指使李逵道我休來打攪你縣裏人因往這里經過因要一遭請出你知縣來我和他厮見兩箇去了出來回話道知縣相公却總見頭領來開了後門不知走往那里去了李逵不信自轉入後堂房裡來尋却見有那幞頭衣衫匣子在那里放着李逵扭開鎖取出幞頭插上展角將來帶了把綠袍公服穿上把角帶繫了再尋朝靴換了麻鞋拿着棍筒走出廳前大叫道使典人等都來瞧見衆人沒奈何只得上去答應李逵道我這般打扮也好麼衆人道十分相稱李逵道你們令史祗候都與我排衙了便去若不依我這縣都翻做白地衆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來擎着牙杖骨梁打了三通搦鼓向前聲喏李逵呵呵大笑又道你衆人內也着兩箇來告狀吏人道頭領在此坐地誰敢來告狀李逵道可知人不來告狀你這里自着兩箇裝做告狀的來告我又

那小風
流知縣

李大夫
天大
旨

不傷他。只是取一面笑。要公吏人等。商量了一回。只得着兩箇。擗子裝做厮打的來告狀。縣門外百姓都放來看。兩箇跪在廳前。這箇告道。相公可憐。見他打了小人。那箇告他罵了小人。我纔打他。李達道。那箇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問道。那箇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罵了小人是打他來。李達道。這箇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了他去。這箇不長進的。怎的吃人打了。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衆。李達起身。把綠袍。抓扎起。棍筒。揣在腰裡。製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箇原告人。號令在縣門前方。纔大踏步去了。也不脫那衣靴。縣門前看的百姓。那里忍得在笑。正是。壽張縣前。走過東。走過西。忽聽得一處學堂讀書之聲。李達。打起。簾子。走將入去。嚇得那先生。跳窻走了。衆學生們。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李達大笑。出門來。正撞着。穆弘。穆弘叫道。衆人。慶得你苦。你却在這里。風快上山去。那里由他。拖

着便走。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趕逢祭山泊來，有詩爲証。

牧民縣令古賢良，想是騰騰沒主張。惟殺李逵無道理。

琴堂鬧了鬧書堂

二人渡過金沙灘，到得寨裏衆人見了李逵，這般打扮，都笑到得忠義堂上。宋江正與燕青、農喜，只見李逵放下綠襖袍，去了雙斧，搖搖擺擺，直至堂前，執着棍筒來拜。宋江拜不得，兩拜把這綠襖袍踏裂，絆倒在地。衆人都笑。宋江罵道：「這廝忒大膽，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這是該死的罪過。但到處便惹起事來，今日對衆兄弟說過，再不使你李逵啞啞迎聲而退。」梁山泊自此以爲平安，都無甚事。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藝，操練人馬，冷會水者上船習學。各寨中添造軍器、衣袍、鎧甲、鎗刀、弓箭、牌弩、旗幟，不在話下。且說泰安州備將前事申奏東京，進奏院中又有收得各處州縣申奏表文，皆爲宋江等反。

天
地
人
此
越

加見極

亂搔撥一事大卿類總啓奏。是日景陽鐘響都來到待漏院中何嘗
早朝面奏天子。此時道君皇帝有一箇月不自臨朝視事。當日早朝
正是三下靜鞭鳴御閣。兩班文武列金階。聖主臨朝百官拜罷殿頭
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進奏院卿出班奏曰。臣院中
收得各處州縣累次表文。皆爲宋江等部領賊寇公然直進府州劫
掠庫藏搶擄倉廩殺害軍民貪厭無足所到之處無一人可敵。若不早
爲勦捕日後必成大患。伏乞陛下聖鑑。天子乃云。去年上元夜此寇
關了京國今年又往各處騷擾。何況那里附近州縣。我已累次差遣
提齊院進兵。至今不見回奏。倘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臣聞梁
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此是驅民之術。民心旣伏
不可加兵。卽目遼兵犯境各處軍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爲
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間亡命之徒皆犯官刑無路可避。遂乃嘯聚

七
上
下
元
二
七
四

山林恣爲不道者。降一封印丹書光祿寺頒給御酒珍饈。差一員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撫諭招安來降。假此以敵遣兵。公私兩便。伏乞陛下聖鑒。天子云。卿言甚當。正合朕意。便差殿前太尉陳宗善爲使。費犖丹詔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數。是日朝散。陳太尉領了詔。勅回家收拾。不爭陳太尉捧詔招安。有分教。千金戈鐵騎密布山頭。簇簇戰艦。鱗鱗平鋪水面。帳中邪祟惱犯。魔王正是香醪化爲燒身藥。丹詔應爲引戰書。畢竟陳太尉恁地。去招安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燕青相喚。已偏趣。驟然猶有所爲而爲也。何如李大哥。做知縣。開學堂。都是逢場作戲。真箇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戀。活佛活佛。

伯微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五

建陵鍾 惺伯敬父 批評

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黑旋風批詔謗徽宗

詩曰

禍福淵潛未易量，兩人行事太猖狂。
售奸暗抵黃封酒，縱惡明撕彩鳳章。
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距堙憤極成虛謬，到此翻爲傀儡場。

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回到府中，收拾起程。早有人來作賀太尉此行，一爲國家幹事，二爲百姓分憂，軍民除害，梁山泊以忠義爲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着些碑言美語，加意撫恤，留此清名，以傳萬代。正話間，只見太師府幹人來請，說道太師相請太尉說話。陳宗善上

天
頭
小
賦

轎直到新來門大街太師府前下轎幹人直引進佛堂內書院中見
下太師側邊坐下茶湯罷罷奏太師問道聽得天子差休去梁山泊
招安特請你來說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綱紀傷了國家法度你
曾聞論語有云行出有耻使於四方不歷君命可謂使矣陳太尉道
宗善盡知承太師指教燕京天道我且這箇幹人跟隨你去他多省
得法度怕你見不到處就與你提撥陳太尉道深感恩相厚意辭了
太師引着幹人離了相府上轎回家拈總欲定門吏來報高殿帥下
馬陳太尉慌忙出來迎接請到廳上坐定叙問寒溫已畢高太尉道
今日朝廷商量招安來就此事若是高俅在內必然阻住况此賊輩
累辱朝廷罪惡滔天今更赦宥罪犯引入京城必成後患欲待回奏
玉音已出且看大意何如若還此寇鈎賊良必慮慢太尉早回京
不才奏過天子整點大軍親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願太尉此去

下官手下有箇真候，能言快語，問一答十，好與太尉提撥事情。陳太尉謝道：感蒙殿帥愛心，高俅起身，陳太尉送至府前，上馬去了。次日，蔡太師府張幹辦高殿帥府李真候，二人都到了。陳太尉拴束馬匹，整點人數，十將捧上鹿御酒，裝在龍鳳轎內挑了，前插黃旗。陳太尉上馬，親隨五六人，張幹辦李真候都乘車，只留李真候在前，引一行人出新宋門。以下官員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迤邐來到濟州，太守張叔夜接着，請到府中，設筵相待，動問招安一節。陳太尉都說了備細。張叔夜道：論某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須是陪些和氣，用甜言美語撫卹他衆人，好共友。只要成全大事。太尉留衙清名於萬古，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的漢子，倘或一言半語衝撞了，更壞了大事。張幹辦李真候道：放着我兩箇跟着太尉，定不致差遲。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氣，勿壞了朝廷綱紀。小輩人常壓着。

不得少縱若放他頭起便做樣張叔夜道這兩箇是甚麼人陳太尉道這一箇人是蔡太師府內幹辦這一箇是高太尉府虞候張叔夜道只好教這兩位幹辦不去罷陳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帶他去必然疑心張叔夜道下官這話只是要好恐怕勞而無功張幹辦道放着我兩箇萬丈水無涓滴漏張叔夜再不敢言辭一面安排筵宴送至館驛內安歇有詩爲證

一封丹詔下青雲 特地招安水滸軍 可羨明機張叔夜 預知難以策華勳

且說次日濟州先使人去梁山泊報知却說宋江每日在忠義堂上聚衆相會商議軍情早有細作人報知此事未見真實心中甚喜當日有一人同濟州報信的直接到忠義堂上說道朝廷今差一箇太尉陳宗善賞到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詔一道出到濟州城內這裡進

迎接宋江大喜遂取酒食并練段二表裏花銀十兩打發報信人
先回宋江與衆人道我們受了招安得爲國家臣子不枉吃了許多
時磨難今日方成正果吳用說道論吳某的意這番必然招安不成
招安也看得俺們如草芥等這厮引將大軍來到教他着些毒
手殺得他人亡馬倒夢裡也怕那時方受招安纔有些氣度宋江道
你們若如此觀時湏壞了忠義二字林冲道朝廷中貴官來時有多
少裝么中間未必是好事開勝便道詔書上必然罵着些詭嚇的言
語來驚我們徐寧又道來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門下宋江道你們都
休要疑心且只顧安排接詔先令宋清曹正準備筵席委柴進都管
提調務要十分齊整鋪設下太尉帳次列五色絹段堂上堂下搭綠
懸花先使裴宣蕭讓呂方郭盛預前下山離二十里伏道迎接水軍
頭領準備大船傍岸吳用傳令急海盡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且說

便得

太

蕭讓引着三箇隨行，帶引五六人，並無寸鐵，將着酒果，在五十里外迎接。陳太尉當相在途中，張幹辦李虞候，不乘馬，足在馬前步行。背後從人何止三五百，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前面擺列，導引人馬。龍鳳擔內挑着御酒，騎馬的背着詔，隨濟州牢子前後，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內，盼望覓箇小僧，貴蕭讓裴宜呂方郭盛，在半路上接着，都俯伏跪在道傍迎接。那張幹辦便問道：「你那宋江大似誰？」皇帝詔勅到來，如何不親自來接，甚是欺君。你這夥本是該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請太尉回去。蕭讓裴宜呂方郭盛俯伏在地，請罪道：「自來朝廷不曾有詔到寨，未見真實。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恕免則個。」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這夥賊飛上天去了。有詩為證：貝錦生護古自然，小人凡事不宜先。九天恩雨今宣布，撫。」

招安未十全

當時呂方郭盛道是何言語，只如此輕看人。蕭讓張宜只得懇請他，帶去酒果，又不消吃。衆人相隨來到水邊，梁山泊已擺着三隻戰船，在彼一隻裝載馬匹，一隻裝裝軍器，一千人，一隻請太尉下船，并隨從一應人等，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那隻船正是活閻羅阮小七監督，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撥二十餘箇軍健，押船一家帶一口腰刀，陳太尉初下船時，昂昂而已。旁若無人，坐在中間。阮小七招呼衆人，把船搖動，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李真候便罵道：「村驢貴人，在此全無忌憚。那水手那里來他，只顧唱歌。」李真候拿起藤條來打兩邊水手，衆人並不懼色。有幾個爲頭的回話道：「我們自唱歌，干你甚事？」李真候道：「殺不盡的歹賊，怎敢回我話。」便把藤條去打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裡去了。阮小七在梢上說道：「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

加小七
宋是
這必
是吳
至吳
可也

去了這船如何得去以見主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原來阮小七
頭先積下兩船水現後頭來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船手叫一聲
船漏了水早滾上船裏來急用救時船裏有十人多半水那兩隻船
將拋來衆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顛搖別那裡來
御酒詔書兩隻快船先行去了阮小七斟了水手來斟了船裏水把
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撥一瓶御酒過來我先嚐一嚐滋
味一箇水手便去船中取一瓶酒出來解了封頭遞與阮小七阮小
七接過來即得噴鼻也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箇不着先嚐
些箇也無礙瓢和瓶便叫一飲而盡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
一瓶那里濟事再取一瓶來又一飲而盡吃得汗流一連吃了四瓶
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稍頭有一桶白酒在那裡阮小七道與
我取盃水的氣來我卻教你們到口將那六瓶御酒都分與水手衆

人吃了那漿，上十瓶村醪，水白酒，還把原封頭縛了，再放在龍鳳
內，也似搖着船來，趕到金沙灘，却好土，听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
香花燈燭，鳴鑼擗鼓，非山寨裏村樂，皆齊都响，將御酒擺在卓子上，
每一卓令四個小童，認書也在一個卓上，捧着陳太尉上听，宋江
等接着，納頭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惡迷天，曲辱貴人到此，接待
不及，望乞恕罪。」李真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貴人，大臣來招安你們，非
因小可如何把這等漏船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險些兒誤了大
貴人性命。」宋江道：「我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張幹
辦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濕了，你如何要賴。」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
不離左右。又有八騾騎將簇擁前後，見這李真候張幹辦在宋江前
面，拍手跣脚，你來我去，都有心要殺這廝。只是碍着宋江，一箇不敢
下手。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開讀詔書四五次，纔請得上轎，牽過兩

西馬來與張幹濟李虞候驢兩箇與奴不知身已發大裝條吳
宋江央御上馬徐在令衆人太喫走擁迎上玉關來宋江等十有
餘箇頭領都跪在後面直迎至忠義堂前一齊下馬請太尉坐堂上
而放着御酒諸臣陳太尉張幹濟李虞候立在左邊蕭讓張宣立在
右邊宋江叫點衆頭領時十有七八人於內即以不見了李達此時是
四月間大氣都奔夾纒賊旗跪在堂上恭聽開讀陳太尉於詔書便
內取出詔書慶典蕭讓張宣將拜罷蕭讓展開詔書高聲讀
道

制自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五帝憑禮樂而有封疆三皇川殺伐而
定天下事從順遊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之大業開日月之光輝普
天率土罔不臣伏近爲宋江等輩煽聚山林劫擄郡邑本欲用彰
天討誠恐妨我生民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詔書到日仰新

可。扶。日。也。
可。扶。日。也。

天有錢糧軍器馬匹船隻目下綱官折毀巢穴率領赴京原免本罪備或仍昧良心連度詔制天兵至都戲不留救滋詔示想宜

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張詠亦

蕭讓却繞詔罷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見黑旋風李逵從棧上跳將下來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用的粉碎便來揪住陳太尉披拳便打此時宋江盧俊義大橫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方纔解折得開李逵候喝道這廝是甚麼人敢如此大膽李逵正沒尋人打處匹頭揪住李逵候便打喝道寫來的詔書是誰說的話張幹辦道這是皇帝聖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這里衆好漢來招安老爺們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

得做皇帝真與衆機犯着黑爹爹好反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

應極
所
主

了衆人都來解鎖把黑旗爐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寬心，休得有半星兒差池。」且取御酒，敬衆人。酒過，取御酒，取過一付嵌寶金花鍾，奉裴宣取一瓶御酒，傾在銀酒海內。有時却是村醪白酒，再將九瓶都打開，傾在酒海內。都是半般的淡薄村醪。衆人見了，盡都駭然。一箇箇都走下堂去。宋江道：「衆人見了，盡都駭然。」

來行者武松掣出雙刀，沒遮彌，殺死兇徒。施恩也共着井以殺。上水軍頭領都馬下開去了。宋江見不是話，橫身在裏面，擗臂急傳將令，叫橋馬護送太尉下山，休教傷犯。此時四下大小頭領一大半圍起來。宋江盧俊義只得親身上馬，將太尉并開詔一千人，救護送下三關，再拜伏罪。非宋江等無心，結實是草率的官，真不知我梁

宋江等無心結實是草率的官，真不知我梁

是哭
悲是哭
悲是哭
悲是哭
悲是哭

回到朝廷善言則簡急送過渡日這一千人嚇得尿流飛過
濟州去了有詩爲證

太尉承宣出帝鄉，
爲招忠義欲歸降。
一身辱國難成事，
友被無端罵一場。

却說宋江回到忠義堂止再聚衆頭領筵席宋江道慳是朝廷詔
不明你們衆人也忒性諫吳川道哥哥你休執迷招安須自有日如
何怪得衆兄弟們發怒朝廷忒不將人爲念如今開話都打疊起兄
長可傳將令馬軍拴束馬匹步軍安排軍器水軍整頓船隻早晚必
有大軍前來征討一兩陣殺得他人走馬倒片甲不回夢着也怕那
時那再商量衆人道軍師言之極當是日散席各歸本帳且說陳太
尉回到濟州把梁山泊開詔一事訴與張叔夜道敢是你們多說甚
言語來陳太尉道我幾曾敢發一言張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費心

久壞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聖主。事不宜遲。便叫太尉將辭表
真。祇行入。從星夜回京。來見平蔡太師。猶言。梁州伯賊。死。這
訪一節。蔡京聽了。大怒道。這夥草寇。安敢如此。無禮。宜速除。却
如何教你這夥橫行。陳太尉快道。若不是此師。那裏。小官粉骨碎身
在梁山泊。今日死裡逃生。再見恩相。和蔡太師。隨即拜辭。道。樞密高
太尉。都來相府。商議軍情。重軍無狀。賊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請
官坐下。蔡太師教喚過。張幹。拚李廣。侯爵。枕梁。滿。泊。詔。駁。請。事
楊太尉道。道。夥賊。徒如何主張。招安。他當勸。是那。出。隨。官。奏。來。高。太
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內。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重樞密道。鼠竊狗
偷之徒。何足慮哉。區區木才。親引一。淡。津。馬。魁。特。定。相。請。請。泊。而
回。衆官道。來自奏聞。當下都散。次日。早朝。衆官都在御階。伺候。只見
殿上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三。降。萬。歲。君。臣。禮。畢。蔡太師。出。班。將

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大怒，問：「誰奏寡人？」張招安待臣給事，
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瑗所言。」天子教拿崔瑗，送大理寺問罪。
天子又問蔡京道：「此賊爲害多時，差何人可以收勦？」蔡太師奏道：「非
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樞密院官，親率大軍前去勦捕，可
以刻日取勝。」天子教宣樞密使童貫問道：「卿肯領兵收捕梁山泊草
寇童貫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寧當竭力，忠則盡命。』臣願效犬馬之勞，
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楊戩亦皆保舉，天子隨即降下聖旨，賜與金印，
兵符，拜東廳樞密使，童貫爲大元帥，任從各處選調軍馬，前去勦捕
梁山泊賊寇。揀日出師起行，不是童貫引大軍來，有分教：千鈞騎
布滿山川，萬萬戰船平鋪綠水。正是：只憑飛虎三千騎，捲起貔貅百萬
兵。畢竟童貫領了大軍，怎地出師，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